



# 大智度論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 一百卷・之二：第 11 卷至第 20 卷)

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

# 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本論為大眾閱藏法海觀瀾彙編之天台宗要典中的《大智度論》，採用臺灣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2018 電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5 冊 No. 1509《大智度論》（100 卷）為底本。本彙編按順序 10 卷為一冊，共 10 冊。

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如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宗旨：**本佛宗經，聞思正見。

**理念：**閱藏很重要，大眾能做到，活動無中心，引導有僧寶。

**目標：**圓滿聞思修，共入福慧海！

大眾閱藏郵箱：[yuezang@vip.163.com](mailto:yuezang@vip.163.com)。

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或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簽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 閱藏儀軌

##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 壹、前行：

###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娑嚩秫馱，娑嚩達摩娑嚩，娑嚩秫度憾。（三遍）

###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 叁、結行：

###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嚩怛那，哆嚩夜耶。佉嚩佉嚩。俱住俱住。摩嚩摩嚩。虎嚩，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嚩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 目 錄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舍利弗因緣第十六(卷第十一) .....	1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義第十七 .....	11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讚檀波羅蜜義第十八 .....	14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相義第十九 .....	16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義第二十 .....	24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卷第十二) .....	29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二十一(卷第十三) .....	55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 .....	59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讚尸羅波羅蜜義第二十三 .....	80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之餘(卷第十四) .....	85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羼提波羅蜜義第二十四 .....	92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羼提波羅蜜法忍義第二十五(卷第十五) .....	105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六 .....	117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七(卷第十六) .....	124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禪波羅蜜第二十八(卷第十七) .....	143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般若波羅蜜第二十九(卷第十八) .....	173
大智度論釋般若相義第三十 .....	176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三十七品義第三十一(卷第十九) .....	199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三三昧義第三十二(卷第二十) .....	227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四無量義第三十三 .....	236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舍利弗因緣第十六 (卷第十一)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經】

佛告舍利弗。

【論】

問曰：

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法，佛何以故告舍利弗而不告菩薩？

答曰：

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智，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復次，舍利弗智慧多聞，有大功德。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經書義理。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娑利，二名阿伽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一切大集至龍住處，為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遂以龍名以名此會。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

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眾人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論士。」是

時，舍利弗觀察時人婆羅門等，神情瞻向，無勝己者，便昇論床，結跏趺坐。眾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遣年少弟子傳言問之。其答酬旨趣，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輿，振鈴告告宣示一切，十六大國，六大城中無不慶悅。

是時，告占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犍連，舍利弗友而親之。舍利弗才明見重，目犍連豪爽最貴。此二人者，才智相比，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少長繾綣，結要終始。後俱厭世，出家學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刪闍耶，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為有道果無耶？我非其人耶？而亦不得！」

他日其師寢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喘喘然其命將終，乃愍爾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二人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慟然歎曰：「我等非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相與誓曰：「若先得甘露，要畢同味。」

是時，佛度迦葉兄弟千人，次遊諸國，到王舍城，頓止竹園。二梵志師聞佛出世，俱入王舍城，欲知消息。爾時，有一比丘，名阿說示(五人之一)，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舍利弗見其儀服異容，諸根靜默，就而問言：「汝誰弟子？師是何人？」答言：「釋種太子厭老、病、死苦，出家學道，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我師也。」舍利弗言：「汝師教授為我說之！」即答偈曰：

「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  
豈能宣至真，廣說如來義！」

舍利弗言：「略說其要！」爾時，阿說示比丘說此偈言：

「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  
是法因緣盡，大師如是說。」

舍利弗聞此偈已，即得初道，還報目連。目連見其顏色和悅，迎謂之言：「汝得甘露味耶？為我說之！」舍利弗即為其說向所聞偈。目連言：「更為重說！」即復為說，亦得初道。

二師與二百五十弟子，俱到佛所。佛遙見二人與弟子俱來，告諸比丘：「汝等見此二人，在諸梵志前者不？」諸比丘言：「已見！」佛言：「是二人者，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神足第一弟子。」大眾俱來，以漸近佛，既到稽首，在一面立，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法中欲出家受戒！」佛言：「善來比丘！」即時鬚髮自落，法服著身，衣鉢具足，受成就戒。過半月後，佛為長爪梵志說法時，舍利弗得阿羅漢道。所以半月後得道者，是人當作逐佛轉法輪師，應在學地，現前自入諸法，種種具知，是故半月後得阿羅漢道。如是等種種功德甚多，是故舍利弗雖是阿羅漢，佛以是般若波羅蜜甚深法，為舍利弗說。

問曰：

若爾者，何以初少為舍利弗說，後多為須菩提說？若以智慧第一故應為多說，復何以為須菩提說？

答曰：



舍利弗佛弟子中智慧第一；須菩提於弟子中，得無諍三昧最第一。無諍三昧相，常觀眾生不令心惱，多行憐愍。諸菩薩者，弘大誓願以度眾生，憐愍相同，是故命說。

復次，是須菩提好行空三昧，如佛在忉利天，夏安居受歲已，還下閻浮提。爾時，須菩提於石窟中住，自思惟：「佛從忉利天來下，我當至佛所耶？不至佛所耶？」又念言：「佛常說：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則為見佛中最。」是時，以佛從忉利天下故，閻浮提中四部眾集，諸天見人，人亦見天。座中有佛，及轉輪聖王、諸天大眾，眾會莊嚴，先未曾有！須菩提心念：「今此大眾，雖復殊特，勢不久停，磨滅之法，皆歸無常。」因此無常觀之初門，悉知諸法空無有實；作是觀時，即得道證。

爾時，一切眾人皆欲求先見佛，禮敬供養。有華色比丘尼，欲除女名之惡，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眾人見之，皆避坐起去。化王到佛所已，還復本身，為比丘尼最初禮佛。是時，佛告比丘尼：「非汝初禮，須菩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是為見佛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最，非以致敬生身為供養也。」以是故言須菩提常行空三昧，與般若波羅蜜空相相應。以是故佛命令說般若波羅蜜。

復次，佛以眾生信敬阿羅漢諸漏已盡，命之為說，眾得淨信故。諸菩薩漏未盡，若以為證，諸人不信。以是故，與舍利弗、須菩提，共說般若波羅蜜。

問曰：

何以名舍利弗？為是父母所作字？為是依行功德立名？

答曰：

是父母所作名字。

於閻浮提中第一安樂，有摩伽陀國，是中有大城名王舍，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議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龐大，名拘鄰羅。拘鄰羅（秦言大膝也）是婆羅門，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廢忘，又不業新。

是時，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鑊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鑊之。」又問：「頭上何以戴火？」答言：「以大闇故。」眾人言：「日出照明，何以言闇？」答言：「闇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闇蔽。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眾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闇。」是婆羅門逕至鼓邊，打論議鼓。

國王聞之，問是何人？眾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大論議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眾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

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廢忘，又不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僂俛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觝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為占，知誰得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眾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蹙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眾中，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

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為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

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後人。

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為婦。

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摧破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

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鄰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皆令通利，是故時人號為長爪梵志。

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疊，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為憂波提舍。」(憂波，秦言逐；提舍，星名)是為父母作字。

眾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弗秦言子)。

復次，舍利弗世世本願，於釋迦文尼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名字，以是故名舍利弗。

問曰：

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而但言「舍利弗」？

答曰：

時人貴重其母，於眾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

【經】

「菩薩摩訶薩欲以一切種知一切法，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論】

菩薩摩訶薩義，如先〈讚菩薩品〉中說。

問曰：

云何名「一切種」？云何名「一切法」？

答曰：

智慧門名為「種」。有人以一智慧門觀，有以二、三、十、百、千、萬乃至恒河沙等阿僧祇智慧門觀諸法。今以一切智慧門入一切種，觀一切法，是名「一切種」。

如凡夫人三種觀，欲求離欲、離色故：觀欲、色界麤惡、誑惑、濁重。

佛弟子八種觀：無常、苦、空、無我、如病、如癰、如箭入體、惱患。

是八種觀，入四聖諦中，為十六行之四。

十六者，觀苦四種：無常、苦、空、無我；觀苦因四種：集、因、緣、生；觀苦盡四種：盡、滅、妙、出；觀道四種：道、正、行、跡。

出入息中復有十六行：一、觀入息，二、觀出息，三、觀息長息短，四、觀息遍身，五、除諸身行，六、受喜，七、受樂，八者、受諸心行，九、無作喜，十、心作攝，十一、心作解脫，十二、觀無常，十三、觀散壞，十四、觀離欲，十五、觀滅，十六、觀棄捨。

復有六種念：念佛者，佛是多陀阿伽陀、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如是等十號。五念如後說。

世智、出世智，阿羅漢、辟支佛、菩薩、佛智，如是等智慧知諸法，名為「一切種」。

「一切法」者，識所緣法，是一切法。所謂眼識緣色，耳識緣聲，鼻識緣香，舌識緣味，身識緣觸，意識緣法——緣眼、緣色、緣眼識，耳聲、鼻香、舌味、身觸亦如是，乃至緣意、緣法、緣意識。是名「一切法」，是為識所緣法。

復次，智所緣法，是一切法。所謂苦智知苦，集智知集，盡智知盡，道智知道，世智知苦、集、盡、道及虛空、非數緣滅，是為智所緣法。

復次，二法攝一切法：色法、無色法，可見法、不可見法，有對法、無對法，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心相應、心不相應，業相應、業不相應(丹注云：心法中除思，餘盡相應，業即是思，故除)，近法、遠法等。如是種種二法，攝一切法(丹注云：現在及無為是名近法，未來、過去是名遠法)。

復次，三種法攝一切法：善、不善、無記；學、無學、非學非無學；見諦斷、思惟斷、不斷。復有三種法：五眾、十二入、十八界。持如是等種種三法，盡攝一切法。

復有四種法：過去、未來、現在法、非過去未來現在法；欲界繫法、色界繫法、無色界繫法、不繫法；因善法、因不善法、因無記法、非因善不善無記法；緣緣法、緣不緣法、緣緣不緣緣法、亦非緣緣非不緣緣法。如是等四種法，攝一切法。

有五種法：色、心、心相應、心不相應、無為法。如是等種種五法，攝一切法。

有六種法：見苦斷法、見習、盡、道斷法、思惟斷法、不斷法。如是等種種六法。乃至無量法攝一切法。是為一切法。

問曰：

諸法甚深微妙不可思議，若一切眾生尚不能得知，何況一人欲盡知一切法？譬如有人欲量大地，及數大海水滸，欲稱須彌山，欲知虛空邊際，如是等事皆不可知，云何欲以一切種知一切法？

答曰：

愚癡闇蔽甚大苦，智慧光明最為樂！一切眾生皆不用苦，但欲求樂。是故菩薩求一切第一大智慧，一切種觀，欲知一切法。是菩薩發大心，普為一切眾生求大智慧，是故欲以一切種知一切法。如醫為一人、二人，用一種、二種藥則足；若欲治一切眾生病者，當須一切種藥。菩薩亦如是，欲度一切眾生故，欲知一切種一切法。如諸法甚深微妙無量，菩薩智慧亦甚深微妙無量。先答破一切智人中已廣說，如函大蓋亦大。

復次，若不以理求一切法，則不可得；若以理求之，則無不得。譬如鑽火以木，則火可得；析薪求火，火不可得。如大地有邊際，自非一切智人，無大神力，則不能知；若神通力大，則知此三千大千世界地邊際。今此大地在金剛上，三千大千世界四邊則虛空，是為知地邊際。欲稱須彌山，亦如是。欲量虛空，非不能量，虛空無法，故不可量。

### 【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欲以一切種知一切法，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 【論】

問曰：

佛欲說般若波羅蜜故，種種現神變，現已即應便說，何以故令舍利弗問而後說？

答曰：

問而後說，佛法應爾。

復次，舍利弗知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無相之法，難解難知。自以智力種種思惟：「若觀諸法無常，是般若波羅蜜耶？不是耶？」不能自了，以是故問。

復次，舍利弗非一切智，於佛智慧中譬如小兒。

如說《阿婆檀那經》中：

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

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

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

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如是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

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

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脫？」

舍利弗即入願智三昧，觀見此鴿，一、二、三世，乃至八萬大劫，未脫鴿身；過是已往，亦不能知。從三昧起，白佛言：「我見此鴿從一世、二世、乃至八萬大劫，未免鴿身；過此已往，不復能知！我不知過去、未來齊限，不審此鴿何時當脫？」

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眾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然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眾生已而入無餘涅槃。」

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法！我若知佛智慧如是者，為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為難。」

如是等，於諸法中不了故問。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義第十七

### 【經】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以無所捨法具足檀波羅蜜，施者、受者及財物不可得故。」

### 【論】

問曰：

「般若波羅蜜」是何等法？

答曰：

有人言：無漏慧根是般若波羅蜜相。何以故？一切慧中第一慧是名般若波羅蜜；無漏慧根是第一，以是故，無漏慧根名般若波羅蜜。

問曰：

若菩薩未斷結，云何得行無漏慧？

答曰：

菩薩雖未斷結，行相似無漏般若波羅蜜，是故得名行無漏般若波羅蜜。譬如聲聞人行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先行相似無漏法，後易得生苦法智忍。

復有人言：菩薩有二種：有斷結使清淨，有未斷結使不清淨。斷結使清淨菩薩，能行無漏般若波羅蜜。

問曰：

若菩薩斷結清淨，復何以行般若波羅蜜？



答曰：

雖斷結使，十地未滿，未莊嚴佛土，未教化眾生，是故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斷結有二種：一者、斷三毒心，不著人天中五欲；二者、雖不著人天中五欲，於菩薩功德果報五欲未能捨離——如是菩薩，應行般若波羅蜜。

譬如長老阿泥盧豆，在林中坐禪時，淨愛天女等，以淨妙之身來試阿泥盧豆。阿泥盧豆言：「諸姊作青色來，不用雜色。」欲觀不淨，不能得觀；黃、赤、白色，亦復如是。時阿泥盧豆閉目不視，語言：「諸姊遠去！」是時天女即滅不現。天福報形，猶尚如是，何況菩薩無量功德果報五欲？

又如甄陀羅王與八萬四千甄陀羅來到佛所，彈琴歌頌，以供養佛。爾時，須彌山王及諸山樹木、人民、禽獸一切皆舞。佛邊大眾，乃至大迦葉，皆於座上不能自安。是時，天須菩薩問長老大迦葉：「耆年舊宿，行十二頭陀法之第一，何以在座不能自安？」大迦葉言：「三界五欲不能動我；是菩薩神通功德果報力故，令我如是，非我有心不能自安也。譬如須彌山，四邊風起，不能令動；至大劫盡時，毘藍風起，如吹爛草。」

以是事故，知二種結中一種未斷；如是菩薩等，應行般若波羅蜜。

是阿毘曇中如是說，復有人言：般若波羅蜜是有漏慧。何以故？菩薩至道樹下乃斷結；先雖有大智慧，有無量功德，而諸煩惱未斷。是故言菩薩般若波羅蜜是有漏智慧。

復有人言：從初發意乃至道樹下，於其中間所有智慧，是名般若波羅蜜。成佛時，是般若波羅蜜轉名薩婆若。

復有人言：菩薩有漏、無漏智慧，總名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菩薩觀涅槃，行佛道，以是事故，菩薩智慧應是無漏；以未斷結使，事未成辦故，應名有漏。

復有人言：菩薩般若波羅蜜，無漏無為，不可見無對。

復有人言：是般若波羅蜜，不可得相，若有若無，若常若無常，若空若實。是般若波羅蜜，非陰界入所攝，非有為、非無為，非法、非非法，無取無捨，不生不滅，出有無四句，適無所著。譬如火焰，四邊不可觸，以燒手故；般若波羅蜜相，亦如是不可觸，以邪見火燒故。

問曰：

上種種人說般若波羅蜜，何者為實？

答曰：

有人言：各各有理，皆是實。如經說：五百比丘各各說二邊及中道義，佛言皆有道理。

有人言：末後答者為實。所以者何？不可破、不可壞故。若有法如毫釐許有者，皆有過失可破，若言無亦可破。此般若中，有亦無，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如是言說亦無，是名寂滅、無量、無戲論法。是故不可破、不可壞，是名真實般若波羅蜜，最勝無過者。如轉輪聖王降伏諸敵而不自高；般若波羅蜜亦如是，能破一切語言戲論，亦不有所破。

復次，從此已後，品品中種種義門，說般若波羅蜜，皆是實相。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六波羅蜜。

問曰：

云何名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六波羅蜜？

答曰：

如是菩薩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非生滅非不生滅。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羅蜜中，

於般若波羅蜜相亦不取，是名不住法住；若取般若波羅蜜相，是為住法住。

問曰：

若不取般若波羅蜜相，心無所著，如佛所言：「一切諸法，欲為其本。」若不取者，云何得具足六波羅蜜？

答曰：

菩薩憐愍眾生故，先立誓願，我必當度脫一切眾生。以精進波羅蜜力故，雖知諸法不生不滅如涅槃相，復行諸功德，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故。

是名「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讚檀波羅蜜義第十八

問曰：

檀有何等利益故，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檀波羅蜜具足滿？

答曰：

檀有種種利益：

檀為寶藏，常隨逐人；檀為破苦，能與人樂；檀為善御，開示天道；檀為善府，攝諸善人(施攝善人，與為因緣，故言「攝」)；檀為安隱，臨命終時心不怖畏；檀為慈相，能濟一切；檀為集樂，能破苦賊；檀為大將，能伏慳敵；檀為妙果，天人所愛；檀為淨道，賢聖所遊；檀為積善福德之門；檀為立事聚眾之緣；檀為善行愛果之種；檀為福業善人之相；檀破貧窮、斷三惡道；檀能全護福樂之果；檀為涅槃之初緣；入善人聚中之要法；稱譽讚歎之淵府；入眾無難之功德；心不悔恨之窟宅；善法道行之根本；種種歡樂之林藪；富貴安

隱之福田；得道涅槃之津梁；聖人大士智者之所行；餘人儉德寡識之所效。

復次，譬如失火之家，黠慧之人，明識形勢，及火未至，急出財物；舍雖燒盡，財物悉在，更修室宅。好施之人，亦復如是，知身危脆，財物無常，修福及時，如火中出物；後世受樂，亦如彼人更修宅業，福慶自慰。愚惑之人，但知惜屋，忽忽營救，狂愚失智，不量火勢，猛風絕焰，土石為焦，翕響之間，蕩然夷滅。屋既不救，財物亦盡，飢寒凍餓，憂苦畢世。慳惜之人，亦復如是，不知身命無常，須臾叵保，而更聚斂守護愛惜，死至無期，忽焉逝沒，形與土木同流，財與委物俱棄，亦如愚人憂苦失計。

復次，大慧之人，有心之士，乃能覺悟，知身如幻，財不可保，萬物無常，唯福可恃，將人出苦，津通大道。

復次，大人大心，能大布施，能自利己；小人小心，不能益他，亦不自厚。

復次，譬如勇士見敵，必期吞滅；智人慧心，深得悟理，慳賊雖強，亦能挫之，必令如意。遇良福田，值好時節（時：應施之時也。遇而不施是名失時），覺事應心，能大布施。

復次，好施之人，為人所敬，如月初出，無不愛者；好名善譽，周聞天下，人所歸仰，一切皆信。好施之人，貴人所念，賤人所敬；命欲終時，其心不怖。如是果報，今世所得，譬如樹華。大果無量，後世福也。生死輪轉，往來五道，無親可恃，唯有布施若生天上、人中，得清淨果，皆由布施；象、馬畜生得好檻養，亦是布施之所得也。

布施之德，富貴歡樂；持戒之人，得生天上；禪智心淨，無所染著，得涅槃道。布施之福，是涅槃道之資糧也；念施故歡喜，歡喜故一心，一心觀生滅無常，觀生滅無常故得道。

如人求蔭故種樹，或求華，或求果故種樹；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今世、後世樂如求蔭，聲聞、辟支佛道如華，成佛如果。

是為檀種種功德。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相義第十九

問曰：

云何名檀？

答曰：

檀名布施。心相應善思，是名為檀。

有人言：從善思起身、口業，亦名為檀。

有人言：有信、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名為檀。譬如慈法，觀眾生樂而心生慈；布施心數法，亦復如是，三事和合，心生捨法，能破慳貪。

檀有三種：或欲界繫，或色界繫，或不繫。(丹本注云：聖人行施故名不繫)心相應法，隨心行，共心生，非色法，能作緣。非業，業相應，隨業行，共業生，非先世業報生。二種修：行修、得修。二種證：身證、慧證。若思惟斷，若不斷，二見斷：欲界、色界盡見斷。有覺有觀法；凡夫、聖人共行。如是等，阿毘曇中廣分別說。

復次，施有二種：有淨，有不淨。

不淨施者，直施無所為。或有為求財故施，或愧人故施，或為嫌責故施，或畏懼故施，或欲取他意故施，或畏死故施，或狂人令喜故施，或自以富貴故應施，或爭勝故施，或妬瞋故施，或憍慢自高故施，或為名譽故施，或為呪願故施，或

解除衰求吉故施，或為聚眾故施，或輕賤不敬施。如是等種種，名為不淨施。

淨施者，與上相違，名為淨施。

復次，為道故施，清淨心生，無諸結使，不求今世後世報，恭敬憐愍故，是為淨施。淨施是趣涅槃道之資糧，是故言為道故施。若未得涅槃時施，是人天報樂之因。淨施者，如華瓔珞，初成未壞，香潔鮮明；為涅槃淨施，得果報香，亦復如是。

如佛說：「世有二人為難得：一者出家中非時解脫比丘，二者在家白衣能清淨布施。」是淨施相，乃至無量世，世世不失，譬如券要，終無失時。是布施果，因緣和合時便有。譬如樹得時節會，便有華葉果實；若時節未至，有因而無果。

是布施法，若以求道，能與人道。何以故？結使滅名涅槃。當布施時，諸煩惱薄故，能助涅槃。於所施物中不惜故除慳，敬念受者故除嫉妬，直心布施故除諂曲，一心布施故除調，深思惟施故除悔，觀受者功德故除不恭敬，自攝心故除不慚，知人好功德故除不愧，不著財物故除愛，慈愍受者故除瞋，恭敬受者故除憍慢，知行善法故除無明，信有果報故除邪見，知決定有報故除疑。如是等種種不善諸煩惱，布施時悉皆薄，種種善法悉皆得。布施時六根清淨，善欲心生，善欲心生故內心清淨；觀果報功德故信心生，身心柔軟故喜樂生，喜樂生故得一心，得一心故實智慧生。如是等諸善法悉皆得。

復次，布施時心生相似八正道：信布施果故得正見，正見中思惟不亂故得正思惟，清淨說故得正語，淨身行故得正業，不求報故得正命，慇心施故得正方便，念施不廢故得正念，心住不散故得正定。如是等相似三十七品善法，心中生。

復次，有人言：布施是得三十二相因緣。所以者何？

施時與心堅固，得足下安立相；布施時五事圍繞，受者是眷屬業因緣故，得足下輪相；大勇猛力施故，得足跟廣平相；施攝人故，得手足縵網相；美味飲食施故，得手足柔軟、七處滿相；施以益命故，得長指、身不曲、大直相；施時言我當相與，施心轉增故、得足趺高、毛上向相；施時受者求之，一心好聽，慇懃約勅，令必疾得故，得伊泥延踣相；不瞋不輕求者故，得臂長過膝相；如求者意施，不待言故，得陰藏相；好衣服、臥具、金銀、珍寶施故，得金色身相、薄皮相；布施令受者獨得自在用故，得一一孔一毛生、眉間白毫相；求者求之，即言當與，以是業故得上身如師子、肩圓相；病者施藥，飢渴者與飲食故，得兩腋下滿、最上味相；施時勸人行施而安慰之，開布施道故，得肉髻相、身圓如尼拘盧相；有乞求者，意欲與時，柔軟實語，必與不虛故，得廣長舌相、梵音聲相、如迦陵毘伽鳥聲相；施時如實語，利益語故，得師子頰相；施時恭敬受者，心清淨故，得牙白、齒齊相；施時實語、和合語故，得齒密相、四十齒相；施時不瞋不著，等心視彼故，得青眼相、眼暖如牛王相。

是為種三十二相因緣。

復次，以七寶、人民、車乘、金銀、燈燭、房舍、香華布施故，得作轉輪王，七寶具足。

復次，施得時故，報亦增多。如佛說：「施遠行人，遠來人，病人，看病人，風寒眾難時施，是為時施。」

復次，布施時隨土地所須施故，得報增多。

復次，曠路中施故，得福增多；常施不廢故，得報增多；如求者所欲施故，得福增多；施物重故，得福增多，如以精舍、園林、浴池等；若施善人故，得報增多；若施僧故，得

報增多；若施者、受者俱有德故(丹注云：如菩薩及佛慈心布施，是為施者；若施佛及菩薩、阿羅漢、辟支佛是為受者故)，得報增多；種種將迎恭敬受者故，得福增多；難得物施故，得福增多；隨所有物盡能布施故，得福增多。

譬如大月氏弗迦羅城中，有一畫師，名千那。到東方多剌陀羅國，客畫十二年，得三十兩金，持還本國。於弗迦羅城中，聞打鼓作大會聲，往見眾僧，信心清淨，即問維那：「此眾中幾許物得作一日食？」維那答曰：「三十兩金足得一日食。」即以所有三十兩金付維那，「為我作一日食，我明日當來。」空手而歸，其婦問曰：「十二年作得何等物？」答言：「我得三十兩金。」即問：「三十兩金今在何所？」答言：「已在福田中種。」婦言：「何等福田？」答言：「施與眾僧。」婦便縛其夫送官治罪，斷事大官問：「以何事故？」婦言：「我夫狂癡，十二年客作得三十兩金，不憐愍婦兒，盡以與他人；依如官制，輒縛送來。」大官問其夫：「汝何以不供給婦兒，乃以與他？」答言：「我先世不行功德，今世貧窮，受諸辛苦；今世遭遇福田，若不種福，後世復貧，貧貧相續，無得脫時。我今欲頓捨貧窮，以是故，盡以金施眾僧。」大官是優婆塞，信佛清淨，聞是語已，讚言：「是為甚難！慙苦得此少物，盡以施僧，汝是善人！」即脫身瓔珞及所乘馬，并一聚落，以施貧人，而語之言：「汝始施眾僧，眾僧未食，是為穀子未種，牙已得生，大果方在後身！」以是故言「難得之物盡用布施其福最多」。

復次，有世間檀，有出世間檀；有聖人所稱譽檀，有聖人所不稱譽檀；有佛菩薩檀，有聲聞檀。

何等世間檀？

凡夫人布施，亦聖人作有漏心布施，是名世間檀。



復次，有人言：凡夫人布施，是為世間檀。聖人雖有漏心布施，以結使斷故，名出世間檀。何以故？是聖人得無作三昧故。

復次，世間檀者不淨，出世間檀者清淨。二種結使：一種屬愛，一種屬見。為二種結使所使，是為世間檀。無此二種結使，是為出世間檀。

若三礙繫心，是為世間檀。何以故？因緣諸法實無吾我，而言我與彼取，是故名世間檀。

復次，我無定處。我以為我，彼以為非；彼以為我，我以為非。以是不定故，無實我也。所施財者，從因緣和合有，無有一法獨可得者。如絹、如布，眾緣合故成，除絲除縷，則無絹、布；諸法亦如是，一相無相，相常自空。人作想念，計以為有，顛倒不實，是為世間檀。

心無三礙，實知法相，心不顛倒，是為出世間檀。

出世間檀為聖人所稱譽，世間檀聖人所不稱譽。

復次，清淨檀，不雜結垢，如諸法實相，是聖人所稱譽；不清淨，雜結使，顛倒心著，是聖人所不稱譽。

復次，實相智慧和合布施，是聖人所稱譽；若不爾者，聖人所不稱譽。

復次，不為眾生，亦不為知諸法實相故施，但求脫生、老、病、死，是為聲聞檀；為一切眾生故施，亦為知諸法實相故施，是為諸佛菩薩檀。

於諸功德不能具足，但欲得少許分，是為聲聞檀；一切諸功德欲具足滿，是為諸佛菩薩檀。

畏老、病、死故施，是為聲聞檀；為助佛道，為化眾生，不畏老、病、死，是為諸佛菩薩檀。

是中應說菩薩本生經，如說《阿婆陀那經》中：昔閻浮提中有王，名婆薩婆。爾時有婆羅門菩薩，名韋羅摩，是國王師，教王作轉輪聖王法。韋羅摩財富無量，珍寶具足，作是思惟：「人謂我為貴人，財富無量，饒益眾生，今正是時，應當大施。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洩不定，譬如獼猴不能暫住；人命逝速，疾於電滅，人身無常，眾苦之藪。以是之故，應行布施。」

如是思惟已，自作手疏，普告閻浮提諸婆羅門及一切出家人：「願各屈德，來集我舍，欲設大施。」滿十二歲，飯汁行船，以酪為池，米麵為山，蘇油為渠，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皆令極妙。過十二歲，欲以布施八萬四千白象，犀甲金飾，珞以名寶，建大金幢，四寶莊嚴；八萬四千馬，亦以犀甲金飾，四寶交絡；八萬四千車，皆以金、銀、琉璃、頗梨、寶飾，覆以師子、虎豹之皮，若白劍婆羅寶轆雜飾，以為莊嚴；八萬四千四寶床，雜色綰縵種種茵蓐，柔軟細滑，以為校飾；丹枕錦被，置床兩頭，妙衣盛服，皆亦備有；八萬四千金鉢盛滿銀粟，銀鉢盛金粟，琉璃鉢盛頗梨粟，頗梨鉢盛琉璃粟；八萬四千乳牛，牛出乳一斛，金飾其跽角，衣以白疊；八萬四千美女，端正福德，皆以白珠名寶瓔珞其身。略舉其要，如是種種，不可勝記。爾時，婆羅婆王及八萬四千諸小國王，并諸臣民豪傑長者，各以十萬舊金錢，贈遺勸助，設此法祠。具足施已，釋提婆那民來語韋羅摩菩薩，說此偈言：

「天地難得物，        能喜悅一切；  
汝今皆以得，        為佛道布施！」

爾時，淨居諸天現身而讚，說此偈言：

「開門大布施，        汝所為者是；

憐愍眾生故，        為之求佛道！」

是時，諸天作是思惟：「我當閉其金瓶，令水不下。所以者何？有施者，無福田故。」

是時，魔王語淨居天：「此諸婆羅門皆出家持戒，清淨入道，何以故乃言無有福田？」淨居天言：「是菩薩為佛道故布施，今此諸人皆是邪見，是故我言無有福田。」魔王語天言：「云何知是人為佛道故布施？」

是時，淨居天化作婆羅門身，持金瓶，執金杖，至韋羅摩菩薩所，語言：「汝大布施，難捨能捨，欲求何等？欲作轉輪聖王，七寶、千子、王四天下耶？」菩薩答言：「不求此事！」「汝求釋提婆那民，為八千那由他天女主耶？」答言：「不！」「汝求六欲天主耶？」答言：「不！」「汝求梵天王，主三千大千世界，為眾生祖父耶？」答言：「不！」

「汝欲何所求？」是時，菩薩說此偈言：

「我求無欲處，        離生老病死，  
欲度諸眾生，        求如是佛道！」

化婆羅門言：「布施主！佛道難得，當大辛苦；汝心軟串樂，必不能求成辦此道。如我先語轉輪聖王、釋提婆那民、六欲天王、梵天王，是易可得，不如求此！」

菩薩答言：「汝聽我一心誓：

「『假令熱鐵輪，        在我頭上轉，  
一心求佛道，        終不懷悔恨！  
若使三惡道，        人中無量苦，  
一心求佛道，        終不為此轉！』」

化婆羅門言：「布施主！善哉！善哉！求佛如是。」便讚偈言：

「汝精進力大，        慈愍於一切，

智慧無罣礙，        成佛在不久！」

是時，天雨眾華，供養菩薩。諸淨居天閉瓶水者，即隱不現。

菩薩是時至婆羅門上座前，以金瓶行水，水閉不下。眾人疑怪：「此種種大施，一切具足，布施主人功德亦大，今何以故瓶水不下？」菩薩自念：「此非他事，將無我心不清淨耶？得無施物不具足乎？何以致此？」自觀祠經十六種書，清淨無瑕。是時，諸天語菩薩言：「汝莫疑悔！汝無不辦！是諸婆羅門惡邪不淨故也。」即說偈言：

「是人邪見網，        煩惱破正智，  
離諸清淨戒，        唐苦墮異道！」

以是故，水閉不下。如是語已，忽然不現。爾時，六欲天放種種光明，照諸眾會，語菩薩而說偈言：

「邪惡海中行，        不順汝正道；  
諸受施人中，        無有如汝者！」

說是語已，忽然不現。是時，菩薩聞說此偈，自念：「會中實自無有與我等者，水閉不下，其將為此乎？」即說偈言：

「若有十方天地中，        諸有好人清淨者，  
我今歸命稽首禮！        右手執瓶灌左手，  
而自立願我一人，        應受如是大布施！」

是時，瓶水踊在虛空，從上來下而灌其左手。是時，菩薩婆王見是感應，心生恭敬而說偈言：

「大婆羅門主，        清琉璃色水，  
從上流注下，        來墮汝手中！」

是時，大婆羅門眾恭敬心生，合手作禮，歸命菩薩。菩薩是時說此偈言：

「今我所布施，        不求三界福；

為諸眾生故，以用求佛道！」

說此偈已，一切大地、山川、樹木，皆六返震動。韋羅摩本謂此眾應受供養故與，既知此眾無堪受者，今以憐愍故，以所受物施之。

如是種種檀本生因緣，是中應廣說。是為外布施。

云何名內布施？不惜身命，施諸眾生。

如本生因緣說：釋迦文佛本為菩薩，為大國王時，世無佛、無法、無比丘僧，是王四出求索佛法，了不能得。時有一婆羅門言：「我知佛偈，供養我者，當以與汝。」王即問言：「索何等供養？」答言：「汝能就汝身上，破肉為燈炷供養我者，當以與汝。」王心念言：「今我此身危脆不淨，世世受苦，不可復數，未曾為法，今始得用，甚不惜也！」如是念已，喚旃陀羅，遍割身上以作燈炷，而以白疊纏肉，酥油灌之，一時遍燒，舉身火燃，乃與一偈。

又復，釋迦文佛本作一鵠，在雪山中。時大雨雪，有一人失道，窮厄辛苦，飢寒并至，命在須臾。鵠見此人，即飛求火，為其聚薪然之；又復以身投火，施此飢人。

如是等頭、目、髓、腦給施眾生，種種本生因緣經，此中應廣說。如是等種種，是名內布施。

如是內、外布施無量，是名檀相。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義第二十

問曰：

云何名法布施？

答曰：

有人言：常以好語，有所利益，是為法施。

復次，有人言：以諸佛語妙善之法，為人演說，是為法施。

復次，有人言：以三種法教人：一、修妬路，二、毘尼，三、阿毘曇，是為法施。

復次，有人言：以四種法藏教人：一、修妬路藏，二、毘尼藏，三、阿毘曇藏，四、雜藏，是為法施。

復次，有人言：略說以二種法教人：一、聲聞法，二、摩訶衍法，是為法施。

問曰：

如提婆達、呵多等，亦以三藏、四藏、聲聞法、摩訶衍法教人，而身入地獄，是事云何？

答曰：

提婆達邪見罪多，呵多妄語罪多，非是為道清淨法施，但求名利恭敬供養。惡心罪故，提婆達生入地獄，呵多死墮惡道。

復次，非但言說名為法施，常以淨心善思以教一切，是名法施。譬如財施，不以善心，不名福德；法施亦爾，不以淨心善思，則非法施。

復次，說法者，能以淨心善思，讚歎三寶，開罪福門，示四真諦，教化眾生，令入佛道，是為真淨法施。

復次，略說法有二種：一者、不惱眾生，善心慈愍，是為佛道因緣；二者、觀知諸法真空，是為涅槃道因緣。在大眾中興愍哀心，說此二法，不為名聞利養恭敬，是為清淨佛道法施。

如說：阿輸伽王一日作八萬佛圖，雖未見道，於佛法中少有信樂，日日請諸比丘入宮供養，日日次第留法師說法。

有一三藏年少法師，聰明端正，次應說法。在王邊坐，口有異香；王甚疑怪，謂為不端，欲以香氣動王宮人，語比丘言：「口中何等？開口看之！」即為開口，了無所有；與水令漱，香氣如故。王問：「大德！新有此香？舊有之耶？」比丘答言：「如此久有，非適今也。」又問：「有此久如？」比丘以偈答言：

「迦葉佛時，        集此香法，        如是久久，  
        常若新出。」

王言：「大德！略說未解，為我廣演！」答言：「王當一心，善聽我說：我昔於迦葉佛法中，作說法比丘，常在大眾之中，歡喜演說迦葉世尊無量功德、諸法實相、無量法門，慇懃讚歎，教誨一切。自是以來，常有妙香從口中出，世世不絕，恒如今日。」而說此偈：

「草木諸華香，        此香氣超絕，  
        能悅一切心，        世世常不滅。」

于時國王愧喜交集，白比丘言：「未曾有也！說法功德，大果乃爾！」比丘言：「此名為華，未是果也。」王言：「其果云何？願為演說！」答言：「果，略說有十，王諦聽之！」即為說偈言：

「大名聞端政，        得樂及恭敬，  
        威光如日月，        為一切所愛，  
        辯才有大智，        能盡一切結，  
        苦滅得涅槃，        如是名為十。」

王言：「大德！讚佛功德，云何而得如是果報？」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讚佛諸功德，        令一切普聞，  
        以此果報故，        而得大名譽。」

讚佛實功德，	令一切歡喜，
以此功德故，	世世常端正。
為人說罪福，	令得安樂所，
以此之功德，	受樂常歡豫。
讚佛功德力，	令一切心伏，
以此功德故，	常獲恭敬報。
顯現說法燈，	照悟諸眾生，
以此之功德，	威光如日曜。
種種讚佛德，	能悅於一切，
以此功德故，	常為人所愛。
巧言讚佛德，	無量無窮已，
以此功德故，	辯才不可盡。
讚佛諸妙法，	一切無過者，
以此功德故，	大智慧清淨。
讚佛功德時，	令人煩惱薄，
以此功德故，	結盡諸垢滅。
二種結盡故，	涅槃身已證，
譬如澍大雨，	火盡無餘熱。」

重告王言：「若有未悟，今是問時，當以智箭破汝疑軍。」  
王白法師：「我心悅悟，無所疑也。大德福人，善能讚佛。」  
如是等種種因緣，說法度人，名為法施。

問曰：

財施、法施，何者為勝？

答曰：

如佛所言：「二施之中，法施為勝。」所以者何？

財施果報，在欲界中；法施果報，或在三界，或出三界。

復次，口說清淨，深得理中，心亦得之，故出三界。



復次，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有盡，法施無盡；譬如以薪益火，其明轉多。

復次，財施之報，淨少垢多；法施之報，垢少淨多。

復次，若作大施，必待眾力；法施出心，不待他也。

復次，財施能令四大諸根增長；法施能令無漏根、力、覺、道具足。

復次，財施之法，有佛無佛，世間常有；如法施者，唯有佛世乃當有耳。

是故當知法施甚難！云何為難？乃至有相辟支佛不能說法，直行乞食，飛騰變化而以度人。

復次，從法施中能出生財施，及諸聲聞、辟支佛、菩薩及佛。

復次，法施能分別諸法：有漏、無漏法，色法、無色法，有為、無為法，善、不善、無記法，常法、無常法，有法、無法。一切諸法實相清淨，不可破不可壞。如是等法，略說則八萬四千法藏，廣說則無量。如是等種種，皆從法施分別了知。以是故，法施為勝。

是二施和合，名之為檀行。

是二施願求作佛，則能令人得至佛道，何況其餘！

問曰：

四種捨，名為檀。所謂財捨、法捨、無畏捨、煩惱捨。此中何以不說二種捨？

答曰：

無畏捨，與尸羅無別，故不說。有般若故，不說煩惱捨。若不說六波羅蜜，則應具說四捨。

大智度論卷第十一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檀波羅蜜法施之餘 (卷第十二)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問曰：

云何名檀波羅蜜滿？

答曰：

「檀」義，如上說。

「波羅(秦言彼岸)蜜(秦言到)」，是名渡布施河得到彼岸。

問曰：

云何名不到彼岸？

答曰：

譬如渡河未到而還，名為不到彼岸。

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渡布施河。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汝身及以財物，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蹋。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等，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而棄，又以腳蹋，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脫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直進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復次，於事成辦，亦名到彼岸（天竺俗法，凡造事成辦皆言到彼岸）。

復次，此岸名慳貪，檀名河中，彼岸名佛道。

復次，有無見名此岸，破有無見智慧名彼岸，懃修布施是名河中。

復次，檀有二種：一者魔檀，二者佛檀。若為結使賊所奪，憂惱怖畏，是為魔檀，名曰此岸。若有清淨布施，無結使賊，無所怖畏，得至佛道，是為佛檀，名曰到彼岸，是為波羅蜜。

如佛說《毒蛇喻經》中：有人得罪於王，王令掌護一篋，篋中有四毒蛇。王勅罪人，令看視養育。此人思惟：「四蛇難近，近則害人，一猶叵養，而況於四？」便棄篋而走，王令五人拔刀追之。復有一人，口言附順，心欲中傷，而語之言：「養之以理，此亦無苦！」其人覺之，馳走逃命，至一空聚。有一善人，方便語之：「此聚雖空，是賊所止處，汝今住此，必為賊害，慎勿住也！」於是復去，至一大河，河之彼岸，即是異國。其國安樂，坦然清淨，無諸患難。於是集眾草木，縛以為棧，進以手足，竭力求渡，既到彼岸，安樂無患。

王者，魔王；篋者，人身；四毒蛇者，四大；五拔刀賊者，五眾；一人口善心惡者，是染著；空聚是六情；賊是六塵；一人愍而語之是為善師；大河是愛；棧是八正道；手足懃渡是精進；此岸是世間；彼岸是涅槃；度者漏盡阿羅漢。

菩薩法中亦如是，若施有三礙：我與、彼受、所施者財，是為墮魔境界，未離眾難。如菩薩布施，三種清淨，無此三礙，得到彼岸，為諸佛所讚，是名檀波羅蜜。以是故名到彼岸。

此六波羅蜜，能令人渡慳貪等煩惱染著大海，到於彼岸，以是故名波羅蜜。

問曰：

阿羅漢、辟支佛亦能到彼岸，何以不名波羅蜜？

答曰：

阿羅漢、辟支佛渡彼岸，與佛渡彼岸，名同而實異。彼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而不能渡檀之彼岸。所以者何？

不能以一切物、一切時、一切種布施；設能布施，亦無大心；或以無記心、或有漏善心、或無漏心施；無大悲心；不能為一切眾生施。

菩薩施者，知布施不生不滅，無漏無為，如涅槃相，為一切眾生故施，是名檀波羅蜜。

復次，有人言：一切物、一切種內外物，盡以布施，不求果報；如是布施，名檀波羅蜜。

復次，不可盡故，名檀波羅蜜。所以者何？

知所施物畢竟空，如涅槃相；以是心施眾生，是故施報不可盡，名檀波羅蜜。如五通仙人，以好寶物，藏著石中；欲護此寶，磨金剛塗之，令不可破。菩薩布施亦復如是，以涅槃實相智慧磨塗之布施，令不可盡。

復次，菩薩為一切眾生故布施，眾生數不可盡故，布施亦不可盡。

復次，菩薩為佛法布施，佛法無量無邊，布施亦無量無邊。

以是故，阿羅漢、辟支佛，雖到彼岸，不名波羅蜜。

問曰：

云何名「具足滿」？

答曰：

如先說，菩薩能一切布施，內外大小，多少麤細，著不著，用不用，如是等種種物，一切能捨，心無所惜，等與一切眾生，不作是觀：「大人應與，小人不應與；出家人應與，不出家人不應與；人應與，禽獸不應與。」於一切眾生平等心施，施不求報，又得施實相，是名具足滿。

亦不觀時，無晝無夜，無冬無夏，無吉無衰，一切時常等施，心無悔惜，乃至頭目髓腦，施而無慍，是為具足滿。

復次，有人言：菩薩從初發心，乃至菩提樹下三十四心，於是中間，名為布施具足滿。

復次，七住菩薩得一切諸法實相智慧，是時，莊嚴佛土，教化眾生，供養諸佛，得大神通，能分一身作無數身，一一身皆雨七寶、華香、幡蓋，化作大燈如須彌山，供養十方佛及菩薩僧；復以妙音讚頌佛德，禮拜供養，恭敬將迎。

復次，是菩薩於一切十方無量餓鬼國中，雨種種飲食、衣被，令其充滿；得滿足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復至畜生道中，令其自善，無相害意，除其畏怖，隨其所須，各令充足；得滿足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於地獄無量苦中，能令地獄火滅湯冷，罪息心善，除其飢渴，得生天上、人中；以此因緣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若十方人，貧窮者給之以財，富貴者施以異味異色，令其歡喜；以此因緣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若至欲天中，令其除却天上欲樂，施以妙寶法樂，令其歡喜；以此因緣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若至色天中，除其樂著，以菩薩禪法而娛樂之；以此因緣故，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如是乃至十住，是名檀波羅蜜具足滿。

復次，菩薩有二種身：一者結業生身，二者法身。是二種身中，檀波羅蜜滿，是名具足檀波羅蜜。

問曰：

云何名結業生身檀波羅蜜滿？

答曰：

未得法身，結使未盡，能以一切寶物、頭、目、髓、腦、國、財、妻、子，內、外所有，盡以布施，心不動轉。

如須提拏太子(秦言好愛)以其二子布施婆羅門，次以妻施，其心不轉。

又如薩婆達王(秦言一切施)為敵國所滅，身竄窮林。見有遠國婆羅門來，欲從己乞。自以國破家亡，一身藏竄，愍其辛苦，故從遠來而無所得，語婆羅門言：「我是薩婆達王，新王募人，求我甚重。」即時自縛以身施之，送與新王，大得財物。

亦如月光太子，出行遊觀。癡人見之要車，白言：「我身重病，辛苦懊惱，太子嬉遊，獨自歡耶？大慈愍念，願見救療！」太子聞之，以問諸醫。醫言：「當須從生長大無瞋之人血髓，塗而飲之，如是可愈。」太子念言：「設有此人，貪生惜壽，何可得耶？自除我身，無可得處。」即命旃陀羅，令除身肉，破骨出髓以塗病人，以血飲之。

如是等種種，身及妻子，施而無悋，如棄草木。觀所施物，知從緣有，推求其實，都無所得，一切清淨，如涅槃相，乃至得無生法忍，是為結業生身行檀波羅蜜滿。

云何法身菩薩行檀波羅蜜滿？

菩薩末後肉身得無生法忍，捨肉身得法身。於十方六道中，變身應適以化眾生，種種珍寶、衣服、飲食，給施一切。

又以頭、目、髓、腦、國、財、妻、子，內、外所有，盡以布施。

譬如釋迦文佛曾為六牙白象，獵者伺便，以毒箭射之。諸象競至，欲來蹈殺獵者。白象以身捍之，擁護其人，愍之如子，諭遣群象。徐問獵人：「何故射我？」答曰：「我須汝牙！」即時以六牙內石孔中，血肉俱出，以鼻舉牙，授與獵者。

雖曰象身，用心如是，當知此象非畜生行報。阿羅漢法中，都無此心，當知此為法身菩薩。

有時閻浮提人，不知禮敬。耆舊有德，以言化之，未可得度。是時，菩薩自變其身，作迦頻闍羅鳥。是鳥有二親友：一者大象，二者獼猴，共在必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應為長？」象言：「我昔見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以此推之，我應為長！」獼猴言：「我曾蹲地，手挽樹頭。以是推之，我應為長！」鳥言：「我於必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隨糞出，此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長！」鳥復說言：「先生宿舊，禮應供養！」即時大象背負獼猴，鳥在猴上，周遊而行。一切禽獸見而問之：「何以如此？」答曰：「以此恭敬供養長老！」禽獸受化，皆行禮敬，不侵民田，不害物命。眾人疑怪，一切禽獸不復為害。獵者入林，見象負獼猴，獼猴戴鳥，行敬化物，物皆修善。傳告國人，人各慶曰：「時將太平，鳥獸而仁！」人亦效之，皆行禮敬。自古及今，化流萬世。當知是為法身菩薩。

復次，法身菩薩，一時之頃，化作無央數身，供養十方諸佛；一時能化無量財寶，給足眾生；能隨一切上中下聲，一時之頃，普為說法；乃至坐佛樹下。

如是等種種，名為法身菩薩行檀波羅蜜滿。

復次，檀有三種：一者、物施，二者、供養恭敬施，三者、法施。

云何物施？珍寶、衣、食、頭、目、髓、腦——如是等一切內、外所有，盡以布施，是名物施。

恭敬施者，信心清淨，恭敬禮拜，將送迎逆，讚遶供養——如是等種種，名為恭敬施。

法施者，為道德故，語言論議，誦讀講說，除疑問答，授人五戒——如是等種種，為佛道故施，是名法施。

是三種施滿，是名檀波羅蜜滿。

復次，三事因緣生檀：一者、信心清淨，二者、財物，三者、福田。

心有三種：若憐愍，若恭敬，若憐愍恭敬。

施貧窮下賤及諸畜生，是為憐愍施；施佛及諸法身菩薩等，是為恭敬施；若施諸老病貧乏阿羅漢、辟支佛，是為恭敬憐愍施。

施物清淨，非盜非劫，以時而施，不求名譽，不求利養。

或時從心大得福德，或從福田大得功德，或從妙物大得功德。

第一從心，如四等心、念佛三昧、以身施虎，如是名為從心大得功德。

福田有二種：一者、憐愍福田，二者、恭敬福田。

憐愍福田，能生憐愍心；恭敬福田，能生恭敬心。如阿輪伽(秦言無憂)王以土上佛。

復次，物施中，如一女人，酒醉沒心，誤以七寶瓔珞布施迦葉佛塔，以福德故，生三十三天。如是種種，名為物施。

問曰：

檀名捨財，何以言「具足無所捨法」？



答曰：

檀有二種：一者、出世間，二者、不出世間。今說出世間檀無相，無相故無所捨，是故言「具足無所捨法」。

復次，財物不可得故，名為無所捨。是物未來、過去空，現在分別，無一定法，以是故言無所捨。

復次，以行者捨財時，心念此施大有功德，倚是而生憍慢、愛結等；以是故言無所捨。以無所捨故無憍慢，無憍慢故愛結等不生。

復次，施者有二種：一者、世間人，二者、出世間人。世間人能捨財，不能捨施；出世間人能捨財，能捨施。何以故？以財物、施心俱不可得故。以是故言具足無所捨法。

復次，檀波羅蜜中，言：「財、施、受者，三事不可得。」

問曰：

三事和合，故名為檀；今言三事不可得，云何名「檀波羅蜜具足滿」？今有財、有施、有受者，云何三事不可得？

如所施疊實有。何以故？

疊有名，則有疊法，若無疊法，亦無疊名；以有名故，應實有疊。

復次，疊有長、有短，麤、細、白、黑、黃、赤，有因有緣，有作有破，有果報，隨法生心。十尺為長，五尺為短；縷大為麤，縷小為細；隨染有色；有縷為因，織具為緣，是因緣和合故為疊。人功為作，人毀為破；御寒暑，弊身體，名果報。人得之大喜，失之大憂。以之施故，得福助道；若盜若劫，戮之都市，死入地獄。如是等種種因緣，故知有此疊，是名疊法，云何言施物不可得？

答曰：

汝言有名故有，是事不然。何以知之？

名有二種：有實、有不實。

不實名，如有一草名朱利(朱利秦言賊也)，草亦不盜不劫，實非賊而名為賊。又如兔角、龜毛，亦但有名而無實。

疊雖不如兔角、龜毛無，然因緣會故有，因緣散故無。如林、如軍，是皆有名而無實。譬如木人，雖有人名，不應求其人法。疊中雖有名，亦不應求疊真實。

疊能生人心念因緣，得之便喜，失之便憂，是為念因緣。心生有二因緣：有從實而生，有從不實而生。如夢中所見，如水中月，如夜見杙樹謂為人，如是名從不實中能令心生。是緣不定，不應言心生有故便是有。若心生因緣故有，更不應求實有。如眼見水中月，心生謂是月，若從心生便是月者，則無復真月。

復次，「有」，有三種：一者、相待有，二者、假名有，三者、法有。

相待者，如長短、彼此等，實無長短，亦無彼此，以相待故有名。長因短有，短亦因長；彼亦因此，此亦因彼；若在物東，則以為西，在西則以為東；一物未異而有東、西之別，此皆有名而無實也。如是等，名為相待有，是中無實法，不如色、香、味、觸等。

假名有者，如酪有色、香、味、觸，四事因緣合故，假名為酪。雖有，不同因緣法有；雖無，亦不如兔角、龜毛無；但以因緣合故，假名有酪。疊亦如是。

復次，有極微色、香、味、觸，故有毛分，毛分因緣故有毛，毛因緣故有毳，毳因緣故有縷，縷因緣故有疊，疊因緣故有衣。

若無極微色、香、味、觸因緣，亦無毛分，毛分無故亦無毛，毛無故亦無毳，毳無故亦無縷，縷無故亦無疊，疊無故亦無衣。

問曰：

亦不必一切物皆從因緣和合故有，如微塵至細故無分，無分故無和合。疊毳故可破，微塵中無分，云何可破？

答曰：

至微無實，強為之名。何以故？毳細相待，因毳故有細，是細復應有細。

復次，若有極微色，則有十方分；若有十方分，是不名為極微；若無十方分，則不名為色。

復次，若有極微，則應有虛空分齊；若有分者，則不名極微。

復次，若有極微，是中有色、香、味、觸作分，色、香、味、觸作分，是不名極微。

以是推求，微塵則不可得。如經言：「色若毳若細，若內若外，總而觀之，無常無我。」不言有微塵。是名分破空。

復有觀空：是疊隨心有。如坐禪人觀疊或作地、或作水、或作火、或作風，或青、或黃、或白、或赤，或都空，如十一切入觀。

如佛在耆闍崛山中，與比丘僧俱，入王舍城。道中見大水，佛於水上敷尼師壇坐，告諸比丘：「若比丘入禪，心得自在，能令大水作地，即成實地。何以故？是水中有地分故。如是水、火、風、金、銀種種寶物即皆成實。何以故？是水中皆有其分。」

復次，如一美色，姪人見之以為淨妙，心生染著；不淨觀人視之，種種惡露，無一淨處；等婦見之，妬瞋憎惡，目

不欲見，以為不淨；姪人觀之為樂；妬人觀之為苦；行人觀之得道；無豫之人觀之，無所適莫，如見土木。若此美色實淨，四種人觀，皆應見淨；若實不淨，四種人觀，皆應不淨。以是故，知好醜在心，外無定也。觀空亦如是。

復次，是疊中有十八空相故，觀之便空，空故不可得。如是種種因緣財物空，決定不可得。

云何施人不可得？

如疊因緣和合故有，分分推之，疊不可得。施者亦如是，四大圍虛空，名為身，是身識動作來往坐起，假名為人。分分求之，亦不可得。

復次，一切眾、界、入中，我不可得，我不可得故，施人不可得。何以故？我，有種種名字：人、天，男、女，施人、受人，受苦人、受樂人，畜生等；是但有名，而實法不可得。

問曰：

若施者不可得，云何有菩薩行檀波羅蜜？

答曰：

因緣和合故有名字，如屋、如車，實法不可得。

問曰：

云何我不可得？

答曰：

如上「我聞一時」中已說，今當更說。佛說六識：眼識及眼識相應法，共緣色，不緣屋舍、城郭種種諸名。耳、鼻、舌、身識，亦如是。意識及意識相應法，知眼、知色、知眼識，乃至知意、知法、知意識。是識所緣法，皆空無我，生滅故，不自在故。

無為法中亦不計我，苦樂不受故。是中若強有我法，應當有第七識識我；而今不爾，以是故知無我。

問曰：

何以識無我？

一切人各於自身中生計我，不於他身中生我；若自身中無我，而妄見為我者，他身中無我，亦應於他身而妄見為我。

復次，若內無我，色、識念念生滅，云何分別知是色青、黃、赤、白？

復次，若無我，今現在人識，漸漸生滅，身命斷時亦盡，諸行罪福，誰隨誰受？誰受苦樂？誰解脫者？

如是種種因緣故知有我。

答曰：

此俱有難！

若於他身生計我者，復當言「何以不自身中生計我」？

復次，五眾因緣生故空無我，從無明因緣生二十身見，是我見自於五陰相續生。以從此五眾緣生故，即計此五眾為我，不在他身，以其習故。

復次，若有神者，可有彼我。汝神有無未了，而問彼我！其猶人問兔角，答似馬角。馬角若實有，可以證兔角；馬角猶尚未了，而欲以證兔角。

復次，自於身生我故，便自謂有神。汝言「神遍」，亦應計他身為我。以是故，不應言「自身中生計我心，於他身不生，故知有神」。

復次，有人於他物中我心生，如外道坐禪人，用地一切入觀時，見地則是我，我則是地，水、火、風、空，亦如是。顛倒故，於他身中亦計我。

復次，有時於他身生我，如有一人，受使遠行，獨宿空舍。夜中有鬼擔一死人來著其前，復有一鬼逐來，瞋罵前鬼：

「是死人是物，汝何以擔來？」先鬼言：「是我物，我自持來。」後鬼言：「是死人實我擔來！」二鬼各捉一手爭之。前鬼言：「此有人可問。」後鬼即問：「是死人誰擔來？」是人思惟：「此二鬼力大，若實語亦當死，若妄語亦當死，俱不免死，何為妄語？」語言：「前鬼擔來。」

後鬼大瞋，捉人手拔出著地，前鬼取死人一臂拊之即著。如是兩臂、兩腳、頭、脇，舉身皆易。於是二鬼共食所易人身，拭口而去。

其人思惟：「我人母生身，眼見二鬼食盡，今我此身盡是他肉。我今定有身耶？為無身耶？若以為有，盡是他身；若以為無，今現有身。」如是思惟，其心迷悶，譬如狂人。

明朝尋路而去，到前國土，見有佛塔眾僧，不論餘事，但問己身為有為無？諸比丘問：「汝是何人？」答言：「我亦不自知是人、非人？」即為眾僧廣說上事。諸比丘言：「此人自知無我，易可得度。」而語之言：「汝身從本已來，恒自無我，非適今也。但以四大和合故，計為我身，如汝本身，與今無異。」諸比丘度之為道，斷諸煩惱，即得阿羅漢。

是為有時他身亦計為我。不可以有彼此故謂有我。

復次，是我實性，決定不可得。若常相、非常相，自在相、不自在相，作相、不作相，色相、非色相，如是等種種皆不可得。若有相則有法，無相則無法，我今無相，則知無我。

若我是常，不應有殺罪。

何以故？身可殺，非常故；我不可殺，常故。

問曰：

我雖常故不可殺，但殺身則有殺罪。

答曰：

若殺身有殺罪者，《毘尼》中言：「自殺無殺罪。」罪福從惱他益他生，非自供養身、自殺身故有罪有福。以是故《毘尼》中言：「自殺身無殺罪，有愚癡、貪欲、瞋恚之咎。」

若神常者，不應死，不應生。何以故？汝等法神常，一切遍滿五道中，云何有死生？死名此處失，生名彼處出。以是故，不得言神常。

若神常者，亦應不受苦樂。何以故？苦來則憂，樂至則喜，若為憂喜所變者，則非常也。

若常，應如虛空，雨不能濕，熱不能乾，亦無今世、後世。

若神常者，亦不應有後世生、今世死。

若神常者，則常有我見，不應得涅槃。

若神常者，則無起無滅，不應有忘失；以其無神，識無常故，有忘有失，是故神非常也！

如是等種種因緣，可知神非常相。

若神無常相者，亦無罪無福。若身無常，神亦無常，二事俱滅，則墮斷滅邊。墮斷滅，則無到後世受罪福者。若斷滅，則得涅槃不須斷結，亦不用後世罪福因緣。如是等種種因緣，可知神非無常。

若神自在相、作相者，則應隨所欲得皆得；今所欲更不得，非所欲更得。若神自在，亦不應有作惡行，墮畜生惡道中。

復次，一切眾生皆不樂苦，誰當好樂而更得苦？以是故，知神不自在，亦不作。

又如人畏罪故，自強行善，若自在者，何以畏罪而自強修福？

又諸眾生不得如意，常為煩惱愛縛所牽。

如是等種種因緣，知神不自在、不自作。

若神不自在、不自作者，是為無神相，言我者，即是六識，更無異事。

復次，若不作者，云何閻羅王問罪人：「誰使汝作此罪者？」罪人答言：「是我自作。」以是故，知非不自作。

若神色相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一切色無常故。

問曰：

人云何言「色是我相」？

答曰：

有人言：「神在心中，微細如芥子，清淨名為淨色身。」更有人言「如麥」，有言「如豆」，有言「半寸」，有言「一寸」。初受身時，最在前受，譬如像骨；及其成身，如像已莊。有言：「大小隨人身，死壞時，此亦前出。」

如此事，皆不爾也！何以故？一切色，四大所造，因緣生故無常。若神是色，色無常，神亦無常。若無常者，如上所說。

問曰：

身有二種：麤身及細身。麤身無常，細身是神，世世常去入五道中。

答曰：

此細身不可得。若有細身，應有處所可得，如五藏、四體一一處中求，皆不可得。

問曰：



此細身微細，初死時已去，若活時則不可求得，汝云何能見？又此細身，非五情能見能知，唯有神通聖人乃能得見。

答曰：

若爾者，與無無異。如人死時，捨此生陰，入中陰中。是時，今世身滅，受中陰身，此無前後，滅時即生。譬如蠟印印泥，泥中受印，印即時壞，成壞一時，亦無前後。是時，受中陰中有，捨此中陰，受生陰有。汝言細身，即此中陰，中陰身無出無入。譬如然燈，生滅相續，不常不斷。

佛言：「一切色眾，若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皆悉無常。」汝神微細色者，亦應無常斷滅。

如是等種種因緣，可知非色相。

神非無色相，無色者，四眾及無為。四眾無常故，不自在故，屬因緣故，不應是神。三無為中，不計有神，無所受故。如是等種種因緣，知神非無色相。

如是天地間，若內若外，三世、十方，求我不可得。但十二入和合生六識，三事和合名觸，觸生受、想、思等心數法。是法中，無明力故身見生，身見生故謂有神。是身見，見苦諦，苦法智及苦比智則斷，斷時則不見有神。

汝先言：「若內無神，色識念念生滅，云何分別知色青、黃、赤、白？」

汝若有神，亦不能獨知，要依眼識故能知。若爾者，神無用也。眼識知色，色生滅，相似生，相似滅，然後心中有法生，名為念。是念相有為法，雖滅過去，是念能知。如聖人智慧力，能知未來世事；念念亦如是，能知過去法。若前眼識滅，生後眼識，後眼識轉利有力。色雖暫有不住，以念力利故能知。以是事故，雖念念生滅無常，能分別知色。

又汝言：「今現在人識新新生滅，身命斷時亦盡，諸行罪福，誰隨誰受？誰受苦樂？誰解脫者？」

今當答汝：

今未得實道，是人諸煩惱覆心，作生因緣業，死時從此五陰相續生五陰。譬如一燈，更然一燈。又如穀生，有三因緣：地、水、種子。後世身生，亦如是。有身，有有漏業，有結使，三事故後身生。是中身、業因緣，不可斷、不可破，但諸結使可斷。結使斷時，雖有殘身、殘業，可得解脫。如有穀子、有地，無水故不生。如是雖有身、有業，無愛結水潤則不生。是名雖無神，亦名得解脫。無明故縛，智慧故解，則我無所用。

復次，是名色和合，假名為人。是人為諸結所繫，得無漏智慧爪，解此諸結，是時，名人得解脫。如繩結、繩解，繩即是結，結無異法，世界中說結繩、解繩。名色亦如是，名色二法和合，假名為人。是結使與名色不異，但名為名色結、名色解。受罪福亦如是，雖無一法為人實，名色故受罪福果，而人得名。譬如車載物，一一推之，竟無車實，然車受載物之名。人受罪福亦如是，名色受罪福，而人受其名。受苦樂亦如是。

如是種種因緣，神不可得。

神即是施者，受者亦如是。汝以神為人，以是故，施人不可得，受人不可得亦如是。

如是種種因緣，是名財物、施人、受人不可得。

問曰：

若施於諸法，是如實相無所破、無所滅、無所生、無所作，何以故言「三事破析不可得」？

答曰：

如凡夫人見施者、見受者、見財物，是為顛倒妄見，生世間受樂，福盡轉還。是故佛欲令菩薩行實道，得實果報，實果報則是佛道。佛為破妄見故，言三事不可得，實無所破。何以故？諸法從本已來畢竟空故。

如是等種種無量因緣，不可得故，名為檀波羅蜜具足滿。

復次，若菩薩行檀波羅蜜，能生六波羅蜜，是時，名為檀波羅蜜具足滿。

云何布施生檀波羅蜜？

檀有下、中、上：從下生中，從中生上。若以飲食寵物，軟心布施，是名為下；習施轉增，能以衣服寶物布施，是為從下生中；施心轉增，無所愛惜，能以頭、目、血、肉、國、財、妻、子盡用布施，是為從中生上。

如釋迦牟尼佛初發心時，作大國王，名曰光明，求索佛道，少多布施。轉受後身作陶師，能以澡浴之具及石蜜漿，布施異釋迦牟尼佛及比丘僧。其後轉身作大長者女，以燈供養憍陳若佛。如是等種種，名為菩薩下布施。

如釋迦文尼佛本身作長者子，以衣布施大音聲佛；佛滅度後，起九十塔。後更轉身作大國王，以七寶蓋供養師子佛。後復受身作大長者，供養妙目佛上好房舍及七寶妙華。如是等種種，名為菩薩中布施。

如釋迦牟尼佛本身作仙人，見憍陳若佛端政殊妙，便從高山上自投佛前，其身安隱，在一面立。又如眾生喜見菩薩，以身為燈，供養日月光德佛。如是等種種，不惜身命，供養諸佛，是為菩薩上布施。

是名菩薩三種布施。

若有初發佛心，布施眾生，亦復如是。初以飲食布施，施心轉增，能以身肉與之。先以種種好漿布施，後心轉增，

能以身血與之。先以紙墨經書布施，及以衣服、飲食四種供養，供養法師；後得法身，為無量眾生說種種法，而為法施。

如是等種種，從檀波羅蜜中生檀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生尸羅波羅蜜？

菩薩思惟：「眾生不布施故，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殺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行邪淫。又以貧窮故，為人下賤；下賤畏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窮因緣故，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有財物故，不為非法。何以故？五塵充足，無所乏短故。」

如提婆達本生曾為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為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眾惡，是為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

復次，布施時，能令破戒諸結使薄，益持戒心，令得堅固；是為布施因緣增益於戒。

復次，菩薩布施，常於受者生慈悲心，不著於財，自物不惜，何況劫盜？慈悲受者，何有殺意？如是等能遮破戒，是為施生戒。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

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為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眾僧，然後

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是為布施生尸羅波羅蜜。

復次，布施之報，得四事供養，好國善師，無所乏少，故能持戒。

又布施之報，其心調柔；心調柔故，能生持戒；能生持戒故，從不善法中能自制心。

如是種種因緣，從布施生尸羅波羅蜜。

云何布施生羼提波羅蜜？

菩薩布施時，受者逆罵，若大求索，若不時索，或不應索而索。是時，菩薩自思惟言：「我今布施，欲求佛道，亦無有人使我布施。我自為故，云何生瞋？」如是思惟已，而行忍辱，是名布施生羼提波羅蜜。

復次，菩薩布施時，若受者瞋惱，便自思惟：「我今布施內外財物，難捨能捨，何況空聲而不能忍？若我不忍，所可布施則為不淨。譬如白象，入池澡浴，出已還復以土塗身；布施不忍，亦復如是。」如是思惟已，行於忍辱。

如是等種種布施因緣，生羼提波羅蜜。

云何布施生毘梨耶波羅蜜？

菩薩布施時，常行精進。何以故？菩薩初發心時，功德未大，爾時，欲行二施，充滿一切眾生之願。以物不足故，慙求財、法，以給足之。

如釋迦文尼佛本身，作大醫王，療一切病，不求名利，為憐愍眾生故。病者甚多，力不周救，憂念一切而不從心，懊惱而死，即生忉利天上。自思惟言：「我今生天，但食福報，無所長益。」即自方便，自取滅身，捨此天壽。生婆伽陀龍王宮中為龍太子。其身長大，父母愛重，欲自取死，就

金翅鳥王，鳥即取此龍子於舍摩利樹上吞之。父母嗥咷，啼哭懊惱。

龍子既死，生閻浮提中為大國王太子，名曰能施。生而能言，問諸左右：今此國中有何等物，盡皆持來以用布施！眾人怪畏，皆捨之走。其母憐愛，獨自守之。語其母言：「我非羅刹，眾人何以故走？我本宿命常好布施，我為一切人之檀越。」母聞其言，以語眾人，眾人即還。母好養育，及年長大，自身所有，盡以施盡；至父王所，索物布施，父與其分，復以施盡。見閻浮提人貧窮辛苦，思欲給施而財物不足，便自啼泣，問諸人言：「作何方便，當令一切滿足於財？」諸宿人言：「我等曾聞有如意寶珠，若得此珠，則能隨心所索，無不必得。」菩薩聞是語已，白其父母：「欲入大海求龍王頭上如意寶珠。」父母報言：「我唯有汝一兒耳，若入大海，眾難難度。一旦失汝，我等亦當何用活為？不須去也！我今藏中猶亦有物，當以給汝！」兒言：「藏中有限，我意無量。我欲以財充滿一切，令無乏短，願見聽許，得遂本心，使閻浮提人一切充足！」父母知其志大，不敢制之，遂放令去。

是時，五百賈客，以其福德大人，皆樂隨從；知其行日，集海道口。菩薩先聞婆伽陀龍王頭上有如意寶珠，問眾人言：「誰知水道，至彼龍宮？」有一盲人名陀舍，曾以七反入大海中，具知海道。菩薩即命共行。答曰：「我年既老，兩目失明，曾雖數入，今不能去！」菩薩語言：「我今此行，不自為身，普為一切求如意寶珠，欲給足眾生令身無乏，次以道法因緣而教化之。汝是智人，何得辭耶？我願得成，豈非汝力！」陀舍聞其要言，欣然同懷，語菩薩言：「我今共汝俱入大海，我必不全，汝當安我尸骸，著大海之中金沙洲上。」

行事都集，斷第七繩，船去如馳，到眾寶渚。眾賈競取七寶，各各已足。語菩薩言：「何以不取？」菩薩報言：「我所求者，如意寶珠，此有盡物，我不須也。汝等各當知足知量，無令船重，不自免也！」是時，眾賈白菩薩言：「大德！為我呪願，令得安隱！」於是辭去。陀舍是時語菩薩言：「別留艇舟，當隨是別道而去。待風七日，博海南岸，至一險處，當有絕崖，棗林枝皆覆水。大風吹船，船當摧覆！汝當仰板棗枝，可以自濟。我身無目，於此當死。過此隘岸，當有金沙洲，可以我身置此沙中；金沙清淨，是我願也！」

即如其言，風至而去。既到絕崖，如陀舍語。菩薩仰板棗枝，得以自免。置陀舍屍，安厝金地，於是獨去。如其先教，深水中浮七日，至壘咽水中行七日，壘腰水中行七日，壘膝水中行七日，泥中行七日。見好蓮華，鮮潔柔軟，自思惟言：「此華軟脆，當入虛空三昧，自輕其身。」行蓮華上七日，見諸毒蛇，念言：「含毒之虫，甚可畏也！」即入慈心三昧，行毒蛇頭上七日，蛇皆擎頭授與菩薩，令蹈上而過。過此難已，見有七重寶城，有七重塹，塹中皆滿毒蛇，有三大龍守門。龍見菩薩形容端政，相好嚴儀，能度眾難，得來至此，念言：「此非凡夫，必是菩薩大功德人！」即聽令前，逕得入宮。

龍王夫婦喪兒未久，猶故哀泣；見菩薩來，龍王婦有神通，知是其子，兩乳汁流出。命之令坐，而問之言：「汝是我子，捨我命終，生在何處？」菩薩亦自識宿命，知是父母，而答母言：「我生閻浮提上，為大國王太子。憐愍貧人，飢寒勤苦，不得自在，故來至此，欲求如意寶珠！」母言：「汝父頭上有此寶珠，以為首飾，難可得也！必當將汝入諸寶藏，

隨汝所欲，必欲與汝。汝當報言：『其餘雜寶，我不須也，唯欲大王頭上寶珠；若見憐愍，願以與我。』如此可得。」

即往見父。父大悲喜，歡慶無量；愍念其子，遠涉艱難，乃來至此，指示妙寶，隨意與汝，須者取之。菩薩言：「我從遠來，願見大王，求王頭上如意寶珠；若見憐愍，當以與我，若不見與，不須餘物！」龍王報言：「我唯有此一珠，常為首飾，閻浮提人薄福下賤，不應見也！」菩薩白言：「我以此故，遠涉艱難，冒死遠來，為閻浮提人薄福貧賤，欲以如意寶珠濟其所願，然後以佛道因緣而教化之！」龍王與珠而要之言：「今以此珠與汝，汝既去世，當以還我！」答曰：「敬如王言！」

菩薩得珠，飛騰虛空，如屈伸臂頃，到閻浮提。人王父母見兒吉還，歡悅踊躍，抱而問言：「汝得何物？」答言：「得如意寶珠。」問言：「今在何許？」白言：「在此衣角裏中。」父母言：「何其泰小？」白言：「在其神德，不在大也。」白父母言：「當勅城中內外，掃灑燒香，懸繒幡蓋，持齋受戒。」明日清旦，以長木為表，以珠著上。菩薩是時自立誓願：「若我當成佛道、度脫一切者，珠當如我意願，出一切寶物，隨人所須，盡皆備有！」是時，陰雲普遍，雨種種寶物，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人之所須，一切具足。至其命盡，常爾不絕。

如是等，名為菩薩布施生精進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生禪波羅蜜？

菩薩布施時，能除慳貪。除慳貪已，因此布施而行一心，漸除五蓋；能除五蓋，是名為禪。

復次，心依布施，入於初禪，乃至滅定禪。云何為依？若施行禪人時，心自念言：「我以此人行禪定故，淨心供養，



我今何為自替於禪？」即自歛心，思惟行禪。若施貧人，念此宿命作諸不善，不求一心，不修福業，今世貧窮。以是自勉修善，一心以入禪定。

如說喜見轉輪聖王，八萬四千小王來朝，皆持七寶妙物來獻。王言：「我不須也，汝等各可自以修福！」諸王自念：

「大王雖不肯取，我等亦復不宜自用。」即共造工，立七寶殿，殖七寶行樹，作七寶浴池。於大殿中造八萬四千七寶樓，樓中皆有七寶床座，雜色被枕，置床兩頭，懸繒幡蓋，香熏塗地。

眾事備已，白大王言：「願受法殿、寶樹、浴池！」王默然受之，而自念言：「我今不應先處新殿以自娛樂，當求善人、諸沙門、婆羅門等先入供養，然後我當處之！」即集善人，先入寶殿，種種供養，微妙具足。

諸人出已，王入寶殿，登金樓，坐銀床，念布施，除五蓋，攝六情，却六塵，受喜樂，入初禪。次登銀樓，坐金床，入二禪。次登毘琉璃樓，坐頗梨寶床，入三禪。次登頗梨寶樓，坐毘琉璃床，入四禪。獨坐思惟，終竟三月。

玉女寶后，與八萬四千諸侍女俱，皆以白珠名寶瓔珞其身，來白大王：「久違親覲，敢來問訊！」王告諸妹：「汝等各當端心，當為知識，勿為我怨！」玉女寶后垂淚而言：「大王！何為謂我為妹？必有異心，願聞其意，云何見勅『當為知識，勿為我怨』？」王告之言：「汝若以我為世因緣，共行欲事以為歡樂，是為我怨；若能覺悟非常，知身如幻，修福行善，絕去欲情，是為知識。」諸玉女言：「敬如王勅！」說此語已，各遣令還。

諸女出已，王登金樓，坐銀床，行慈三昧；登銀樓，坐金床，行悲三昧；登毘琉璃樓，坐頗梨床，行喜三昧；登頗梨寶樓，坐毘琉璃床，行捨三昧。

是為菩薩布施生禪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生般若波羅蜜？

菩薩布施時，知此布施必有果報而不疑惑，能破邪見無明，是為布施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菩薩布施時，能分別知：

不持戒人，若鞭打拷掠閉繫，枉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羈絆乘騎，而常得好屋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

又知惡人多懷瞋恚，心曲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

又知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

又知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槃荼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

又知多瞋佞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

又知有人剛愎強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

又知有人妬心好爭，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

如是種種，當布施時能分別知，是為菩薩布施生般若。

復次，布施飲食得力、色、命、樂、瞻。若布施衣服，得生知慚愧，威德端正，身心安樂；若施房舍，則得種種七

寶宮觀，自然而有，五欲自娛；若施井池泉水種種好漿，所生則得無飢、無渴，五欲備有；若施橋船及諸履屣，生有種種車馬具足；若施園林，則得豪尊，為一切依止，受身端政，心樂無憂。如是等種種人中，因緣布施所得。

若人布施修作福德，不好有為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及諸伯叔兄弟姊妹，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見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上、焰摩、兜術、化自在、他化自在。如是種種分別布施，是為菩薩布施生般若。

若人布施，心不染著，厭患世間，求涅槃樂，是為阿羅漢、辟支佛布施；若人布施為佛道，為眾生故，是為菩薩布施。如是等種種布施中分別知，是為布施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菩薩布施時，思惟三事實相，如上說。如是能知，是為布施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一切智慧功德因緣，皆由布施。如千佛始發意時，種種財物布施諸佛，或以華香、或以衣服、或以楊枝布施而以發意。

如是等種種布施，是為菩薩布施生般若波羅蜜。

## 大智度論卷第十二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二十一 (卷第十三)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 【經】

「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

## 【論】

尸羅(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

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尸羅者，略說身、口律儀有八種：不惱害、不劫盜、不邪淫，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飲酒，及淨命，是名戒相。

若不護、放捨，是名破戒。破此戒者，墮三惡道中。

若下持戒生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色、無色界清淨天中。

上持戒有三種：下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淨持戒得佛道。

不著、不猗，不破、不缺，聖所讚愛，如是名為上清淨持戒。

若慈愍眾生故，為度眾生故，亦知戒實相故，心不猗著；如此持戒，將來令人至佛道，如是名為得無上佛道戒。

若人求大善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為一切善法住處。

復次，譬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渡，是不可得；若無戒欲得好果，亦復如是。

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果服藥，與禽獸無異。或有人但服水為戒，或服乳，或服氣；或剃髮，或長髮，或頂上留少許髮；或著袈裟，或著白衣，或著草衣，或木皮衣；或冬入水，或夏火炙；若自墜高巖，若於恒河中洗；若日三浴，再供養火；種種祠祀，種種呪願，受行苦行。以無此戒，空無所得。

若有人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

若貴若賤、若小若大，能行此淨戒，皆得大利。

若破此戒，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皆不得隨意生善處。

復次，破戒之人，譬如清涼池而有毒蛇，不中澡浴；亦如好華果樹，而多逆刺。

若人雖在貴家生，身體端政，廣學多聞，而不樂持戒，無慈愍心，亦復如是。如偈說：

「貴而無智則為衰，    智而憍慢亦為衰，  
持戒之人而毀戒，    今世後世一切衰！」

人雖貧賤而能持戒，勝於富貴而破戒者。

華香、木香不能遠聞；持戒之香，周遍十方。

持戒之人，具足安樂，名聲遠聞，天、人敬愛，現世常得種種快樂。

若欲天上、人中、富貴、長壽，取之不難；持戒清淨，所願皆得。

復次，持戒之人，見破戒人刑獄考掠，種種苦惱，自知永離此事，以為欣慶。

若持戒之人，見善人得譽，名聞快樂，心自念言：如彼得譽，我亦有分。

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脈斷絕，自知持戒清淨，心不怖畏。

如偈說：

「大惡病中，    戒為良藥；    大恐怖中，  
戒為守護；    死闇冥中，    戒為明燈；  
於惡道中，    戒為橋樑；    死海水中，  
戒為大船。」

復次，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樂不悔，衣食無乏，死得生天，後得佛道。

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

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一心供養，滿十二歲，求索富貴。

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

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之所願，一切皆得！」

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

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所由得如此富？」

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眾物，故富如是。」

客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

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眾物。其人憍汰，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切眾物亦一時滅。

持戒之人，亦復如是，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汰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物。

復次，持戒之人，名稱之香，今世、後世周滿天上及在人中。

復次，持戒之人，人所樂施，不惜財物，不修世利而無所乏；得生天上、十方佛前，入三乘道而得解脫。唯種種邪見持戒，後無所得。

復次，若人雖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亦得生天。

若人持戒清淨，行禪、智慧，欲求度脫老、病、死苦，此願必得。

持戒之人，雖無兵仗，眾惡不加；持戒之財，無能奪者；持戒親親，雖死不離；持戒莊嚴，勝於七寶。以是之故，當護於戒，如護身命，如愛寶物。

破戒之人，受苦萬端，如向貧人破瓶失物，以是之故應持淨戒。

復次，持戒之人，觀破戒人罪，應自勉勵，一心持戒。云何名為破戒人罪？

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

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

破戒之人，如霜蓮花，人不喜見。

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刹。

破戒之人，人不歸向，譬如渴人，不向枯井。

破戒之人，心常疑悔，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至。

破戒之人，如田被雹，不可依仰。

破戒之人，譬如苦苾，雖形似甘種而不可食。

破戒之人，如賊聚落，不可依止。

破戒之人，譬如大病，人不欲近。

破戒之人，不得免苦，譬如惡道難可得過。

破戒之人，不可共止，譬如惡賊難可親近。

破戒之人，譬如大坑，行者避之。  
破戒之人，難可共住，譬如毒蛇。  
破戒之人，不可近觸，譬如大火。  
破戒之人，譬如破船，不可乘渡。  
破戒之人，譬如吐食，不可更噉。  
破戒之人，在好眾中，譬如惡馬在善馬群。  
破戒之人，與善人異，如驢在牛群。  
破戒之人，在精進眾，譬如癡兒在健人中。  
破戒之人，雖似比丘，譬如死屍在眠人中。  
破戒之人，譬如偽珠在真珠中。  
破戒之人，譬如伊蘭在栴檀林。  
破戒之人，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捉籌，名為比丘，實非比丘。  
破戒之人，若著法衣，則是熱銅鐵鑊以纏其身；若持鉢盂，則是盛洋銅器；若所噉食，則是吞燒鐵丸，飲熱洋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是地獄獄鬼守之；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床榻，是為坐熱鐵床上。  
復次，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病人，常畏死至。亦如五逆罪人，心常自念「我為佛賊」，藏覆避隈；如賊畏人，歲月日過，常不安隱。  
破戒之人，雖得供養利樂，是樂不淨；譬如愚人，供養莊嚴死屍，智者聞之，惡不欲見。  
如是種種無量破戒之罪，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持戒。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戒相義第二十二之一

問曰：



已知如是種種功德果報，云何名為「戒相」？

答曰：

惡止不更作，若心生、若口言、若從他受，息身、口惡，是為戒相。

云何名為「惡」？若實是眾生，知是眾生，發心欲殺而奪其命，生身業有作色，是名殺生罪。其餘繫閉、鞭打等，是助殺法。

復次，殺他得殺罪，非自殺身。心知眾生而殺是名殺罪，不如夜中見人謂為杙樹而殺者。故殺生得殺罪，非不故也。快心殺生得殺罪，非狂癡。命根斷，是殺罪，非作瘡。身業是殺罪，非但口教勅。口教是殺罪，非但心生。如是等，名殺罪；不作是罪，名為戒。

若人受戒，心生、口言：「我從今日不復殺生！」若身不動，口不言，而獨心生自誓：「我從今日不復殺生！」是名不殺生戒。

有人言：「是不殺生戒，或善或無記。」

問曰：

如阿毘曇中說「一切戒律儀皆善」，今何以言無記？

答曰：

如《迦梅延子阿毘曇》中言一切善，如餘《阿毘曇》中言不殺戒，或善、或無記。何以故？若不殺戒常善者，持此戒人，應如得道人，常不墮惡道。以是故，或時應無記；無記無果報故，不生天上、人中。

問曰：

不以戒無記故墮地獄，更有惡心生故墮地獄！

答曰：

不殺生，得無量善法，作、無作，福常日夜生故；若作少罪，有限、有量。何以故隨有量而不隨無量？以是故，知不殺戒中，或有無記。

復次，有人不從師受戒，而但心生自誓：「我從今日不復殺生！」如是不殺，或時無記。

問曰：

是不殺戒何界繫？

答曰：

如《迦梅延子阿毘曇》中言：「一切受戒律儀，皆欲界繫。」餘《阿毘曇》中言：「或欲界繫，或不繫。」以實言之，應有三種：「或欲界繫，或色界繫，或無漏。」殺生法雖欲界，不殺戒，應隨殺在欲界；但色界不殺、無漏不殺，遠遮故，是真不殺戒。

復次，有人不受戒，而從生已來，不好殺生，或善或無記，是名無記。

是不殺生法，非心，非心數法，亦非心相應；或共心生，或不共心生。

《迦梅延子阿毘曇》中言：「不殺生是身、口業，或作色、或無作色，或時隨心行、或不隨心行（丹注云：隨心行：定共戒；不隨心意：五戒），非先世業報。二種修應修，二種證應證（丹注云：身證、慧證）。思惟斷，一切欲界最後得；見斷、時斷，凡夫、聖人所得。是色法，或可見、或不可見法，或有對法、或無對法，有報法，有果法，有漏法，有為法，有上法（丹注云：非極故有上），非相應因。如是等分別，是名不殺戒。」

問曰：

八直道中戒，亦不殺生，何以獨言「不殺生戒有報、有漏」？

答曰：

此中但說受戒律儀法，不說無漏戒律儀。

復次，餘《阿毘曇》中言：「不殺法常不逐心行，非身口業，不隨心業行；或有報，或無報；非心相應法，或有漏，或無漏。」是為異法，餘者皆同。

復有言：「諸佛賢聖不戲論諸法(丹注云：種種異說名為『戲』也)，現前眾生各各惜命，是故佛言莫奪他命；奪他命，世世受諸苦痛。」眾生有、無，後當說。

問曰：

人能以力勝人，并國、殺怨，或田獵皮肉，所濟處大；令不殺生，得何等利？

答曰：

得無所畏，安樂無怖。我以無害於彼故，彼亦無害於我，以是故，無怖、無畏。好殺之人，雖復位極人王，亦不自安；如持戒之人，單行獨遊，無所畏難。

復次，好殺之人，有命之屬皆不喜見；若不好殺，一切眾生皆樂依附。

復次，持戒之人，命欲終時其心安樂，無疑、無悔；若生天上、若在人中，常得長壽；是為得道因緣，乃至得佛，住壽無量。

復次，殺生之人，今世、後世受種種身、心苦痛；不殺之人，無此眾難，是為大利。

復次，行者思惟：「我自惜命、愛身，彼亦如是，與我何異？」以是之故，不應殺生。

復次，若人殺生者，為善人所訶、怨家所嫉；負他命故，常有怖畏，為彼所憎；死時心悔，當墮地獄，若畜生中；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復次，假令後世無罪，不為善人所訶、怨家所嫉，尚不應故奪他命。何以故？善相之人所不應行，何況兩世有罪，弊惡果報！

復次，殺為罪中之重。何以故？人有死急，不惜重寶，但以活命為先。譬如賈客入海採寶，垂出大海，其船卒壞，珍寶失盡，而自喜慶，舉手而言：「幾失大寶！」眾人怪言：

「汝失財物，裸形得脫，云何喜言幾失大寶？」答言：「一切寶中，人命第一；人為命故求財，不為財故求命。」以是故，佛說十不善道中，殺罪最在初；五戒中亦最在初。若人種種修諸福德，而無不殺生戒，則無所益。何以故？雖在富貴處生，勢力豪強而無壽命，誰受此樂？以是故，知諸餘罪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世間中惜命為第一。何以知之？一切世人，甘受刑罰刑殘考掠以護壽命。

復次，若有人受戒，心生：「從今日不殺一切眾生。」是於無量眾生中，已以所愛重物施與，所得功德亦復無量。如佛說：「有五大施，何等五？一者、不殺生，是為最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亦復如是。」

復次，行慈三昧，其福無量，水、火不害，刀、兵不傷，一切惡毒所不能中；以五大施故，所得如是。

復次，三世十方中尊，佛為第一。如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眾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眾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

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梨中；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復次，行者心念：「一切有命，乃至昆虫，皆自惜身；云何以衣服、飲食自為身故而殺眾生？」

復次，行者當學大人法，一切大人中，佛為最大。何以故？一切智慧成就，十力具足，能度眾生，常行慈愍，持不殺戒，自致得佛，亦教弟子行此慈愍。行者欲學大人行故，亦當不殺。

問曰：

不侵我者，殺心可息；若為侵害、強奪、逼迫，是當云何？

答曰：

應當量其輕重。若人殺已，先自思惟：「全戒利重？全身為重？破戒為失？喪身為失？」如是思惟已，知持戒為重，全身為輕。若苟免全身，身何所得？是身名為老、病、死藪，必當壞敗！若為持戒失身，其利甚重。

又復思惟：「我前後失身，世世無數，或作惡賊、禽獸之身，但為財利諸不善事；今乃得為持淨戒故，不惜此身，捨命持戒，勝於毀禁全身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如是定心，應當捨身以護淨戒。」

如一須陀洹人，生屠殺家；年向成人，應當修其家業而不肯殺生。父母與刀并一口羊，閉著屋中而語之言：「若不殺羊，不令汝出、得見日月、生活飲食！」兒自思惟言：「我若殺此一羊，便當終為此業，豈以身故為此大罪？」便以刀自殺。父母開戶，見羊在一面立，兒已命絕。當自殺時，即生天上。

若如此者，是為不惜壽命，全護淨戒。

如是等義，是名不殺生戒。

不與取者，知他物，生盜心，取物去離本處，物屬我，是名盜。若不作，是名不盜。

其餘方便計按，乃至手捉未離地者，名助盜法。

財物有二種：有屬他，有不屬他。取屬他物，是為盜罪。屬他物亦有二種：一者、聚落中，二者、空地。此二處物，盜心取，得盜罪。若物在空地，當檢按知是物近誰國？是物應當有屬，不應取。

如毘尼中說種種不盜，是名不盜相。

問曰：

不盜有何等利？

答曰：

人命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

若奪財物，是為奪外命。何以故？命依飲食、衣被等故活，若劫若奪，是名奪外命。如偈說：

「一切諸眾生，    衣食以自活；  
    若奪若劫取，    是名劫奪命。」

以是事故，有智之人不應劫奪。

復次，當自思惟：「劫奪得物，以自供養，雖身充足，會亦當死；死入地獄，家室親屬，雖共受樂，獨自受罪，亦不能救。」已得此觀，應當不盜。

復次，是不與取有二種：一者、偷，二者、劫。此二共名不與取。於不與取中，盜為最重。何以故？一切人以財自活，而或穿踰盜取，是最不淨。何以故？無力勝人，畏死盜取故。

劫奪之中，盜為罪重，如偈說：

「飢餓身羸瘦，    受罪大苦劇；

他物不可觸，        譬如大火聚。  
若盜取他物，        其主泣懊惱，  
假使天王等，        猶亦以為苦。」

殺生人罪雖重，然於所殺者是賊，偷盜人於一切有物人中賊。若犯餘戒，於異國中有不以為罪者；若偷盜人，一切諸國無不治罪。

問曰：

劫奪之人，今世有人讚美其健，於此劫奪，何以不作？

答曰：

不與而盜，是不善相；劫盜之中，雖有差降，俱為不善。譬如美食雜毒，惡食雜毒，美惡雖殊，雜毒不異。亦如明闇蹈火，晝夜雖異，燒足一也。今世愚人，不識罪、福二世果報，無仁慈心，見人能以力相侵，強奪他財，讚以為強。諸佛賢聖，慈愍一切，了達三世殃禍不朽，所不稱譽。以是故，知劫盜之罪，俱為不善，善人行者之所不為。

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重疑（丹注云：重罪人疑）；三者、非行時，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五家所共：若王、若賊、若火、若水、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失。」

邪婬者，若女人為父母、兄弟、姊妹、夫主、兒子、世間法、王法守護，若犯者，是名邪婬。若有雖不守護，以法為守；云何法守？一切出家女人，在家受一日戒，是名法守。若以力，若以財，若誑誘；若自有妻受戒、有娠、乳兒、非道，如是犯者，名為邪婬。如是種種乃至以華鬘與婬女為要，如是犯者，名為邪婬。如是種種不作，名為不邪婬。

問曰：

人守人瞋，法守破法，應名邪婬；人自有妻，何以為邪？

答曰：

既聽受一日戒，墮於法中；本雖是婦，今不自在；過受戒時，則非法守。有娠婦人，以其身重，厭本所習，又為傷娠。乳兒時婬其母，乳則竭；又以心著婬欲，不復護兒。非道之處，則非女根，女心不樂，強以非理，故名邪婬。是事不作，名為不邪婬。

問曰：

若夫主不知、不見、不惱，他有何罪？

答曰：

以其邪故；既名為邪，是為不正，是故有罪。

復次，此有種種罪過，夫妻之情，異身同體，奪他所愛，破其本心，是名為賊。復有重罪，惡名醜聲，為人所憎；少樂多畏，或畏刑戮，又畏夫主傍人所知；多懷妄語，聖人所呵，罪中之罪（丹注云：婬罪，邪婬破戒故，名罪中之罪）。

復次，婬嫉之人，當自思惟：「我婦他妻，同為女人，骨肉情態，彼此無異，而我何為橫生惑心，隨逐邪意？邪婬之人，破失今世、後世之樂（好名善譽、身心安樂，今世得也；生天、得道、涅槃之利，後世得也）。」

復次，迴己易處，以自制心：「若彼侵我妻，我則忿恚；我若侵彼，彼亦何異？」恕己自制，故應不作。

復次，如佛所說：「邪婬之人，後墮劍樹地獄，眾苦備受；得出為人，家道不穆，常值婬婦、邪僻殘賊。邪婬為患，譬如蝮蛇，亦如大火，不急避之，禍害將及！」如佛所說：「邪婬有十罪：一者、常為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穆，常共鬭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



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憙；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女人，多人共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

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淫。

妄語者，不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異語，生口業，是名妄語。妄語之罪，從言聲相解生；若不相解，雖不實語，無妄語罪。是妄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是名妄語。若不作，是名不妄語。

問曰：

妄語有何等罪？

答曰：

妄語之人，先自誑身，然後誑人；以實為虛，以虛為實，虛實顛倒，不受善法。譬如覆瓶，水不得入。妄語之人，心無慚愧，閉塞天道、涅槃之門。觀知此罪，是故不作。

復次，觀知實語，其利甚廣，實語之利，自從已出，甚為易得，是為一切出家人力。如是功德，居家、出家人，共有此利，善人之相。

復次，實語之人，其心端直；其心端直，易得免苦。譬如稠林曳木，直者易出。

問曰：

若妄語有如是罪，人何以故妄語？

答曰：

有人愚癡少智，遭事苦厄，妄語求脫；不知事發今世得罪，不知後世有大罪報。

復有人雖知妄語罪，慳貪、瞋恚、愚癡多故，而作妄語。

復有人雖不貪恚，而妄證人罪，心謂實爾，死墮地獄。

如提婆達多弟子俱伽離，常求舍利弗、目犍連過失。是時，二人夏安居竟，遊行諸國，值天大雨，到陶作家，宿盛陶器舍。此舍中先有一女人在闇中宿，二人不知。此女人其夜夢失不淨，晨朝趣水澡洗。是時，俱伽離偶行見之。俱伽離能相，知人交會情狀，而不知夢與不夢。

是時，俱伽離顧語弟子：「此女人昨夜與人情通。」即問女人：「汝在何處臥？」

答言：「我在陶師屋中寄宿。」

又問：「共誰？」

答言：「二比丘。」

是時，二人從屋中出，俱伽離見已，又以相驗之，意謂二人必為不淨。先懷嫉妬，既見此事，遍諸城邑聚落告之；次到祇洹唱此惡聲。於是中間，梵天王來欲見佛。佛入靜室，寂然三昧；諸比丘眾，亦各閉房三昧，皆不可覺。

即自思惟：「我故來見佛，佛入三昧，且欲還去。」

即復念言：「佛從定起，亦將不久，於是小住。」到俱伽離房前，扣其戶而言：「俱伽離！俱伽離！舍利弗、目犍連心淨柔軟，汝莫謗之而長夜受苦！」

俱伽離問言：「汝是何人？」

答言：「我是梵天王。」

問言：「佛說汝得阿那含道，汝何以故來？」

梵王心念而說偈言：

「無量法欲量，        不應以相取；

        無量法欲量，        是野人覆沒！」

說此偈已，到佛所，具說其事。

佛言：「善哉！善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復說此偈：

「無量法欲量，不應以相取；  
無量法欲量，是野人覆沒！」

梵天王聽佛說已，忽然不現，即還天上。爾時，俱伽離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告俱伽離：「舍利弗、目犍連心淨柔軟，汝莫謗之而長夜受苦！」

俱伽離白佛言：「我於佛語不敢不信，但自目見了了，定知二人實行不淨。」佛如是三呵，俱伽離亦三不受，即從坐起而去。還其房中，舉身生瘡，始如芥子，漸大如豆、如棗、如棕，轉大如菰，翕然爛壞，如火燒，叫喚嗥哭，其夜即死，入大蓮華地獄。

有一梵天夜來白佛：「俱伽離已死。」

復有一梵天言：「墮大蓮華地獄。」

其夜過已，佛命僧集而告之言：「汝等欲知俱伽離所墮地獄壽命長短不？」

諸比丘言：「願樂欲聞！」

佛言：「有六十斛胡麻，有人過百歲取一胡麻，如是至盡，阿浮陀地獄中壽故未盡。二十阿浮陀地獄中壽，為一尼羅浮陀地獄中壽；如二十尼羅浮陀地獄中壽，為一阿羅邏地獄中壽；二十阿羅邏地獄中壽，為一阿婆婆地獄中壽；二十阿婆婆地獄中壽，為一休休地獄中壽；二十休休地獄中壽，為一漚波羅地獄中壽；二十漚波羅地獄中壽，為一分陀梨迦地獄中壽；二十分陀梨迦地獄中壽，為一摩呵波頭摩地獄中壽。俱伽離墮是摩呵波頭摩地獄中，出其大舌，以百釘釘之，五百具犁耕之。」

爾時，世尊說此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呵而讚，    應讚而呵；  
口集諸惡，    終不見樂！  
心、口業生惡，    墮尼羅浮獄；  
具滿百千世，    受諸毒苦痛。  
若生阿浮陀，    具滿三十六；  
別更有五世，    皆受諸苦毒。  
心依邪見，    破賢聖語；    如竹生實，  
自毀其形。」

如是等心生疑謗，遂至決定，亦是妄語。妄語人，乃至佛語而不信受，受罪如是！

以是故，不應妄語。

復次，如佛子羅睺羅，其年幼稚，未知慎口。人來問之：「世尊在不？」詭言：「不在。」若不在時，人問羅睺羅：「世尊在不？」詭言：「佛在。」有人語佛；佛語羅睺羅：「澡槃取水，與吾洗足！」洗足已，語羅睺羅：「覆此澡槃！」如勅即覆。佛言：「以水注之！」注已，問言：「水入中不？」答言：「不入！」佛告羅睺羅：「無慚愧人，妄語覆心，道法不入，亦復如是！」

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語議，常不參豫；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

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妄語，名口善律儀。

不飲酒者，酒有三種：一者、穀酒，二者、果酒，三者、藥草酒。果酒者，蒲桃、阿梨咤樹果，如是等種種，名為果酒。藥草酒者，種種藥草，合和米麴、甘蔗汁中，能變成酒；同蹄畜乳酒，一切乳熱者，可中作酒。略說若乾、若濕，若清、若濁，如是等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為酒。一切不應飲，是名不飲酒。

問曰：

酒能破冷益身，令心歡喜，何以不飲？

答曰：

益身甚少，所損甚多，是故不應飲。譬如美飲，其中雜毒，是何等毒？

如佛語難提迦優婆塞：「酒有三十五失。何等三十五？一者、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人飲酒醉，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者、眾病之門；三者、鬪爭之本；四者、裸露無恥；五者、醜名惡聲，人所不敬；六者、覆沒智慧；七者、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八者、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者、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者、醉為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已慚愧、憂愁；十一者、身力轉少；十二者、身色壞；十三者、不知敬父；十四者、不知敬母；十五者、不敬沙門；十六者、不敬婆羅門；十七者、不敬伯、叔及尊長，何以故？醉悶怳惚無所別故；十八者、不尊敬佛；十九者、不敬法；二十者、不敬僧；二十一者、朋黨惡人；二十二者、踈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者、無慚、無愧；二十五者、不守六情；二十六者、縱色放逸；二十七者、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者、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者、行不善法；三十者、棄捨善法；三十一者、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

者、遠離涅槃；三十三者、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者、身壞命終，墮惡道泥梨中；三十五者、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騃。」如是等種種過失，是故不飲。

如偈說：

「酒失覺知相，	身色濁而惡，
智心動而亂，	慚愧已被劫。
失念增瞋心，	失歡毀宗族；
如是雖名飲，	實為飲死毒。
不應瞋而瞋，	不應笑而笑，
不應哭而哭，	不應打而打，
不應語而語，	與狂人無異；
奪諸善功德，	知愧者不飲。」

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語不作是口善律儀；名為優婆塞五戒律儀。

問曰：

若八種律儀及淨命，是名為戒；何以故優婆塞於口律儀中無三律儀及淨命？

答曰：

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

復次，四種口業中，妄語最重。

復次，妄語心生故作；餘者或故作，或不故作。

復次，但說妄語，已攝三事。

復次，諸善法中，實為最大；若說實語，四種正語皆已攝得。

復次，白衣處世，當官理務，家業作使，是故難持不惡口法。

妄語故作，事重故不應作。

是五戒有五種受，名五種優婆塞：一者、一分行優婆塞，二者、少分行優婆塞，三者、多分行優婆塞，四者、滿行優婆塞，五者，斷婬優婆塞。

一分行者，於五戒中受一戒，不能受持四戒；少分行者，若受二戒、若受三戒；多分行者，受四戒；滿行者，盡持五戒；斷婬者，受五戒已，師前更作自誓言：我於自婦不復行婬。

是名五戒。如佛偈說：

「不殺亦不盜，	亦不有邪婬，
實語不飲酒，	正命以淨心。
若能行此者，	二世憂畏除，
戒福恒隨身，	常與天人俱。
世間六時華，	榮曜色相發，
以此一歲華，	天上一日具。
天樹自然生，	花鬘及瓔珞，
丹葩如燈照，	眾色相間錯。
天衣無央數，	其色若干種，
鮮白映天日，	輕密無間壟；
金色映繡文，	斐亶如雲氣，
如是上妙服，	悉從天樹出。
明珠天耳璫，	寶渠曜手足，
隨心所好愛，	亦從天樹出。
金華琉璃莖，	金剛為華鬚，
柔軟香芬熏，	悉從寶池出。
琴瑟箏箜篌，	七寶為校飾，
器妙故音清，	皆亦從樹出。

波隸質妬樹，	天上樹中王，
在彼歡喜園，	一切無有比。
持戒為耕田，	天樹從中出，
天廚甘露味，	飲食除飢渴。
天女無監礙，	亦無妊身難，
嬉怡縱逸樂，	食無便利患。
持戒常攝心，	得生自恣地，
無事亦無難，	常得肆樂志。
諸天得自在，	憂苦不復生，
所欲應念至，	身光照幽冥。
如是種種樂，	皆由施與戒，
若欲得此報，	當勤自勉勵！」

問曰：

今說尸羅波羅蜜，當以成佛，何以故乃讚天福？

答曰：

佛言三事必得報果不虛：布施得大富，持戒生好處，修定得解脫。若單行尸羅，得生好處；若修定、智慧、慈悲和合，得三乘道。今但讚持戒現世功德，名聞、安樂後世得報，如偈所讚。譬如小兒，蜜塗苦藥，然後能服；今先讚戒福，然後人能持戒。能持戒已，立大誓願，得至佛道——是為尸羅生尸羅波羅蜜。

又以一切人皆著樂，世間之樂天上為最。若聞天上種種快樂，便能受行尸羅；後聞天上無常，厭患心生，能求解脫；更聞佛無量功德，若慈悲心生，依尸羅波羅蜜得至佛道。

以是故，雖說尸羅報無咎。

問曰：

白衣居家，唯此五戒，更有餘法耶？



答曰：

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受持此戒，其福甚多。

問曰：

云何受一日戒？

答曰：

受一日戒法，長跪合掌，應如是言：「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二、如是三歸依。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二、如是三歸依竟。

「我某甲若身業不善，若口業不善，若意業不善，貪欲、瞋恚、愚癡故。若今世，若過世，有如是罪，今日誠心懺悔。身清淨，口清淨，心清淨，受行八戒，是則布薩，秦言共住。

「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盜，我某甲一日一夜不盜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婬，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婬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妄語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床上，我某甲一日一夜不坐高大床上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著花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著花瓔珞、不香塗身、不著香熏衣亦如是；如諸佛盡壽不自歌舞作樂、亦不往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舞作樂、不往觀聽亦如是。已受八戒，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

「我某甲受行八戒，隨學諸佛法，名為布薩。願持是布薩福報，願生生不墮三惡八難。我亦不求轉輪聖王、梵、釋天王世界之樂；願諸煩惱盡，逮得薩婆若，成就佛道。」

問曰：

云何受五戒？

答曰：

受五戒法，長跪合掌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二、如是三。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二、如是三。

「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證知我、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

戒師應言：「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為優婆塞說五戒如是，是汝盡壽持！

「何等五？

「盡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諾。

「盡壽不盜，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不應盜；是事若能，當言諾。

「盡壽不邪淫，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不應邪淫；是事若能，當言諾。

「盡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諾。

「盡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諾。

「是優婆塞五戒，盡壽受持。當供養三寶：佛寶、法寶、比丘僧寶，勤修福業，以求佛道！」

問曰：

何以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

答曰：

是日惡鬼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是故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作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為齋。

後佛出世，教語之言：「汝當一日一夜，如諸佛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

如《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眾生，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少者，便上忉利，以啟帝釋；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言：「阿修羅種多，諸天種少。」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歡喜，說言：「增益天眾，減損阿修羅。」是時，釋提婆那民見諸天歡喜。說此偈言：

「六日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不應說如是偈。所以者何？釋提桓因三衰、三毒未除，云何妄言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若受持此戒，必應如佛，是則實說。」諸大尊天歡喜因緣故，得福增多。

復次，此六齋日，惡鬼害人，惱亂一切，若所在丘聚，郡縣、國邑，有持齋受戒行善人者，以此因緣，惡鬼遠去，住處安隱。

以是故，六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

問曰：

何以故諸惡鬼神輩，以此六日惱害於人？

答曰：

《天地本起經》說：劫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諸鬼神父，修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割肉、出血以著火中。以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

問曰：

諸鬼神父，何以於此六日割身肉、血以著火中？

答曰：

諸神中摩醯首羅神最大第一，諸神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有二日分：月一日、十六日，月二日、十七日。其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為諸神主，又得日多故，數其四日為齋；二日是一切諸神日，亦數以為齋。是故諸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力勢。

復次，諸鬼神父，於此六日割肉、出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其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仙人供養法，以燒香、甘果諸清淨事；汝云何以肉、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為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一切鬼神，皆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於此六日，割身肉、血以著火中而得勢力。

如佛法中，日無好、惡，隨世惡日因緣故，教持齋受八戒。

問曰：

五戒、一日戒，何者為勝？

答曰：

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

復次，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譬如軟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智勇不足，卒無功名；若如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勳，功蓋天下。

是二種戒，名居家優婆塞法。

居家持戒，凡有四種：有下、中、上，有上上。

下人持戒，為今世樂故；或為怖畏，稱譽、名聞故；或為家法，曲隨他意故；或避苦役，求離危難故——如是種種，是下人持戒。

中人持戒，為人中富貴，歡娛適意；或期後世福樂，剋己自勉，為苦日少，所得甚多——如是思惟，堅固持戒。譬如商人，遠出深入，得利必多；持戒之福，令人受後世福樂，亦復如是。

上人持戒，為涅槃故，知諸法一切無常故，欲求離苦、常樂無為故。

復次，持戒之人，其心不悔，心不悔故得喜樂，得喜樂故得一心，得一心故得實智，得實智故得厭心，得厭心故得離欲，得離欲故得解脫，得解脫故得涅槃——如是持戒為諸善法根本。

復次，持戒為八正道初門，入道初門，必至涅槃。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讚尸羅波羅蜜義第二十三

問曰：

如八正道，正語、正業在中，正見、正行在初，今何以言「戒為八正道初門」？

答曰：

以數言之，大者為始；正見最大，是故在初。

復次，行道故，以見為先；諸法次第，故戒在前。譬如作屋，棟梁雖大，以地為先。

上上人持戒，憐愍眾生，為佛道故；以知諸法，求實相故，不畏惡道，不求樂故——如是種種，是上上人持戒。

是四總名優婆塞戒。

出家戒亦有四種：一者、沙彌、沙彌尼戒，二者、式叉摩那戒，三者、比丘尼戒，四者、比丘僧戒。

問曰：

若居家戒得生天上，得菩薩道，亦得至涅槃，復何用出家戒？

答曰：

雖俱得度，然有難易。居家生業種種事務，若欲專心道法，家業則廢；若欲專修家業，道事則廢；不取不捨，乃應行法，是名為難。若出家離俗，絕諸紛亂，一向專心，行道為易。

復次，居家憤鬧，多事多務，結使之根，眾惡之府，是為甚難。若出家者，譬如有人，出在空野無人之處而一其心，無思、無慮，內想既除，外事亦去。如偈說：

「閑坐林樹間，	寂然滅眾惡；
恬澹得一心，	斯樂非天樂。
人求富貴利，	名衣好床褥；
斯樂非安隱，	求利無厭足。
納衣行乞食，	動止心常一；
自以智慧眼，	觀知諸法實。
種種法門中，	皆以等觀入；
解慧心寂然，	三界無能及！」

以是故，知出家修戒，行道為易。

復次，出家修戒，得無量善律儀，一切具足滿。以是故，白衣等應當出家受具足戒。

復次，佛法中，出家法第一難修。如閻浮呾提梵志問舍利弗：「於佛法中何者最難？」舍利弗答曰：「出家為難！」

又問：「出家有何等難？」答曰：「出家樂法為難。」「既得樂法，復何者為難？」「修諸善法難。」以是故，應出家。

復次，若人出家時，魔王驚愁言：「此人諸結使欲薄，必得涅槃，墮僧寶數中。」

復次，佛法中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

如《優鉢羅華比丘尼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阿羅漢。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壯，容色盛美，持戒為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但出家，破戒便破。』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命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舊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為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政，心生憍慢而破禁戒；破戒罪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六神通阿羅漢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戒因緣故得阿羅漢道；若但作惡，無戒因緣，不得道也。我乃昔時世世墮地獄，地獄出為惡人，惡人死還入地獄，都無所得。今以此證知出家受戒，雖復破戒，以是因緣，可得道果。』」

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勅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怪己身忽為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此婆羅門無量劫中初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心，以是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

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

是出家律儀有四種：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比丘尼、比丘。

云何沙彌、沙彌尼出家受戒法？白衣來欲求出家，應求二師：一和上，一阿闍梨。和上如父，阿闍梨如母；以棄本生父母，當求出家父母。著袈裟，剃除鬚髮，應兩手捉和上兩足。何以捉足？天竺法以捉足為第一恭敬供養。阿闍梨應教十戒，如受戒法。

沙彌尼亦如是，唯以比丘尼為和上。

式叉摩那受六法二歲。

問曰：

沙彌十戒，便受具足戒；比丘尼法中，何以有式叉摩那，然後得受具足戒？

答曰：

佛在世時，有一長者婦，不覺懷妊，出家受具足戒；其後身大轉現，諸長者譏嫌比丘。因此制有二歲學戒，受六法，然後受具足戒。

問曰：

若為譏嫌，式叉摩那豈不致譏？

答曰：

式叉摩那未受具足戒，譬如小兒、亦如給使，雖有罪穢，人不譏嫌。

是名式叉摩那受六法。

是式叉摩那有二種：一者、十八歲童女受六法；二者、夫家十歲得受六法。

若欲受具足戒，應二部僧中，用五衣、鉢盂，比丘尼為和上及教師，比丘為戒師，餘如受戒法。



略說則五百戒，廣說則八萬戒。第三羯磨訖，即得無量律儀，成就比丘尼。

比丘則有三衣、鉢盂，三師十僧，如受戒法。略說二百五十，廣說則八萬。第三羯磨訖，即得無量律儀法。

是總名為戒，是為尸羅。

### 大智度論卷第十三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之餘

## (卷第十四)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問曰：

已知尸羅相，云何為尸羅波羅蜜？

答曰：

有人言：菩薩持戒，寧自失身，不毀小戒，是為尸羅波羅蜜。

如上《蘇陀蘇摩王經》中說，不惜身命以全禁戒。如菩薩本身，曾作大力毒龍。若眾生在後，身力弱者，眼視便死；身力強者，氣往而死。是龍受一日戒，出家求靜，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憊而睡。龍法，睡時形狀如蛇，身有文章，七寶雜色。

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按其頭，以刀剝其皮。

龍自念言：「我力如意，傾覆此國，其如反掌；此人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於是自忍，眠目不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

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成佛時，當以法施，以益其心。」如是誓已，身乾命絕，即生第二忉利天上。

爾時毒龍，釋迦文佛是；是時獵者，提婆達等六師是也；諸小蟲輩，釋迦文佛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得道者是。

菩薩護戒，不惜身命，決定不悔，其事如是，是名尸羅波羅蜜。

復次，菩薩持戒，為佛道故，作大要誓，必度眾生！不求今世、後世之樂，不為名聞虛譽法故，亦不自為早求涅槃，但為眾生沒在長流，恩愛所欺，愚惑所誤，我當度之令到彼岸。一心持戒，為生善處，生善處故見善人，見善人故生智慧，生智慧故得行六波羅蜜，得行六波羅蜜故得佛道。如是持戒名為尸羅波羅蜜。

復次，菩薩持戒，心樂善清淨，不為畏惡道，亦不為生天，但求善淨；以戒熏心，令心樂善，是為尸羅波羅蜜。

復次，菩薩以大悲心持戒，得至佛道，是名尸羅波羅蜜。

復次，菩薩持戒，能生六波羅蜜，是則名為尸羅波羅蜜。

云何持戒能生戒？因五戒得沙彌戒，因沙彌戒得律儀戒，因律儀戒得禪定戒，因禪定戒得無漏戒，是為戒生戒。

云何持戒能生於檀？

檀有三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三者、無畏施。持戒自檢，不侵一切眾生財物，是名財施。眾生見者，慕其所行，又為說法，令其開悟。又自思惟：我當堅持淨戒，與一切眾生作供養福田，令諸眾生得無量福。如是種種，名為法施。一切眾生皆畏於死，持戒不害，是則無畏施。

復次，菩薩自念：「我當持戒，以此戒報，為諸眾生作轉輪聖王、或作閻浮提王、若作天王，令諸眾生滿足於財，無所乏短；然後坐佛樹下，降伏魔王，破諸魔軍，成無上道，為諸眾生說清淨法，令無量眾生度老、病、死海。」

是為持戒因緣生檀波羅蜜。

云何持戒生忍辱？

持戒之人心自念言：「我今持戒為持心故。若持戒無忍，當墮地獄；雖不破戒，以無忍故，不免惡道；何可縱忿不自制心？但以心故入三惡趣。是故應當好自勉強，懃修忍辱。」

復次，行者欲令戒德堅強，當修忍辱。所以者何？忍為大力，能牢固戒，令不動搖。復自思惟：「我今出家，形與俗別，豈可縱心如世人法？宜自勉勵，以忍調心。以身、口忍，心亦得忍；若心不忍，身、口亦爾。」是故行者當令身、口、心忍，絕諸忿恨。

復次，是戒略說則有八萬，廣說則無量，我當云何能具持此無量戒法？唯當忍辱，眾戒自得。譬如有人得罪於王，王以罪人載之刀車，六邊利刃，間不容間，奔逸馳走，行不擇路；若能持身，不為刀傷，是則殺而不死。持戒之人，亦復如是，戒為利刀，忍為持身，若忍心不固，戒亦傷人。又復譬如老人夜行，無杖則蹶；忍為戒杖，扶人至道，福樂因緣，不能動搖。

如是種種，名為持戒生羼提波羅蜜。

云何持戒而生精進？

持戒之人除去放逸，自力懃修，習無上法，捨世間樂，入於善道，志求涅槃，以度一切，大心不懈，以求佛為本，是為持戒能生精進。

復次，持戒之人，疲厭世苦老、病、死患，心生精進，必求自脫，亦以度人。譬如野干在林樹間，依隨師子及諸虎豹，求其殘肉以自存活。有時空乏，夜半踰城，深入人舍，求肉不得，屏處睡息，不覺夜竟；惶怖無計，走則慮不自免，住則懼畏死痛；便自定心，詐死在地。眾人來見，有一人言：

「我須野干耳。」即便截取。野干自念：「截耳雖痛，但令

身在。」次有一人言：「我須野干尾。」便復截去。野干復念：「截尾雖痛猶是小事。」次有一人言：「我須野干牙。」野干心念：「取者轉多，儻取我頭，則無活路。」即從地起奮其智力，絕踊間關，徑得自濟。行者之心，求脫苦難，亦復如是：若老至時，猶故自寬，不能慙慙決斷精進；病亦如是，以有差期，未能決計；死欲至時，自知無冀，便能自勉，果敢慙慙，大修精進，從死地中畢至涅槃。

復次，持戒之法，譬如人射，先得平地，地平然後心安，心安然後挽滿，挽滿然後陷深。戒為平地，定意為弓，挽滿為精進，箭為智慧，賊是無明。若能如是展力精進，必至大道，以度眾生。

復次，持戒之人，能以精進自制五情，不受五欲；若心已去，能攝令還；是為持戒能護諸根。護諸根則生禪定，生禪定則生智慧，生智慧得至佛道。是為持戒生毘梨耶波羅蜜。

云何持戒生禪？

人有三業作諸善，若身、口業善，意業自然入善；譬如曲草生於麻中，不扶自直。持戒之力，能羸諸結使。云何能羸？若不持戒，瞋恚事來，殺心即生；若欲事至，婬心即成。若持戒者，雖有微瞋，不生殺心；雖有婬念，婬事不成，是為持戒能令諸結使羸。諸結使羸，禪定易得。譬如老病失力，死事易得；結使羸故，禪定易得。

復次，人心未息，常求逸樂；行者持戒，棄捨世福，心不放逸，是故易得禪定。

復次，持戒之人，得生人中，次生六欲天上，次至色界，若破色相生無色界；持戒清淨，斷諸結使，得阿羅漢道；大心持戒，愍念眾生，是為菩薩。

復次，戒為撿覈，禪為攝細。

復次，戒攝身、口，禪止亂心；如人上屋，非梯不昇，不得戒梯，禪亦不立。

復次，破戒之人，結使風強，散亂其心；其心散亂，則禪不可得。持戒之人，煩惱風軟，心不大散，禪定易得。

如是等種種因緣，是為持戒生禪波羅蜜。

云何持戒能生智慧？

持戒之人，觀此戒相從何而有，知從眾罪而生；若無眾罪，則亦無戒。戒相如是，從因緣有，何故生著？譬如蓮華出自污泥，色雖鮮好，出處不淨；以是悟心，不令生著，是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持戒之人，心自思惟：若我以持戒貴而可取，破戒賤而可捨者，若有此心不應般若。以智慧籌量，心不著戒，無取、無捨，是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復次，不持戒人，雖有利智，以營世務，種種欲求生業之事，慧根漸鈍；譬如利刀以割泥土，遂成鈍器。若出家持戒，不營世業，常觀諸法實相無相；先雖鈍根，以漸轉利。

如是等種種因緣，名為持戒生般若波羅蜜。

如是名為尸羅波羅蜜生六波羅蜜。

復次，菩薩持戒不以畏故，亦非愚癡，非疑、非惑，亦不自為涅槃故持戒；但為一切眾生故，為得佛道故，為得一切佛法故。如是相名為尸羅波羅蜜。

復次，若菩薩於罪、不罪不可得故，是時，名為尸羅波羅蜜。

問曰：

若捨惡行善，是為持戒，云何言「罪、不罪不可得」？

答曰：

非謂邪見、麤心言「不可得」也；若深入諸法相，行空三昧，慧眼觀故，罪不可得；罪無故，不罪亦不可得。

復次，眾生不可得故，殺罪亦不可得；罪不可得故，戒亦不可得。何以故？以有殺罪故，則有戒；若無殺罪，則亦無戒。

問曰：

今眾生現有，云何言「眾生不可得」？

答曰：

肉眼所見，是為非見；若以慧眼觀，則不得眾生。如上檀中說無施者、無受者、無財物，此亦如是。

復次，若有眾生，是五眾耶？離五眾耶？

若是五眾，五眾有五，眾生為一；如是者，五可為一，一可為五。譬如市易物直五匹，以一匹取之，則不可得。何以故？一不得作五故。以是故，知五眾不得作一眾生。

復次，五眾生滅無常相；眾生法，從先世來、至後世，受罪、福於三界。若五眾是眾生，譬如草木自生自滅，如是則無罪縛，亦無解脫。以是故，知非五眾是眾生。

若離五眾有眾生，如先說神常遍中已破。

復次，離五眾則我見心不生，若離五眾有眾生，是為墮常；若墮常者，是則無生、無死。何以故？生名先無今有，死名已生便滅。若眾生常者，應遍滿五道中，先已常有，云何今復來生？若不有生，則無有死。

問曰：

定有眾生，何以故言無？五眾因緣，有眾生法；譬如五指因緣，拳法生。

答曰：

此言非也！若五眾因緣有眾生法者，除五眾，則別有眾生法，然不可得；眼自見色，耳自聞聲，鼻嗅香，舌知味，身知觸，意知法，空無我法；離此六事，更無眾生。諸外道輩倒見故，言眼能見色，是為眾生；乃至意能知法，是為眾生；又能憶念，能受苦樂，是為眾生；但作是見，不知眾生實。譬如一長老大德比丘，人謂是阿羅漢，多致供養。其後病死，諸弟子懼失供養故，夜盜出之；於其臥處安施被枕，令如師在，其狀如臥。人來問疾：「師在何許？」諸弟子言：「汝不見床上被枕耶？」愚者不審察之，謂師病臥，大送供養而去，如是非一。復有智人來而問之，諸弟子亦如是答。智人言：「我不問被枕、床褥，我自求人。」發被求之，竟無人可得。除六事相，更無我人；知者、見者，亦復如是。

復次，若眾生於五眾因緣有者，五眾無常，眾生亦應無常。何以故？因果相似故；若眾生無常，則不至後世。

復次，若如汝言「眾生從本已來常有」，若爾者，眾生應生五眾，五眾不應生眾生；今五眾因緣生眾生名字，無智之人逐名求實。以是故，眾生實無；若無眾生，亦無殺罪；無殺罪故，亦無持戒。

復次，是五眾深入觀之，分別知空，如夢所見，如鏡中像；若殺夢中所見及鏡中像，無有殺罪。殺五陰空相眾生，亦復如是。

復次，若人不樂罪、貪著無罪，是人見破戒罪人則輕慢，見持戒善人則愛敬；如是持戒，則是起罪因緣。

以是故言「於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羼提波羅蜜義第二十四

【經】

「心不動故，應具足羼提波羅蜜。」

【論】

問曰：

云何名羼提？

答曰：

羼提，秦言「忍辱」。

忍辱有二種：生忍、法忍。菩薩行生忍，得無量福德；行法忍，得無量智慧。福德、智慧二事具足故，得如所願；譬如人有目、有足，隨意能到。菩薩若遇惡口罵詈，若刀杖所加，思惟知罪、福業因緣諸法，內、外畢竟空，無我、無我所，以三法印印諸法故，力雖能報，不生惡心，不起惡口業；爾時，心數法生，名為忍。得是忍法故，忍智牢固；譬如畫彩，得膠則堅著。

有人言：「善心有二種：有麤，有細；麤名忍辱，細名禪定。未得禪定心樂，能遮眾惡，是名忍辱；心得禪定樂，不為眾惡，是名禪定。」

是忍，是心數法，與心相應，隨心行。非業，非業報，隨業行。

有人言：「二界繫。」

有人言：「但欲界繫，或不繫。色界無外惡可忍故。」

亦有漏、亦無漏，凡夫、聖人俱得故。

障「己心、他心不善法」，故名為善。

善故，或思惟斷，或不斷。

如是等種種，阿毘曇廣分別。

問曰：

云何名生忍？

答曰：

有二種眾生來向菩薩：一者、恭敬供養，二者、瞋罵打害。爾時，菩薩其心能忍，不愛敬養眾生，不瞋加惡眾生。是名生忍。

問曰：

云何恭敬、供養名之為忍？

答曰：

有二種結使：一者、屬愛結使，二者、屬恚結使。恭敬、供養雖不生恚，令心愛著，是名軟賊。是故於此應當自忍，不著不愛。

云何能忍？

觀其無常，是結使生處。如佛所說：「利養瘡深，譬如斷皮至肉，斷肉至骨，斷骨至髓。人著利養，則破持戒皮，斷禪定肉，破智慧骨，失微妙善心髓。」

如佛初遊迦毘羅婆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悉是梵志之身。供養火故，形容憔悴；絕食苦行故，膚體瘦黑。淨飯王心念言：「我子侍從，雖復心淨清潔，竝無容貌，我當擇取累重多子孫者，家出一人，為佛弟子。」如是思惟已，勅下國中：簡擇諸釋貴戚子弟，應書之身，皆令出家。是時，斛飯王子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

其後為供養利故，來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犍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不得所求，涕泣不

樂；到阿難所，求學神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敬其兄故，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入山不久，便得五神通。

得五神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到鬱單羅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世。或時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坐其膝上，王子抱之，嗚啞與唾；時時自說己名，令太子知之，種種變態以動其心。

王子意惑，於奈園中大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雜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為送五百釜羹飯。

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眾甚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滅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眾圍繞，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

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遙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

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

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愧悔。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王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為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

以是故言利養瘡深，破皮至髓，應當除却愛供養人心。是為菩薩忍，心不愛著供養、恭敬人。

復次，供養有三種：一者、先世因緣福德故；二者、今世功德，修戒、禪定、智慧故，為人敬養；三者、虛妄欺惑，內無實德，外如清白，以誑時人而得供養。於此三種供養中，心自思惟：「若先世因緣懃修福德，今得供養，是為懃身作之而自得耳，何為於此而生貢高？譬如春種秋穫，自以力得，何足自憍？」如是思惟已，忍伏其心，不著、不憍。

若今世功德故而得供養，當自思惟：「我以智慧，若知諸法實相，若能斷結，以此功德故，是人供養，於我無事。」如是思惟已，自伏其心，不自憍高；此實愛樂功德，不愛我也。譬如罽賓三藏比丘，行阿蘭若法，至一王寺，寺設大會，守門人見其衣服麤弊，遮門不前。如是數數，以衣服弊故，每不得前，便作方便，假借好衣而來，門家見之，聽前不禁；既至會坐，得種種好食，先以與衣。眾人問言：「何以爾也？」答言：「我比數來，每不得入，今以衣故得在此坐，得種種好食，實是衣故得之，故以與衣。」行者以修行功德，持戒智慧故而得供養，自念：「此為功德，非為我也。」如是思惟，能自伏心，是名為忍。

若虛妄欺偽而得供養，是為自害，不可近也！當自思惟：「若我以此虛妄而得供養，與惡賊劫盜得食無異，是為墮欺妄罪。」

如是於三種供養人中，心不愛著，亦不自高，是名生忍。

問曰：

人未得道，衣食為急，云何方便能得忍，心不著、不愛給施之人？

答曰：

以智慧力，觀無常相、苦相、無我相，心常厭患。譬如罪人臨當受戮，雖復美味在前，家室勸喻，以憂死故，雖飲

食餽膳，不覺滋味；行者亦爾，常觀無常相、苦相，雖得供養，心亦不著。又如麀鹿為虎搏逐，追之不捨，雖得好草、美水飲食，心無染著；行者亦爾，常為無常虎逐不捨須臾，思惟厭患，雖得美味，亦不染著。是故行者於供養人中，心得自忍。

復次，若有女人來欲娛樂，誑惑菩薩，菩薩是時當自伏心，忍不令起。

如釋迦文尼佛在菩提樹下，魔王憂愁，遣三玉女：一名樂見，二名悅彼，三名渴愛；來現其身，作種種姿態，欲壞菩薩。菩薩是時心不傾動，目不暫視。三女念言：「人心不同，好愛各異；或有好少，或愛中年，或好長好短，好黑好白，如是眾好，各有所愛。」是時三女，各各化作五百美女，一一化女作無量變態，從林中出。譬如黑雲，電光暫現，或揚眉頓睫，嫵媚細視，作眾伎樂，種種姿媚，來近菩薩，欲以態身觸逼菩薩。爾時，密迹金剛力士瞋目叱之：「此是何人？而汝妖媚敢來觸嬈！」爾時，密迹說偈呵之：

「汝不知天命，        失好而黃髯；  
大海水清美，        今日盡苦鹹。  
汝不知日減，        婆藪諸天墮；  
火本為天口，        而今一切噉。」

「汝不知此事，敢輕此聖人！」

是時，眾女逡巡小退，語菩薩言：「今此眾女端嚴無比，可自娛意，端坐何為？」

菩薩言：「汝等不淨，臭穢可惡。去！勿妄談！」菩薩是時，即說偈言：

「是身為穢藪，        不淨物腐積，  
是實為行廁，        何足以樂意！」

女聞此偈，自念：「此人不知我等清淨天身而說此偈。」即自變身，還復本形，光曜昱爍，照林樹間，作天伎樂，語菩薩言：「我身如是，有何可呵？」

菩薩答言：「時至自知！」

問曰：「此言何謂？」

以偈答言：

「諸天園林中，	七寶蓮華池，
天人相娛樂，	失時汝自知！
是時見無常，	天人樂皆苦，
汝當厭欲樂，	愛樂正真道！」

女聞偈已，心念：「此人大智無量，天樂清淨，猶知其惡，不可當也！」即時滅去。菩薩如是觀姪欲樂，能自制心，忍不傾動。

復次，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視，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是猶易開；女鎖繫人，染固根深，無智沒之，難可得脫。眾病之中，女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恥；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彌網，	人皆沒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虵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應不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填積；  
姪火不除，    為之燒滅！」

復次，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令夫心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恒以煩惱、憂怖與人，云何可近？親好乖離，女人之罪；巧察人要，女人之智。大火燒人，是猶可近；清風無形，是亦可捉；虺蛇含毒，猶亦可觸；女人心，不可得實。何以故？女人之相：不觀富貴、端政、名聞，智德、族姓，技藝、辯言，親厚、愛重，都不在心，唯欲是視；譬如蛟龍，不擇好醜，唯欲殺人。又復女人不瞻視，憂苦憔悴；給養敬待，憍奢叵制。

復次，若在善人之中，則自畜心高；無智人中，視之如怨；富貴人中，追之敬愛；貧賤人中，視之如狗。常隨欲心，不隨功德。

如說：

國王有女，名曰拘牟頭。有捕魚師，名述婆伽，隨道而行，遙見王女在高樓上。窓中見面，想像染著，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

母問其故，以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

母諭兒言：「汝是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

兒言：「我心願樂，不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

母為子故，入王宮中，常送肥魚美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價。

王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

母白王女：「願却左右，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

王女言：「汝去！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

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

王言：「大善！」

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祠。

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為世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悟，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眾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姪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故，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

復次，昔有國王女，逐旃陀羅，共為不淨。又有仙人女，隨逐師子。如是等種種，女人之心無所選擇。

以是種種因緣，於女人中除去情欲，忍不愛著。

云何瞋惱人中而得忍辱？

當自思惟：「一切眾生有罪因緣，更相侵害。我今受惱，亦本行因緣，雖非今世所作，是我先世惡報，我今償之，應當甘受，何可逆也！譬如負債，債主索之，應當歡喜償債，不可瞋也。」

復次，行者常行慈心，雖有惱亂逼身，必能忍受。

譬如羼提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時，迦利王將諸婁女，入林遊戲；飲食既訖，王小睡息。諸婁女輩遊花林間，見此仙人，加敬禮拜，在一面立。仙人爾時為諸婁女讚說慈忍，其言美妙，聽者無厭，久而不去。迦利王覺，不見婁女，拔



劍追蹤；見在仙人前立，嬌妬隆盛，瞋目奮劍而問仙人：「汝作何物？」

仙人答言：「我今在此修忍、行慈。」

王言：「我今試汝，當以利劍截汝耳鼻，斬汝手足，若不瞋者，知汝修忍！」

仙人言：「任意！」

王即拔劍截其耳鼻，斬其手足，而問之言：「汝心動不？」

答言：「我修慈忍，心不動也。」

王言：「汝一身在此，無有勢力，雖口言不動，誰當信者？」

是時仙人即作誓言：「若我實修慈忍，血當為乳！」即時血變為乳。

王大驚喜，將諸嫫女而去。

是時林中龍神，為此仙人雷電、霹靂，王被毒害，沒不還宮。

以是故言「於惱亂中能行忍辱」。

復次，菩薩修行悲心，一切眾生常有眾苦：處胎迫隘，受諸苦痛；生時迫迤，骨肉如破，冷風觸身，甚於劍戟。是故佛言：「一切苦中，生苦最重。」如是老、病、死苦，種種困厄，云何行人復加其苦？是為瘡中復加刀破！

復次，菩薩自念：「我不應如諸餘人常隨生死水流，我當逆流以求盡源，入泥洹道。一切凡人，侵至則瞋，益至則喜，怖處則畏。我為菩薩，不可如彼，雖未斷結，當自抑制，修行忍辱，惱害不瞋，敬養不喜，眾苦艱難不應怖畏；當為眾生興大悲心！」

復次，菩薩若見眾生來為惱亂，當自念言：「是為我之親厚，亦是我師，益加親愛，敬心待之。何以故？彼若不加眾惱惱我，則我不成忍辱；以是故言是我親厚，亦是我師。」

復次，菩薩心知：「如佛所說：『眾生無始，世界無際，往來五道，輪轉無量。』我亦曾為眾生父母、兄弟，眾生亦皆曾為我父母、兄弟；當來亦爾。」以是推之，不應惡心而懷瞋害。

復次，思惟：「眾生之中，佛種甚多，若我瞋意向之，則為瞋佛；若我瞋佛，則為已了！如說鴿鳥當得作佛，今雖是鳥，不可輕也。」

復次，諸煩惱中，瞋為最重，不善報中，瞋報最大；餘結無此重罪。

如釋提婆那民間佛偈言：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不悔？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何物殺而讚？　　何物殺無憂？」

佛答偈言：

「殺瞋心安隱，　　殺瞋心不悔；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殺瞋諸佛讚，　　殺瞋則無憂！」

菩薩思惟：「我今行悲，欲令眾生得樂。瞋為吞滅諸善，毒害一切，我當云何行此重罪？若有瞋恚，自失樂利，云何能令眾生得樂？」

復次，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本，從悲而出；瞋為滅悲之毒，特不相宜。若壞悲本，何名菩薩？菩薩從何而出？以是之故，應修忍辱。若眾生加諸瞋惱，當念其功德；今此眾生雖有一罪，更自別有諸妙功德；以其功德故，不應瞋。

復次，此人若罵若打，是為治我；譬如金師煉金，垢隨火去，真金獨在；此亦如是。若我有罪，是從先世因緣，今當償之，不應瞋也，當修忍辱！

復次，菩薩慈念眾生，猶如赤子。閻浮提人多諸憂愁，少有歡日；若來罵詈，或加讒賊，心得歡樂。此樂難得，恣汝罵之！何以故？我本發心，欲令眾生得歡喜故。

復次，世間眾生，常為眾病所惱，又為死賊常隨伺之，譬如怨家恒伺人便；云何善人而不慈愍復欲加苦？苦未及彼，先自受害。如是思惟，不應瞋彼，當修忍辱。

復次，當觀瞋恚，其咎最深。三毒之中，無重此者；九十八使中，此為最堅；諸心病中，第一難治。瞋恚之人，不知善，不知非善；不觀罪福，不知利害；不自憶念，當墮惡道！善言忘失，不惜名稱；不知他惱，亦不自計身心疲惱；瞋覆慧眼，專行惱他。如一五通仙人，以瞋恚故，雖修淨行，殺害一國，如旃陀羅。

復次，瞋恚之人，譬如虎狼，難可共止；又如惡瘡，易發、易壞。瞋恚之人，譬如毒蛇，人不憚見。積瞋之人，惡心漸大，至不可至，殺父、殺君，惡意向佛。

如拘睺彌國比丘，以小因緣，瞋心轉大，分為二部。若欲斷當，終竟三月，猶不可了。佛來在眾，舉相輪手，遮而告言：

「汝諸比丘，	勿起鬪諍！	惡心相續，
苦報甚重！		
汝求涅槃，	棄捨世利，	在善法中，
云何瞋諍？	世人忿諍，	是猶可恕，
出家之人，	何可諍鬪？	出家心中，
懷毒自害；	如冷雲中，	火出燒身！」

諸比丘白佛言：「佛為法王，願小默然！是輩侵我，不可不答！」佛念是人不可度也，於眾僧中凌虛而去，入林樹間寂然三昧。

瞋罪如是，乃至不受佛語。以是之故，應當除瞋，修行忍辱。

復次，能修忍辱，慈悲易得；得慈悲者，則至佛道。

問曰：

忍辱法皆好，而有一事不可：小人輕慢，謂為怖畏；以是之故，不應皆忍。

答曰：

若以小人輕慢，謂為怖畏而欲不忍，不忍之罪甚於此也！

何以故？不忍之人，賢聖善人之所輕賤；忍辱之人，為小人所慢；二輕之中，寧為無智所慢，不為賢聖所賤。何以故？無智之人，輕所不輕；賢聖之人，賤所可賤。以是之故，當修忍辱。

復次，忍辱之人，雖不行布施、禪定，而常得微妙功德，生天上、人中，後得佛道。何以故？心柔軟故。

復次，菩薩思惟：「若人今世惱我，毀辱、奪利，輕罵、繫縛，且當含忍。若我不忍，當墮地獄鐵烓熱地，受無量苦，燒炙燔煮，不可具說！」以是故，知小人無智，雖輕而貴；不忍用威，雖快而賤。是故菩薩應當忍辱。

復次，菩薩思惟：「我初發心，誓為眾生治其心病。今此眾生為瞋恚結使所病，我當治之，云何而復以之自病？應當忍辱！」譬如藥師療治眾病，若鬼狂病，拔刀罵詈，不識好醜，醫知鬼病，但為治之而不瞋恚；菩薩若為眾生瞋惱罵詈，知其為瞋恚者煩惱所病，狂心所使，方便治之，無所嫌責，亦復如是。

復次，菩薩育養一切，愛之如子；若眾生瞋惱菩薩，菩薩愍之，不瞋、不責。譬如慈父撫育子孫，子孫幼稚未有所識，或時罵詈、打擲，不敬、不畏，其父愍其愚小，愛之愈至，雖有過罪，不瞋、不恚；菩薩忍辱，亦復如是。

復次，菩薩思惟：「若眾生瞋惱加我，我當忍辱。若我不忍，今世心悔，後入地獄，受苦無量；若在畜生，作毒龍、惡蛇、師子、虎、狼；若為餓鬼，火從口出。譬如人被火燒，燒時痛輕，後痛轉重。」

復次，菩薩思惟：「我為菩薩，欲為眾生益利；若我不能忍辱，不名菩薩，名為惡人。」

復次，菩薩思惟：「世有二種：一者、眾生數，二者、非眾生數。我初發心，誓為一切眾生。若有非眾生數：山石、樹木、風寒、冷熱、水雨侵害，但求衛之，初不瞋恚。今此眾生是我所為，加惡於我，我當受之，云何而瞋？」

復次，菩薩知從久遠已來，因緣和合，假名為人，無實人法，誰可瞋者？是中但有骨血、皮肉，譬如累塹；又如木人，機關動作，有去有來。知其如此，不應有瞋！若我瞋者，是則愚癡，自受罪苦。以是之故，應修忍辱。

復次，菩薩思惟：「過去無量恒河沙等諸佛，本行菩薩道時，皆先行生忍，然後修行法忍。我今求學佛道，當如諸佛法；不應起瞋恚，如魔界法。」

以是故，應當忍辱。

如是等種種無量因緣故能忍，是名生忍。

#### 大智度論卷第十四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羼提波羅蜜法忍義

## 第二十五(卷第十五)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云何名法忍？

忍諸恭敬、供養眾生及諸瞋惱、婬欲之人，是名生忍。  
忍其供養、恭敬法及瞋惱、婬欲法，是為法忍。

復次，法忍者，於內六情不著，於外六塵不受，能於此二不作分別。何以故？內相如外，外相如內，二相俱不可得故；一相故，因緣合故，其實空故，一切法相常清淨故，如、真際、法性相故，不二入故，雖無二亦不一。如是觀諸法，心信不轉，是名法忍。如《毘摩羅鞞經》中，法住菩薩說：「生、滅為二，不生、不滅是不二入法門。」乃至文殊尸利說：「無聞、無見，一切心滅，無說、無語，是不二入法門。」毘摩羅鞞默然無言，諸菩薩讚言：「善哉！善哉！是真不二入法門。」

復次，一切法有二種：一者、眾生，二者、諸法。菩薩於眾生中忍，如先說；今說法中忍。法有二種：心法，非心法。非心法中有內、有外：外有寒熱、風雨等，內有飢渴、老病死等。如是等種種，名為非心法。心法中有二種：一者、瞋恚、憂愁、疑等，二者、婬欲、憍慢等。是二名為心法。菩薩於此二法，能忍不動，是名法忍。

問曰：

於眾生中若瞋惱害命得罪，憐愍得福；寒熱、風雨，無有增損，云何而忍？

答曰：

雖無增損而自生惱亂憂苦，害菩薩道，以是故，應當忍。

復次，非但殺惱眾生故得罪，為惡心作因緣故有罪。所以者何？雖殺眾生而無記心，是便無罪；慈念眾生，雖無所與而大得福。以是故，寒熱、風雨，雖無增損，然以能生惡意故得罪。以是故，應當忍。

復次，菩薩自知宿罪因緣：「生此苦處，此我自作，我應自受。」如是思惟，是故能忍。

復次，菩薩思惟：「國土有二種：有淨，有不淨。菩薩若生不淨國中，受此辛苦、飢寒眾惱，自發淨願：『我成佛時，國中無此眾苦。』此雖不淨，乃是我利。」

復次，菩薩思惟：「世間八法，賢聖所不能免，何況於我！」以是故，應當忍。

復次，菩薩思惟：「知此人身無牢無強，為老、病、死所逐；雖復天身清淨，無老、無病，耽著天樂，譬如醉人，不得修行道福、出家離欲。」以是故，於此人身自忍修福，利益眾生。

復次，菩薩思惟：「我受此四大、五眾身，應有種種苦分，無有受身而不苦者；富貴、貧賤，出家、在家，愚智、明闇，無得免者。何以故？富貴之人，常有畏怖，守護財物，譬如肥羊，早就屠机，如鳥銜肉，眾鳥逐之；貧賤之人，有飢、寒之苦。出家之人，今世雖苦，後世受福得道；在家之人，今世雖樂，後世受苦。愚人先求今世樂，無常對至，後則受苦；智人思惟無常苦，後則受樂得道。如是等受身之人，無不有苦。」是故菩薩應當行忍。

復次，菩薩思惟：「一切世間皆苦，我當云何於中而欲求樂？」

復次，菩薩思惟：「我於無量劫中常受眾苦，無所利益，未曾為法；今日為眾生求佛道，雖受此苦，當得大利。是故外、內諸苦，悉當忍受。」

復次，菩薩大心誓願：「若阿鼻泥犁苦，我當忍之，何況小苦而不能忍？若小不忍，何能忍大？」

如是種種外法中忍，名曰法忍。

問曰：

云何內心法中能忍？

答曰：

菩薩思惟：「我雖未得道，諸結未斷，若當不忍，與凡人不異，非為菩薩。」復自思惟：「若我得道，斷諸結使，則無法可忍。」

復次，「飢渴、寒熱，是外魔軍；結使、煩惱，是內魔賊。我當破此二軍以成佛道；若不爾者，佛道不成。」

如說佛苦行六年，魔王來言：「剎利貴人，汝千分生中正有一分活耳！速起還國，布施修福，可得今世後世、人中天上之樂；道不可得，汝唐勤苦。汝若不受軟言，守迷不起，我當將大軍眾來擊破汝！」

菩薩言：「我今當破汝大力內軍，何況外軍？」

魔言：「何等是我內軍？」

答曰：

「欲是汝初軍，	憂愁為第二，
飢渴第三軍，	渴愛為第四，
睡眠第五軍，	怖畏為第六，
疑悔第七軍，	瞋恚為第八，



利養虛稱九，        自高蔑人十。  
如是等軍眾，        厭沒出家人；  
我以禪智力，        破汝此諸軍，  
得成佛道已，        度脫一切人。」

菩薩於此諸軍雖未能破，著忍辱鎧，捉智慧劍，執禪定楯，遮諸煩惱箭，是名內忍。

復次，菩薩於諸煩惱中，應當修忍，不應斷結。何以故？若斷結者，所失甚多，墮阿羅漢道中，與根敗無異。是故遮而不斷，以修忍辱，不隨結使。

問曰：

云何結使未斷而能不隨？

答曰：

正思惟故，雖有煩惱而能不隨。

復次，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諸結。譬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一大羊，以草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何得爾？」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結使脂消，諸功德肉肥。

復次，菩薩功德福報無量故，其心柔軟，諸結使薄，易修忍辱。譬如師子王，在林中吼，有人見之，叩頭求哀，則放令去；虎豹小物，不能爾也。何以故？師子王貴獸，有智分別故；虎豹賤蟲，不知分別故。又如壞軍，得值大將則活，值遇小兵則死。

復次，菩薩智慧力，觀瞋患有種種諸惡，觀忍辱有種種功德，是故能忍結使。

復次，菩薩心有智力，能斷結使，為眾生故久住世間；知結使是賊，是故忍而不隨。菩薩繫此結賊，不令縱逸而行功德；譬如有賊，以因緣故不殺，堅閉一處而自修事業。

復次，菩薩實知諸法相故，不以諸結使為惡，不以功德為妙；是故於結不瞋，功德不愛。以此智力故，能修忍辱。如偈說：

「菩薩斷除諸不善，        乃至極微滅無餘；  
大功德福無有量，        所造事業無不辦。  
菩薩大智慧力故，        於諸結使不能惱；  
是故能知諸法相，        生死涅槃一無二。」

如是種種因緣，雖未得道，於諸煩惱法中能忍，是名法忍。

復次，菩薩於一切法，知一相無二。一切法可識相，故言一。眼識識色，乃至意識識法，是可識相法，故言一。

復次，一切法可知相，故言一。苦法智、苦比智，知苦諦；集法智、集比智，知集諦；滅法智、滅比智，知滅諦；道法智、道比智，知道諦。及善世智，亦知苦、集、滅、道、虛空、非智緣滅，是可知相法，故言一。

復次，一切法可緣相，故言一。眼識及眼識相應法緣色；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亦如是；意識及意識相應法，亦緣眼、亦緣色、亦緣眼識，乃至緣意、緣法、緣意識。一切法可緣相，故言一。

復次，有人言：一切法各皆一，一復有一名為二，三一名為三，如是乃至千萬，皆是一而假名為千萬。

復次，一切法中有相，故言一；一相故，名為一。一切物名為法，法相故名為一。如是等無量一門，破異相，不著一，是名法忍。

復次，菩薩觀一切為二。何等二？二名內、外相。內、外相故，內非外相，外非內相。

復次，一切法有、無相故為二。空、不空，常、非常，我、非我，色、非色，可見、不可見，有對、非有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心法、非心法，心數法、非心數法，心相應法、非心相應法。

如是無量二門，破一不著二，是名為法忍。

復次，菩薩或觀一切法為三。何等為三？下、中、上，善、不善、無記，有、無、非有非無，見諦斷、思惟斷、無斷，學、無學、非學非無學，報、有報、非報非有報。如是無量三門，破一不著異，是名為法忍。

復次，菩薩雖未得無漏道，結使未斷，能信無漏聖法及三種法印：一者、一切有為生法無常等印，二者、一切法無我印，三者、涅槃實法印。得道賢聖人，自得自知；菩薩雖未得道，能信能受，是名法忍。

復次，於十四難不答法中有常、無常等，觀察無礙，不失中道，是法能忍，是為法忍。

如一比丘於此十四難思惟觀察，不能通達，心不能忍；持衣鉢至佛所，白佛言：「佛能為我解此十四難，使我意了者，當作弟子；若不能解，我當更求餘道！」

佛告：「癡人！汝本共我要誓『若答十四難，汝作我弟子』耶？」

比丘言：「不也！」

佛言：「汝癡人今何以言『若不答我，不作弟子』？我為老、病、死人說法濟度；此十四難是鬪諍法，於法無益，但是戲論，何用問為？若為汝答，汝心不了，至死不解，不能得脫生、老、病、死。譬如有人身被毒箭，親屬呼醫，欲

為出箭塗藥，便言：『未可出箭，我先當知汝姓字、親里，父、母年歲；次欲知箭出在何山，何木、何羽，作箭鏃者為是何人，是何等鐵；復欲知弓何山木，何蟲角；復欲知藥是何處生，是何種名。如是等事，盡了了知之，然後聽汝出箭塗藥。』」

佛問比丘：「此人可得知此眾事，然後出箭不？」

比丘言：「不可得知！若待盡知，此則已死。」

佛言：「汝亦如是！為邪見箭愛毒塗，已入汝心，欲拔此箭，作我弟子；而不欲出箭，方欲求盡世間常、無常，邊、無邊等，求之未得，則失慧命，與畜生同死，自投黑闇！」

比丘慚愧，深識佛語，即得阿羅漢道。

復次，菩薩欲作一切智人，應推求一切法，知其實相；於十四難中不滯、不礙，知其是心重病，能出、能忍，是名法忍。

復次，佛法甚深，清淨微妙，演暢種種無量法門，能一心信受，不疑、不悔，是名法忍。

如佛所言：「諸法雖空，亦不斷，亦不滅；諸法因緣相續生，亦非常；諸法雖無神，亦不失罪福。」一心念頃，身諸法、諸根、諸慧，轉滅不停，不至後念；新新生滅，亦不失無量世中因緣業。諸眾、界、入中皆空無神，而眾生輪轉五道中受生死。

如是等種種甚深微妙法，雖未得佛道，能信能受不疑、不悔，是為法忍。

復次，阿羅漢、辟支佛畏惡生死，早求入涅槃；菩薩未得成佛，而欲求一切智，欲憐愍眾生，欲了了分別知諸法實相，是中能忍，是名法忍。

問曰：

云何觀諸法實相？

答曰：

觀知諸法無有瑕隙，不可破、不可壞，是為實相。

問曰：

一切語，皆可答、可破、可壞，云何言「不可破壞，是為實相」？

答曰：

以諸法不可破故，佛法中一切言語道過，心行處滅，常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何以故？若諸法相實有，不應無；若諸法先有今無，則是斷滅。

復次，諸法不應是常。何以故？若常則無罪、無福，無所傷殺，亦無施命，亦無修行利益，亦無縛、無解，世間則是涅槃。如是等因緣故，諸法不應常。

若諸法無常，則是斷滅，亦無罪、無福，亦無增損功德業，因緣果報亦失。如是等因緣故，諸法不應無常。

問曰：

汝言「佛法中常亦不實，無常亦不實」，是事不然！何以故？佛法中常亦實，無常亦實。常者，數緣盡、非數緣盡、虛空，不生、不住、不滅故，是常相；無常者，五眾生、住、滅故，無常相。汝何以言：「常、無常皆不實」？

答曰：

聖人有二種語：一者、方便語，二者、直語。方便語者，為人、為因緣故。為人者，為眾生說是常、是無常，如對治悉檀中說。若說無常，欲拔眾生三界著樂；佛思惟：「以何令眾生得離欲？」是故說無常法。如偈說：

「若觀無生法，        於生法得離；  
    若觀無為法，        於有為得離。」

云何生？生名因緣和合，無常，不自在，屬因緣，有老病死相、欺誑相、破壞相，是名生；生則是有為法。如對治悉檀說。常無常，非實相，二俱過故。若諸法非有常非無常，是為愚癡論。所以者何？若非有則破無，若非無則破有；若破此二事，更有何法可說？

問曰：

佛法常空相中，非有、非無；空以除有，空空遮無，是為非有、非無，何以言愚癡論？

答曰：

佛法實相，不受、不著。汝非有、非無受著故，是為癡論。若言非有、非無，是則可說、可破，是心生處，是鬪諍處。佛法則不然，雖因緣故說非有、非無，不生著；不生著則不可壞、不可破。

諸法若有邊，若無邊，若有無邊，若非有無邊；若死後有去，若死後無去，若死後有去無去，若死後非有去非無去；是身是神，身異神異，亦如是，皆不實。於六十二見中觀諸法，亦皆不實。

如是一切除却，信佛法清淨不壞相，心不悔、不轉，是名法忍。

復次，有、無二邊，觀諸法生時、住時，則為有見相；觀諸法老時、壞時，則為無見相；三界眾生，多著此二見相。是二種法，虛誑不實。若實有相則不應無。何以故？今無先有，則墮斷中；若斷，是則不然。

復次，一切諸法，名字和合故，謂之為有；以是故，名字和合所生法不可得。

問曰：

名字所生法，雖不可得，則有名字和合！

答曰：

若無法，名字為誰而和合？是則無名字。

復次，若諸法實有，不應以心識故知有；若以心識故知有，是則非有。如地堅相，以身根、身識知故有，若無身根、身識知，則無堅相。

問曰：

身根，身識，若知、若不知，而地常是堅相！

答曰：

若先自知有堅相，若從他聞則知有堅相；若先不知、不聞，則無堅相。

復次，地若常是堅相，不應捨其相，如凝酥、蠟蜜、樹膠，融則捨其堅相，墮濕相中；金、銀、銅、鐵等亦爾。如水為濕相，寒則轉為堅相。如是等種種，悉皆捨相。

復次，諸論議師輩有能令無、無能令有；諸賢聖人、坐禪人能令地作水、水作地。如是等諸法皆可轉，如十一切入中說。

復次，是有見，為貪欲、瞋恚、愚癡、結縛、鬪諍故生；若有生此欲、恚等處，是非佛法。何以故？佛法相善淨故，以是故非實。

復次，一切法有二種：色法、無色法。色法分析乃至微塵，散滅無餘，如〈檀波羅蜜品〉破施物中說。無色法五情所不知故，意情生、住、滅時觀故，知心有分，有分故無常，無常故空，空故非有。彈指頃有六十時，一一時中，心有生、滅；相續生故，知是貪心、是瞋心、是癡心，是信心、清淨智慧禪定心。行者觀心生、滅，如流水、燈焰，此名入空智門。何以故？若一時生，餘時中滅者，此心應常。何以故？此極少時中無滅故；若一時中無滅者，應終始無滅。

復次，佛說有為法，皆有三相。若極少時中生而無滅者，是為非有為法。若極少時中心生、住、滅者，何以但先生而後滅，不先滅而後生？

復次，若先有心後有生，則心不待生。何以故？先已有心故。若先有生，則生無所生。又生、滅性相違，生則不應有滅，滅時不應有生。以是故，一時不可得，異亦不可得，是即無生；若無生，則無住、滅；若無生、住、滅，則無心數法；無心數法，則無心不相應諸行。

色、無色法無故，無為法亦無。何以故？因有為故有無為，若無有為則亦無無為。

復次，見作法無常故，知不作法常。若然者，今見作法是有法，不作法應是無法。以是故，常法不可得。

復次，外道及佛弟子，說常法有同、有異：同者，虛空、涅槃；外道有神、時、方、微塵、冥初，如是等名為異。又佛弟子說：「非數緣滅是常。」又復言：「滅因緣法常，因緣生法無常。」摩訶衍中常法：法性、如、真際，如是等種種，名為常法。虛空、涅槃，如先〈讚菩薩品〉中說。神及時、方、微塵，亦如上說。以是故，不應言諸法有。

若諸法無者，有二種：一者、常無，二者、斷滅故無。

若先有今無，若今有後無，是則斷滅。若然者，則無因緣；無因緣者，應一物中出一切物，亦應一切物中都無所出。

後世中亦如是，若斷罪福因緣，則不應有貧富、貴賤之異，及墮惡道、畜生中。

若言常無，則無苦、集、滅、道；若無四諦，則無法寶；若無法寶，則無八賢聖道；若無法寶、僧寶，則無佛寶；若如是者，則破三寶。



復次，若一切法實空者，則無罪福，亦無父母，亦無世間禮法，亦無善無惡。然則善惡同門，是非一貫，一切物盡無，如夢中所見。若言實無，有如是失，此言誰當信者！

若言顛倒故見有者，當見一人時，何以不見二、三？以其實無而顛倒見故。

若不墮此有、無見，得中道實相。云何知實？如過去恒河沙等諸佛菩薩所知所說，未來恒河沙等諸佛菩薩所知所說，現在恒河沙等諸佛菩薩所知所說。信心大故，不疑、不悔；信力大故，能持、能受；是名法忍。

復次，禪定力故，心柔軟清淨，聞諸法實相，應心與會，信著深入，無疑、無悔。所以者何？疑、悔是欲界繫法，麤惡故不入柔軟心中，是名法忍。

復次，智慧力故，於一切諸法中種種觀，無有一法可得者；是法能忍、能受，不疑、不悔，是名法忍。

復次，菩薩思惟：「凡夫人以無明毒故，於一切諸法中作轉相：非常作常想，苦作樂想，無我有我想，空謂有實，非有為有，有為非有。如是等種種法中作轉相，得聖實智慧，破無明毒，知諸法實相。」得無常、苦、空、無我智慧，棄捨不著，是法能忍，是名法忍。

復次，觀一切諸法，從本已來常空，今世亦空，是法能信、能受，是為法忍。

問曰：

若從本已來常空，今世亦空，是為惡邪，云何言法忍？

答曰：

若觀諸法常畢竟空，取相心著，是為惡邪見；若觀空不著，不生邪見，是為法忍。如偈說：

「諸法性常空，心亦不著空；

如是法能忍，是佛道初相。」

如是等種種入智慧門，觀諸法實相，心不退、不悔，不隨諸觀，亦無所憂，能得自利、利他，是名法忍。

是法忍有三種行清淨：不見忍辱法，不見己身，不見罵辱人；不戲諸法，是時名清淨法忍。以是事故，說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羼提波羅蜜，不動、不退故。

云何名「不動不退」？瞋恚不生，不出惡言，身不加惡，心無所疑。菩薩知般若波羅蜜實相，不見諸法，心無所著故；若人來罵，若加楚毒、殺害，一切能忍。

以是故說「住般若波羅蜜中，能具足羼提波羅蜜」。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第二十六

### 【經】

「身心精進不懈息故，應具足毘梨耶波羅蜜。」

### 【論】

毘梨耶(秦言精進)。

問曰：

如精進是一切善法本，應最在初，今何以故第四？

答曰：

布施、持戒、忍辱，世間常有。如客主之義，法應供給，乃至畜生亦知布施；或有人種種因緣故能布施，若為今世、若為後世、若為道故布施，不須精進。

如持戒者，見為惡之人，王法治罪，便自畏懼，不敢為非；或有性善，不作諸惡；有人聞今世作惡，後世受罪，而以怖畏，故能持戒；有人聞持戒因緣故，得離生、老、病、

死，是中心生、口言：「我從今日，不復殺生。」如是等即是戒，豈須精進波羅蜜而能行耶？

如忍辱中，若罵、若打、若殺，或畏故不報，或少力、或畏罪、或修善人法、或為求道故，默然不報，皆不必須精進波羅蜜乃能忍也。

今欲得知諸法實相，行般若波羅蜜故，修行禪定；禪定是實智慧之門，是中應懃修精進，一心行禪。

復次，布施、持戒、忍辱，是大福德，安隱快樂，有好名譽，所欲者得；既得知此福利之味，今欲增進，更得妙勝禪定、智慧。譬如穿井已見濕泥，轉加增進必望得水；又如鑽火，已得見煙，倍復力勵，必望得火。

欲成佛道，凡有二門：一者、福德，二者、智慧。行施、戒、忍是為福德門；知一切諸法實相，摩訶般若波羅蜜，是為智慧門。菩薩入福德門，除一切罪，所願皆得；若不得願者，以罪垢遮故。入智慧門，則不厭生死、不樂涅槃，二事一故。今欲出生摩訶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要因禪定門，禪定門必須大精進力。何以故？散亂心不能得見諸法實相。譬如風中然燈，不能照物；燈在密屋，明必能照。

是禪定、智慧，不可以福願求，亦非僣觀能得，要須身、心精懃，急著不懈，爾乃成辦。如佛所說：血、肉、脂、髓皆使竭盡，但令皮、骨、筋在，不捨精進。如是乃能得禪定、智慧，得是二事，則眾事皆辦。

以是故，精進第四，名為禪定、實智慧之根。上三中雖有精進，少故不說。

問曰：

有人言：但行布施、持戒、忍辱故，得大福德；福德力故，所願皆得，禪定、智慧自然而至，復何用精進波羅蜜為？

答曰：

佛道甚深難得，雖有布施、持戒、忍辱力，要須精進，得甚深禪定、實智慧及無量諸佛法。若不行精進，則不生禪定；禪定不生，則不得生梵天王處，何況欲求佛道？

復次，有人如民大居士等，欲得無量寶物，則應意皆得。如頂生王王四天下，天雨七寶及所須之物，釋提婆那民分座與坐；雖有是福，然不能得道。

如羅頻珠比丘，雖得阿羅漢道，乞食七日不得，空鉢而還；後以禪定火自燒其身而般涅槃。

以是故知，非但福德力故得道；欲成佛道，要須懃大精進。

問曰：

菩薩觀精進，有何利益而懃修不懈？

答曰：

一切今世、後世道德利益，皆由精進得。

復次，若人欲自度身，尚當懃急精進，何況菩薩誓願欲度一切！如讚精進偈中說：

「有人不惜身，	智慧心決定，
如法行精進，	所求事無難！
如農夫懃修，	所收必豐實；
亦如涉遠路，	懃則必能達。
若得生天上，	及得涅槃樂，
如是之因緣，	皆由精進力。
非天非無因，	自作故自得，
誰有智慧人，	而不自勉勵？
三界火熾然，	譬如大炎火，
有智決斷人，	乃能得免離！

以是故佛告：        阿難正精進，  
如是不懈怠，        直至於佛道。  
勉強而懃修，        穿地能通泉；  
精進亦如是，        無求而不得。  
能如行道法，        精進不懈者，  
無量果必得，        此報終不失！」

復次，精進法是一切諸善法之根本，能出生一切諸道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於小利！如毘尼中說：「一切諸善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精進不放逸生。」

復次，精進能動發先世福德，如雨潤種，能令必生；此亦如是，雖有先世福德因緣，若無精進則不能生；乃至今世利尚不能得，何況佛道！

復次，諸大菩薩荷負眾生，受一切苦，乃至阿鼻泥犁中苦，心亦不懈，是為精進。

復次，一切眾事，若無精進，則不能成。譬如下藥，以巴豆為主；若除巴豆，則無下力。如是意止、神足、根、力、覺、道，必待精進；若無精進，則眾事不辦。如戒唯在八道，不在餘處；信在根、力，餘處則無。如精進者，無處不有，既總眾法而別自有門。譬如無明使，遍在一切諸使中，而別有不共無明。

問曰：

菩薩欲得一切佛法，欲度一切眾生，欲滅一切煩惱，皆得如意，云何增益精進而能得佛？譬如小火不能燒大林，火勢增益，能燒一切。

答曰：

菩薩從初發心，作誓願：「當令一切眾生得歡樂，常為一切，不自惜身；若惜身者，於諸善法不能成辦。」以是故增益精進。

復次，菩薩種種因緣，呵懈怠心，令樂著精進。懈怠黑雲，覆諸明慧，吞滅功德，增長不善。懈怠之人，初雖小樂，後則大苦；譬如毒食，初雖香美，久則殺人。懈怠之心，燒諸功德，譬如大火燒諸林野。懈怠之人失諸功德，譬如被賊，無復遺餘。如偈說：

「應得而不得，	已得而復失，
既自輕其身，	眾人亦不敬。
常處大闇中，	無有諸威德，
尊貴智慧法，	此事永以失。
聞諸妙道法，	不能以益身，
如是之過失，	皆由懈怠心。
雖聞增益法，	不能得上及，
如是之過罪，	皆由懈怠心。
生業不修理，	不入於道法，
如是之過失，	皆由懈怠心。
上智所棄遠，	中人時復近，
下愚為之沒，	如猪樂在溷。
若為世中人，	三事皆廢失：
欲樂及財利，	福德亦復沒。
若為出家人，	則不得二事：
生天及涅槃，	名譽二俱失。
如是諸廢失，	欲知其所由，
一切諸賊中，	無過懈怠賊！
以是眾罪故，	懶心不應作，

馬井二比丘，    懈怠墜惡道；  
雖見佛聞法，    猶亦不自免！」

如是等種種觀懈怠之罪，精進增長。

復次，觀精進之益，今世、後世、佛道、涅槃之利，皆由精進。

復次，菩薩知一切諸法皆空無所有，而不證涅槃；憐愍眾生，集諸善法，是精進波羅蜜力。

復次，菩薩一人獨無等侶，以精進福德力故，能破魔軍及結使賊，得成佛道。既得佛道，於一切諸法，一相無相，其實皆空；而為眾生說諸法種種名字，種種方便，度脫眾生老病死苦。將滅度時，以法身與彌勒菩薩摩訶薩、迦葉、阿難等；然後入金剛三昧，自碎身骨令如芥子，以度眾生而不捨精進力。

復次，如阿難為諸比丘說七覺意，至精進覺意，佛問阿難：「汝說精進覺意耶？」阿難言：「說精進覺意。」如是三問、三答。佛即從坐起，告阿難：「人能愛樂修行精進，無事不得；得至佛道，終不虛也。」

如是種種因緣，觀精進利而得增益。

如是精進，佛有時說為欲，或時說精進，有時說不放逸。譬如人欲遠行，初欲去時，是名為欲；發行不住，是為精進；能自勸勵，不令行事稽留，是為不放逸。以是故，知欲生精進，精進生故不放逸，不放逸故能生諸法，乃至得成佛道。

復次，菩薩欲脫生、老、病、死，亦欲度脫眾生，常應精進一心不放逸。如人擎油鉢行大眾中，現前一心不放逸故，大得名利。又如偏閣嶮道，若懸繩，若乘山羊；此諸惡道，以一心不放逸故，身得安隱，今世大得名利。求道精進，亦復如是；若一心不放逸，所願皆得。

復次，譬如水流，能決大石；不放逸心，亦復如是。專修方便，常行不廢，能破煩惱諸結使山。

復次，菩薩有三種思惟：「若我不作，不得果報；若我不自作，不從他來；若我作者，終不失。」如是思惟，當必精進，為佛道故，懃修專精而不放逸。如一小阿蘭若，獨在林中坐禪而生懈怠。林中有神是佛弟子，入一死屍骨中，歌舞而來，說此偈言：

「林中小比丘，        何以生懈廢？

晝來若不畏，        夜復如是來！」

是比丘驚怖起坐，內自思惟，中夜復睡。是神復現十頭，口中出火，牙爪如劍，眼赤如炎，顧語將從：「捉此懈怠比丘！此處不應懈怠，何以故爾？」是比丘大怖，即起思惟，專精念法，得阿羅漢道。是名自強精進不放逸力，能得道果。

復次，是精進不自惜身而惜果報，於身四儀：坐、臥、行、住常懃精進，寧自失身，不廢道業。譬如失火，以瓶水投之，唯存滅火而不惜瓶。

如仙人師教弟子說偈言：

「決定心悅豫，        如獲大果報，

如願事得時，        乃知此最妙！」

如是種種因緣，觀精進之利，能令精進增益。

復次，菩薩修諸苦行，若有人來求索頭、目、髓、腦，盡能與之，而自念言：「我有忍辱、精進、智慧、方便之力，受之尚苦，何況愚騃三塗眾生？我當為此眾生故，懃修精進，早成佛道而度脫之。」

## 大智度論卷第十五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毘梨耶波羅蜜義

## 第二十七(卷第十六)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問曰：

云何名精進相？

答曰：

於事必能，起發無難，志意堅強，心無疲倦，所作究竟，以此五事為精進相。

復次，如佛所說：「精進相者，身、心不息故。」譬如釋迦牟尼佛，先世曾作賈客主，將諸賈人入嶮難處；是中有羅刹鬼，以手遮之言：「汝住莫動，不聽汝去！」賈客主即以右拳擊之，拳即著鬼，挽不可離；復以左拳擊之，亦不可離；以右足蹴之，足復粘著；復以左足蹴之，亦復如是；以頭衝之，頭即復著。鬼問言：「汝今如是，欲作何等？心休息未？」答言：「雖復五事被繫，我心終不為汝息也。當以精進力與汝相擊，要不懈退！」鬼時歡喜，心念此人膽力極大，即語人言：「汝精進力大，必不休息，放汝令去！」行者如是，於善法中，初夜、中夜、後夜，誦經、坐禪，求諸法實相，不為諸結使所覆，身心不懈，是名精進相。

是精進名心數法，慙行不住相；隨心行，共心生；或有覺有觀，或無覺有觀，或無覺無觀。如阿毘曇法廣說。

於一切善法中慙修不懈，是名精進相。於五根中，名精進根；根增長名精進力；心能開悟，名精進覺；能到佛道涅

槃城，是名正精進；四念處中，能懃繫心，是精進分；四正懃，是精進門；四如意足中，欲、精進即是精進；六波羅蜜中，名精進波羅蜜。

問曰：

汝先讚精進，今說精進相，是名何精進？

答曰：

是一切善法中精進相。

問曰：

今說摩訶般若波羅蜜論議中，應說精進波羅蜜，何以故說一切善法中精進？

答曰：

初發心菩薩，於一切善法中精進，漸漸次第得精進波羅蜜。

問曰：

一切善法中精進多，今說精進波羅蜜，已入一切善法精進中。

答曰：

為佛道精進，名為波羅蜜；諸餘善法中精進，但名精進，不名波羅蜜。

問曰：

一切善法中懃，何以不名精進波羅蜜；而獨名菩薩精進為波羅蜜？

答曰：

波羅蜜名到彼岸。世間人及聲聞、辟支佛，不能具足行諸波羅蜜，是故不名為精進波羅蜜。

復次，是人無大慈、大悲，棄捨眾生；不求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一切智，及無礙解脫、無量身、無量光

明、無量音聲、無量持戒、禪定、智慧。以是故，是人精進不名波羅蜜。

復次，菩薩精進，不休、不息，一心求佛道，如是行者，名為精進波羅蜜。如好施菩薩求如意珠，抒大海水，正使筋骨枯盡，終不懈廢；得如意珠，以給眾生，濟其身苦。菩薩如是難為能為，是為菩薩精進波羅蜜。

復次，菩薩以精進力為首，行五波羅蜜，是時，名為菩薩精進波羅蜜。譬如眾藥和合，能治重病；菩薩精進亦如是，但行精進，不能行五波羅蜜，是不名菩薩精進波羅蜜。

復次，菩薩精進，不為財利、富貴、力勢，亦不為身，不為生天、轉輪王、梵、釋、天王，亦不自為以求涅槃，但為佛道，利益眾生。如是相，名為菩薩精進波羅蜜。

復次，菩薩精進，修行一切善法，大悲為首。如慈父愛子，唯有一子而得重病，一心求藥，救療其病；菩薩精進，以慈為首，亦復如是，救療一切，心無暫捨。

復次，菩薩精進，以實相智慧為首，行六波羅蜜，是名菩薩精進波羅蜜。

問曰：

諸法實相無為無作；精進有為有作相，云何以實相為首？

答曰：

雖知諸法實相無為無作，以本願大悲欲度眾生故，於無作中，以精進力度脫一切。

復次，若諸法實相，無為無作、如涅槃相、無一無二，汝云何言「實相與精進相異」耶？汝即不解諸法相。

復次，爾時菩薩觀三界、五道眾生，各失所樂。

無色界天，樂定心著，不覺命盡，墮在欲界中，受禽獸形。色界諸天，亦復如是，從清淨處墮，還受婬欲，在不淨中。欲界六天，樂著五欲，還墮地獄，受諸苦痛。

見人道中，以十善福貿得人身，人身多苦少樂，壽盡多墮惡趣中。

見諸畜生，受諸苦惱，鞭杖驅馳，負重涉遠，項領穿壞，熱鐵燒爍。此人宿行因緣，以繫縛眾生，鞭杖苦惱；如是等種種因緣故，受象、馬、牛、羊、麋、鹿畜獸之形。

婬欲情重，無明偏多，受鵝、鴨、孔雀、鴛鴦、鳩、鵠、鷄、鷺、鸚鵡，百舌之屬，受此眾鳥，種類百千。婬行罪故，身生毛羽，隔諸細滑，嘴[口\*(甚-其+庚)]龕鞞，不別觸味。

瞋恚偏多，受毒蛇、蝮蝎、蚊蜂、百足，含毒之虫。

愚癡多故，受蛆蛾、蜣螂、蟻螻、鴛鴦、角鴮之屬，諸駢虫鳥。

憍慢、瞋恚多故，受師子、虎、豹諸猛獸身。

邪慢緣故，受生驢、猪、駱駝之中。

慳貪、嫉妬、輕躁、短促故，受獼猴、猢猻、熊、羆之形。

邪貪、憎嫉業因緣故，受猫、狸、土虎諸獸之身。

無愧、無慚、饕餮因緣故，受烏鵲、鴝鵒諸鳥之形。

輕慢善人故，受鷄、狗、野干等身。

大作布施，瞋恚、曲心，以此因緣故，受諸龍身。

大修布施，心高陵瘡，苦惱眾生，受金翅鳥形。

如是等種種結使業因緣故，受諸畜生禽獸之苦。

菩薩得天眼，觀眾生輪轉五道，迴旋其中：天中死，人中生；人中死，天中生；天中死，生地獄中；地獄中死，生天上；天上死，生餓鬼中；餓鬼中死，還生天上；天上死，

生畜生中；畜生中死，生天上；天上死，還生天上。地獄、餓鬼、畜生亦如是。

欲界中死，色界中生；色界中死，欲界中生；欲界中死，無色界中生；無色界中死，欲界中生；欲界中死，欲界中生。色界、無色界亦如是。

活地獄中死，黑繩地獄中生；黑繩地獄中死，活地獄中生；活地獄中死，還生活地獄中；合會地獄乃至阿鼻地獄，亦如是。炭坑地獄中死，沸屎地獄中生；沸屎地獄中死，炭坑地獄中生；炭坑地獄中死，還生炭坑地獄中。燒林地獄乃至摩訶波頭摩地獄，亦如是展轉生其中。

卵生中死，胎生中生；胎生中死，卵生中生；卵生中死，還生卵生中。胎生、濕生、化生亦如是。

閻浮提中死，弗婆提中生；弗婆提中死，閻浮提中生；閻浮提中死，還生閻浮提中。劬陀尼、鬱怛羅越亦如是。

四天處死，三十三天中生；三十三天中死，四天處生；四天處死，還生四天處。三十三天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如是。

梵眾天中死，梵輔天中生；梵輔天中死，梵眾天中生；梵眾天中死，還生梵眾天中。梵輔天，少光天、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阿那跋羅伽、得生、大果，虛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

非有想非無想天中死，阿鼻地獄中生。

如是展轉生五道中。菩薩見是已，生大悲心：「我於眾生為無所益，雖與世樂，樂極則苦；當以佛道涅槃常樂益於一切。云何而益？當懃大精進，乃得實智慧；得實智慧，知諸法實相，以餘波羅蜜助成，以益眾生。」是為菩薩精進波羅蜜。

見餓鬼中飢渴故，兩眼陷，毛髮長，東西馳走。若欲趣水，護水諸鬼，以鐵杖逆打；設無守鬼，水自然竭；或時天雨，雨化為炭。或有餓鬼常被火燒，如劫盡時，諸山火出。或有餓鬼羸瘦狂走，毛髮蓬亂，以覆其身。或有餓鬼常食屎尿，涕唾歐吐，盪滌餘汁；或時至廁溷邊立，伺求不淨汁。或有餓鬼常求產婦藏血飲之，形如燒樹，咽如針孔；若與其水，千歲不足。或有餓鬼自破其頭，以手取腦而舐。或有餓鬼形如黑山，鐵鎖鎖頸，叩頭求哀，歸命獄卒。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語加彼眾生，眾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如是等種種罪故，墮餓鬼趣中，受無量苦痛。

見八大地獄，苦毒萬端。

活大地獄中諸受罪人，各各共鬪，惡心瞋諍，手捉利刀，互相割剝，以槩相刺，鐵叉相叉，鐵棒相棒，鐵杖相捶，鐵鎚相貫，而以利刀互相切膾，又以鐵爪而相齮裂，各以身血而相塗漫。痛毒逼切，悶無所覺；宿業因緣，冷風來吹，獄卒喚之：「咄！」諸罪人還活，以是故名活地獄；即時平復，復受苦毒。

此中眾生，以宿行因緣，好殺物命，牛羊禽獸；為田業、舍宅、奴婢、妻子、國土、錢財故，而相殺害。如是等種種殺業報故，受此劇罪。

見黑繩大地獄中罪人，為惡羅刹、獄卒、鬼匠，常以黑熱鐵繩，拼度罪人。以獄中鐵斧，斲之斫之：長者令短，短者令長；方者使圓，圓者使方。斬截四肢，却其耳鼻，落其手足。以大鐵鋸，解析揣截，破其肉分，嚙嚙稱之。

此人宿行因緣，讒賊忠良，妄語、惡口、兩舌、無義語，枉殺無辜，或作姦吏，酷暴侵害。如是等種種惡口讒賊，故受此罪。

見合會大地獄中，惡羅刹、獄卒作種種形：牛、馬、猪、羊、麀、鹿、狐、狗、虎、狼、師、子、六駝、大鳥、鷗鷺、鶻鳥，作此種種諸鳥獸頭而來，吞噉齧嚙，齧掣罪人。兩山相合，大熱鐵輪轢諸罪人，令身破碎；熱鐵臼中搗之令碎，如竿蒲桃，亦如壓油；譬如蹂場，聚肉成積，積頭如山，血流成池，鷗鷺、虎狼各來爭掣。

此人宿業因緣，多殺牛、馬、猪、羊、麀、鹿、狐、兔、虎、狼、師子、六駝、大鳥、眾鳥，如是等種種鳥獸多殘賊故，還為此眾鳥獸頭來害罪人；又以力勢相陵，枉壓羸弱，受兩山相合罪；慳貪、瞋恚，愚癡、怖畏故，斷事輕重，不以正理，或破正道，轉易正法，受熱鐵輪轢，熱鐵臼搗。

第四、第五，名叫喚、大叫喚。此大地獄，其中罪人，羅刹、獄卒頭黃如金，眼中火出，著赤色衣，身肉堅勁，走疾如風，手足長大，口出惡聲，捉三股叉，箭墮如雨，刺射罪人。罪人狂怖，叩頭求哀，小見放捨，小見憐愍。即時將入熱鐵地獄，縱廣百由旬，驅打馳走，足皆焦然，脂髓流出，如竿蘇油。鐵棒棒頭，頭破腦出，如破酪瓶。斫剝割剝，身體糜爛。而復將入鐵閣屋間，黑烟來熏，互相推壓，更相怨毒，皆言何以壓我？纔欲求出，其門以閉；大聲嗥呼，音常不絕。

此人宿行因緣，皆由糾秤欺誑，非法斷事，受寄不還，侵陵下劣，惱諸窮貧，令其號哭；破他城郭，壞人聚落，傷害劫剝，室家怨毒，舉城叫喚；有時譎詐欺誑，誘之令出而復害之。如是等種種因緣故，受如此罪。

大叫喚地獄中人，皆坐熏殺穴居之類，幽閉囹圄，或闇烟窟中而熏殺之；或投井中，劫奪他財。如是等種種因緣，受大叫喚地獄罪。

第六、第七，熱、大熱地獄中，有二大銅鑊：一名難陀，二名跋難陀(秦言喜、大喜也)。鹹沸水滿中，羅刹鬼獄卒以罪人投中，如廚士烹肉；人在鑊中，腳上頭下，譬如煮豆熟爛，骨節解散，皮肉相離；知其已爛，以叉叉出，行業因緣，冷風吹活。復投炭坑中，或著沸屎中，譬如魚出於水而著熱沙中；又以濃血而自煎熬。從炭坑中出，投之焰床，強驅令坐，眼、耳、鼻、口及諸毛孔，一切火出。

此人宿世惱亂父母、師長、沙門、婆羅門，於諸好人福田中惱令心熱；以此罪故，受熱地獄罪。或有宿世煮生繭，或生炙猪羊，或以木貫人而生炙之，或焚燒山野及諸聚落、佛圖、精舍，及天神等，或推眾生著火坑中。如是等種種因緣，生此地獄中。

見阿鼻地獄，縱廣四千里，周迴鐵壁，於七地獄，其處最深。獄卒羅刹以大鐵椎椎諸罪人，如鍛師打鐵，從頭剝皮，乃至其足；以五百釘釘挖其身，如挖牛皮，互相掣挽，應手破裂。熱鐵火車，以轆其身。驅入火坑，令抱炭出。熱沸屎河，驅令入中；有鐵嘴毒虫，從鼻中入腳底出，從足下入口中出。豎劍道中，驅令馳走，足下破碎，如廚膾肉；利刀劍槊，飛入身中，譬如霜樹落葉，隨風亂墜；罪人手、足、耳、鼻、支節，皆被斫剝割截在地，流血成池。二大惡狗：一名賒摩，二名賒婆羅。鐵口猛毅，破人筋骨，力踰虎豹，猛如師子。有大刺林，驅逼罪人，強令上樹。罪人上時，刺便下向，下時刺便上向。大身毒蛇，蝮蝎惡虫，競來齧之。大鳥長嘴，破頭噉腦。入鹹河中，隨流上下；出則蹈熱鐵地，行鐵刺上；或坐鐵杙，杙從下入。以鉗開口，灌以洋銅，吞熱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然，五藏皆焦，直過墮



地。但見惡色，恒聞臭氣，常觸麤澁，遭諸苦痛，迷悶委頓；或狂逸唐突，或藏竄投擲，或顛匍墮落。

此人宿行，多造大惡五逆重罪，斷諸善根，法言非法，非法言法，破因破果，憎嫉善人。以是罪故，入此地獄，受罪最劇。

如是等種種八大地獄。周圍其外，復有十六小地獄為眷屬：八寒冰，八炎火，其中罪毒，不可見聞。八炎火地獄者：一名炭坑，二名沸屎，三名燒林，四名劍林，五名刀道，六名鐵刺林，七名鹹河，八名銅櫬，是為八。八寒冰地獄者：一名頻浮陀(少多有孔)，二名尼羅浮陀(無孔)，三名阿羅羅(寒戰聲也)，四名阿婆婆(亦患寒聲)，五名睺睺(亦是患寒聲)，六名漚波羅(此地獄外壁似青蓮花也)，七名波頭摩(紅蓮花罪人生中受苦也)，八名摩訶波頭摩，是為八。

若破清淨戒出家法，令白衣輕賤佛道；或排眾生著火坑中，或眾生命未盡頃於火上炙之。如是等種種因緣，墮炭坑地獄中。大火炎炭至膝，燒罪人身。

若沙門、婆羅門福田食，以不淨手觸，或先噉，或以不淨物著中；或以熱沸屎灌他身，破淨命，以邪命自活。如是等種種因緣，墮沸屎地獄中。沸屎深廣如大海水，中有虫，以鐵為嘴，破罪人頭噉腦，破骨食髓。

若焚燒草木，傷害諸虫，或燒林大獵，為害彌廣。如是等種種因緣，墮燒林地獄中。草木火然，以燒罪人。

若執持刀劍，鬪爭傷殺；若斫樹壓人，以報宿怨；若人以忠信誠告，而密相中陷。如是等種種因緣，墮劍林地獄中。此地獄罪人入中，風吹劍葉，割截手足、耳鼻，皆令墮落；是時，林中有烏鷲、惡狗，來食其肉。

若以利刀刺人，若橛若槍傷人；若斷截道路，撥徹橋樑，破正法道，示以非法道，如是等種種因緣，墮利刀道地獄中。利刀道地獄者，於絕壁狹道中豎利刀，令罪人行上而過。

若犯邪淫，侵他婦女，貪受樂觸，如是等種種因緣墮鐵刺林地獄中。刺樹高一由旬，上有大毒蛇，化作美女身，喚此罪人上來，共汝作樂；獄卒驅之令上，刺皆下向，貫刺罪人，身被刺害，入骨徹髓。既至林上，化女還復蛇身，破頭入腹，處處穿穴，皆悉破爛。忽復還活，身體平復；化女復在樹下喚之，獄卒以箭仰射，呼之令下，刺復仰刺；既得到地，化女身復毒蛇，破罪人身。

如是久久，從熱鐵刺林出，遙見河水清涼快樂，走往趣之；入中變成熱沸鹹水，罪人在中，須臾之頃，皮肉離散，骨立水中；獄卒羅刹以叉鉤出之，持著岸上。此人宿行因緣，傷殺水性魚鼈之屬，或時排人及諸眾生令沒水中，或投之沸湯，或投之冰水。如是等種種惡業因緣，故受此罪。

若在銅橛地獄，獄卒羅刹問諸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悶不知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是時，獄卒即驅逐罪人，令坐熱銅橛上，以鐵鉗開口，灌以洋銅；若言飢，坐之銅橛，吞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

此人宿行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酥油、石蜜；或無戒、無禪、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宿業因緣，墮銅橛地獄。

若人墮頽浮陀地獄中，其處積冰，毒風來吹，令諸罪人皮毛裂落，筋肉斷絕，骨破髓出。即復完堅，受罪如初。

此人宿業因緣，寒月剝人；或劫盜凍人薪火；或作惡龍瞋毒忿恚，放大雹雨，冰凍害人；或輕賤謗毀若佛及佛弟子

持戒之人；或口四業作眾重罪。如是等種種因緣，墮頽浮陀地獄中。

尼羅浮陀亦如是。頽浮陀少多有孔，時得出入；尼羅波絕無孔罅，無出入處。

呵婆婆、呵羅羅、睺睺，此三地獄，寒風噤戰，口不能開，因其呼聲而以名獄。

漚波羅獄中，凍冰浹渌，有似青蓮花。波頭摩，狀如此間赤蓮花。

摩呵波頭摩，是中拘迦離住處。有智之人聞是驚言：「咄！以此無明恚愛法故，乃受此苦。出而復入，無窮無已！」

菩薩見此，如是思惟：「此苦業因緣，皆是無明諸煩惱所作，我當精進懃修六度，集諸功德，斷除眾生五道中苦。」興發大哀，增益精進。如見父母幽閉囹圄，拷掠撻笞，憂毒萬端，方便求救，心不暫捨；菩薩見諸眾生受五道苦，念之如父，亦復如是。

復次，菩薩精進，世世勤修，求諸財寶，給施眾生，心無懈廢。自有財物，能盡施與，心亦不懈。

復次，精進持戒，若大、若小，一切能受、一切能持，不毀、不犯；大如毛髮，設有違失，即時發露，初不覆藏。

復次，懃修忍辱，若人刀杖打害，罵詈毀辱，及恭敬供養，一切能忍，不受、不著；於深法中，其心不沒，亦不疑悔。

復次，專精一心，修諸禪定，能住能守，得五神通，及四等心、勝處、背捨、十一切處，具諸功德；得四念處及諸菩薩見佛三昧。

復次，菩薩精進求法，不懈身心，懃力供養法師，種種恭敬供給給使，初不違失，亦不廢退，不惜身命，以為法故。

誦讀問答，初、中、後夜，思惟憶念，籌量分別，求其因緣，選擇同異，欲知實相：一切諸法自相、異相，總相、別相，一相，有相、無相，如實相，諸佛菩薩無量智慧，心不沒不退，是名菩薩精進。

如是等種種因緣，能生能辦種種善法，是故名為精進波羅蜜。波羅蜜義，如先說。

復次，菩薩精進，名為精進波羅蜜；餘人精進，不名波羅蜜。

問曰：

云何為精進滿足？

答曰：

菩薩生身、法性身，能具功德，是為精進波羅蜜滿足。滿足義，如上說。

身、心精進，不廢息故。

問曰：

精進是心數法，經何以名身精進？

答曰：

精進雖是心數法，從身力出，故名為身精進。如受是心數法，而有五識相應受，是名身受；有意識相應受，是為心受。精進亦如是，身力懃修，若手布施，口誦法言，若講說法，如是等名為身口精進。

復次，行布施、持戒，是為身精進；忍辱、禪定、智慧，是名心精進。

復次，外事懃修，是為身精進；內自專精，是為心精進。麤精進名為身，細精進名為心。為福德精進名為身，為智慧精進是為心。若菩薩初發心，乃至得無生忍，於是中間名身

精進，生身未捨故。得無生忍，捨肉身得法性身，乃至成佛，是為心精進。

復次，菩薩初發心時，功德未足故，種三福因緣：布施、持戒、善心，漸得福報以施眾生。眾生未足，更廣修福，發大悲心：「一切眾生不足於財，多作眾惡，我以少財不能滿足其意；其意不滿，不能懃受教誨；不受道教，不能得脫生、老、病、死。我當作大方便，給足於財，令其充滿。」便入大海，求諸異寶；登山履危，以求妙藥；入深石窟，求諸異物，石汁、珍寶，以給眾生。或作薩陀婆，冒涉嶮道、劫賊、師子、虎、狼、惡獸，為布施眾生故，懃求財寶，不以為難。藥草、呪術，能令銅變為金，如是種種變化，致諸財物，及四方無主物，以給眾生，是為身精進。得五神通，能自變化，作諸美味，或至天上取自然食，如是等，名為心精進。

能集財寶以用布施，是為身精進；以是布施之德，得至佛道，是為心精進。

生身菩薩行六波羅蜜，是為身精進；法性身菩薩行六波羅蜜，是為心精進（未得法身，心則隨身；已得法身，則心不隨身，身不累心也）。

復次，一切法中，皆能成辦，不惜身命，是為身精進；求一切禪定、智慧時，心不懈倦，是為心精進。

復次，身精進者，受諸懃苦，終不懈廢。

如說：

「波羅柰國梵摩達王，遊獵於野林中。見二鹿群，群各有主，一主有五百群鹿。一主身七寶色，是釋迦牟尼菩薩；一主是提婆達多。菩薩鹿王見人王大眾殺其部黨，起大悲心，逕到王前。王人競射，飛矢如雨；王見此鹿直進趣已，無所忌憚，勅諸從人：『攝汝弓矢，無得斷其來意！』鹿王既至，

跪白人王：『君以嬉遊逸樂小事故，群鹿一時皆受死苦；若以供膳，輒當差次，日送一鹿，以供王廚。』王善其言，聽如其意。於是二鹿群主，大集差次，各當一日，送應次者。是時，提婆達多鹿群中，有一鹿懷子，來白其主：『我身今日當應送死，而我懷子，子非次也；乞垂料理，使死者得次，生者不濫！』鹿王怒之言：『誰不惜命？次來但去，何得辭也？』

「鹿母思惟：『我王不仁，不以理恕，不察我辭，橫見瞋怒，不足告也！』即至菩薩王所，以情具白。

「王問此鹿：『汝主何言？』

「鹿曰：『我主不仁，不見料理，而見瞋怒；大王仁及一切，故來歸命。如我今日，天地雖曠，無所控告！』菩薩思惟：『此甚可愍！若我不理，枉殺其子；若非次更差，次未及之，如何可遣？唯有我當代之。』思之既定，即自送身，遣鹿母還：『我今代汝，汝勿憂也！』鹿王逕到王門，眾人見之，怪其自來，以事白王。

「王亦怪之，而命令前，問言：『諸鹿盡耶？汝何以來？』

「鹿王言：『大王仁及群鹿，人無犯者，但有滋茂，何有盡時！我以異部群中，有一鹿懷子，以子垂產，身當殂割，子亦併命，歸告於我，我以愍之。非分更差，是亦不可；若歸而不救，無異木石。是身不久，必不免死；慈救苦厄，功德無量。若人無慈，與虎狼無異。』王聞是言，即從坐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獸，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為人；
若有慈惠，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諸鹿得安，王得仁信。

復次，如愛法梵志，十二歲遍閭浮提求知聖法而不能得；時世無佛，佛法亦盡。有一婆羅門言：「我有聖法一偈，若實愛法，當以與汝！」答言：「實愛法！」婆羅門言：「若實愛法，當以汝皮為紙，以身骨為筆，以血書之，當以與汝！」即如其言，破骨、剝皮，以血寫偈：

「如法應修行，    非法不應受；  
今世亦後世，    行法者安隱！」

復次，昔野火燒林，林中有一雉，慙身自力，飛入水中，漬其毛羽，來滅大火；火大水少，往來疲乏，不以為苦。是時，天帝釋來問之言：「汝作何等？」答言：「我救此林，愍眾生故！此林蔭育處廣，清涼快樂，我諸種類，及諸宗親，并諸眾生，皆依仰此。我有身力，云何懈怠而不救之？」天帝問言：「汝乃精慙，當至幾時？」雉言：「以死為期！」天帝言：「汝心雖爾，誰證知者？」即自立誓：「我心至誠，信不虛者，火即當滅！」是時，淨居天知菩薩弘誓，即為滅火。自古及今，唯有此林，常獨蔚茂，不為火燒。

如是等種種宿世所行，難為能為，不惜身命、國財、妻子、象馬、七珍、頭目骨髓，慙施不倦。如說菩薩為諸眾生，一日之中千死千生，如檀、尸、忍、禪、般若波羅蜜中所行如是。

菩薩本生經中種種因緣相，是為身精進。

於諸善法修行信樂，不生疑悔而不懈怠，從一切賢聖，下至凡人，求法無厭，如海吞流，是為菩薩心精進。

問曰：

心無厭足，是事不然！所以者何？若所求事辦，所願已成，是則應足。若理不可求，事不可辦，亦應捨廢，云何恒無厭足？如人穿井求泉，用功轉多，轉無水相，則應止息；亦如行道，已到所在，不應復行，云何恒無厭足？

答曰：

菩薩精進，不可以世間譬喻為比，如穿井力少，則不能得水，非無水也；若此處無水，餘處必有。如有所至，必求至佛，至佛無厭，誨人不倦，故言無厭。

復次，菩薩精進，志願弘曠，誓度一切；而眾生無盡，是故精進亦不可盡。汝言「事辦應止」，是事不然！雖得至佛，眾生未盡，不應休息。譬如火相若不滅，終不冷；菩薩精進亦復如是，未入滅度，終不休息。以是故，十八不共法中，欲及精進，二事常修。

復次，菩薩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不廢精進，是菩薩精進，非佛精進。

復次，菩薩未得菩薩道，生死身以好事施眾生，眾生反更以不善事加之。或有眾生，菩薩讚美反更毀辱，菩薩恭敬而反輕慢，菩薩慈念反求其過，謀欲中傷；此眾生等，無有力勢，來惱菩薩。菩薩於此眾生，發弘誓願：「我得佛道，要當度此惡中之惡諸眾生輩！」於此惡中，其心不懈，生大悲心；譬如慈母憐其子病，憂念不捨。如是相，是為菩薩精進。

復次，行布施波羅蜜時，十方種種乞兒來欲求索，不應索者皆來索之，及所愛重難捨之物，語菩薩言：「與我兩眼，與我頭腦骨髓、愛重妻子及諸貴價珍寶。」如是等難捨之物，乞者強索，其心不動，慳瞋不起，見疑心不生，一心為佛道故布施；譬如須彌山，四方風吹所不能動。



如是種種相，是名精進波羅蜜。

復次，菩薩精進，遍行五波羅蜜，是為精進波羅蜜。

問曰：

若行戒波羅蜜時，若有人來乞三衣鉢盂，若與之則毀戒。何以故？佛不聽故。若不與，則破檀波羅蜜，精進云何遍行五事？

答曰：

若新行菩薩，則不能一世一時遍行五波羅蜜。

如菩薩行檀波羅蜜時，見餓虎飢急，欲食其子；菩薩是時興大悲心，即以身施。菩薩父母以失子故，憂愁懊惱，兩目失明；虎殺菩薩，亦應得罪。而不籌量父母憂苦、虎得殺罪；但欲滿檀，自得福德。

又如持戒比丘，隨事輕重，擯諸犯法。被擯之人，愁苦懊惱。但欲持戒，不愍其苦。

或時行世俗般若，息慈悲心。如釋迦牟尼菩薩，宿世為大國王太子。父王有梵志師，不食五穀，眾人敬信，以為奇特。

太子思惟：「人有四體，必資五穀，而此人不食，必是曲取人心，非真法也！」父母告子：「此人精進不食五穀，是世希有，汝何愚甚而不敬之？」

太子答言：「願小留意此人，不久證驗自出！」

是時，太子求其住處，至林樹間，問林中牧牛人：「此人何所食噉？」

牧牛者答言：「此人夜中，少多服酥以自全命。」

太子知己還宮，欲出其證驗，即以種種諸下藥草，熏青蓮華。清旦梵志入宮，坐王邊，太子手執此花來供養之；拜已，授與。

梵志歡喜自念：「王及夫人，內外大小，皆服事我，唯太子不見敬信；今日以好華供養，甚善無量！」得此好華，敬所來處，舉以向鼻嗅之。華中藥氣入腹，須臾腹內藥作，欲求下處。

太子言：「梵志不食，何緣向廁？」急捉之。須臾便吐王邊，吐中純酥。

證驗現已，王與夫人乃知其詐。

太子言：「此人真賊！求名故以誑一國。」

如是行世俗般若，但求滿智，寢憐愍心，不畏人瞋。

或時菩薩行出世間般若，於持戒、布施心不染著。何以故？施者、受者、所施財物，於罪、不罪，於瞋、不瞋，於進、於怠，攝心、散心，不可得故。

復次，菩薩行精進波羅蜜，於一切法，不生不滅，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非一非異，非有非無；盡知一切諸法，因緣和合，但有名字，實相不可得。菩薩作如是觀，知一切有為，皆是虛誑，心息無為，欲滅其心，唯以寂滅為安隱。爾時，念本願憐愍眾生故，還行菩薩法，集諸功德。菩薩自念：「我雖知諸法虛誑，眾生不知是事，於五道中受諸苦痛，我今當具足行六波羅蜜。」菩薩報得神通，亦得佛道：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智慧、大慈大悲、無礙解脫、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三達等無量諸佛法。得是法時，一切眾生皆得信淨，皆能受行愛樂佛法。能辦是事，皆是精進波羅蜜力。是為精進波羅蜜。

如佛所說：「爾時，菩薩精進，不見身，不見心；身無所作，心無所念，身、心一等而無分別。所求佛道以度眾生，不見眾生為此岸、佛道為彼岸，一切身、心所作放捨；如夢所為，覺無所作。是名寂滅諸精進故，名為波羅蜜。所以者

何？知一切精進皆是邪偽故。以一切作法皆是虛妄不實，如夢、如幻；諸法平等，是為真實。平等法中，不應有所求索，是故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雖知精進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菩薩真實精進。」

如佛言：「我於無量劫中，頭、目、髓、腦以施眾生，令其願滿。持戒、忍辱、禪定時，在山林中，身體乾枯；或持齋節食，或絕諸色味，或忍罵辱、刀杖之患，是故身體焦枯。又常坐禪，曝露慙苦，以求智慧；誦讀、思惟，問難、講說一切諸法；以智分別好惡、麤細、虛實、多少；供養無量諸佛，慙懃精進求此功德，欲具足五波羅蜜。我是時無所得，不得檀、尸、羼、精進、禪、智慧波羅蜜。見然燈佛，以五華散佛，布髮泥中，得無生法忍，即時六波羅蜜滿；於空中立，偈讚然燈佛，見十方無量諸佛，是時得實精進。」身精進平等故得心平等，心平等故得一切諸法平等。

如是種種因緣相，名為精進波羅蜜。

## 大智度論卷第十六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禪波羅蜜第二十八 (卷第十七)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經】

「不亂不味故，應具足禪波羅蜜。」

【論】

問曰：

菩薩法以度一切眾生為事，何以故閑坐林澤，靜默山間，獨善其身，棄捨眾生？

答曰：

菩薩身雖遠離眾生，心常不捨，靜處求定，得實智慧以度一切。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修業如故；菩薩宴寂亦復如是，以禪定力故，服智慧藥，得神通力，還在眾生——或作父母妻子、或作師徒宗長，或天、或人，下至畜生，種種語言，方便開導。

復次，菩薩行布施、持戒、忍辱，是三事名為福德門。於無量世中作天王、釋提桓因、轉輪聖王、閻浮提王，常施眾生七寶衣服，五情所欲，今世後世皆令具足。如《經》中說：「轉輪聖王以十善教民，後世皆生天上；世世利益眾生，令得快樂。此樂無常，還復受苦。」菩薩因此發大悲心，欲以常樂涅槃利益眾生。此常樂涅槃從實智慧生，實智慧從一心禪定生。譬如然燈，燈雖能照，在大風中不能為用；若置之密宇，其用乃全。散心中智慧亦如是，若無禪定靜室，雖

有智慧，其用不全；得禪定則實智慧生。以是故，菩薩雖離眾生，遠在靜處，求得禪定。以禪定清淨故，智慧亦淨；譬如油炷淨故，其明亦淨。以是故，欲得淨智慧者，行此禪定。

復次，若求世間近事，不能專心，則事業不成，何況甚深佛道而不用禪定！禪定名攝諸亂心。亂心輕飄，甚於鴻毛；馳散不停，駛過疾風；不可制止，劇於獼猴；暫現轉滅，甚於掣電。心相如是不可禁止，若欲制之，非禪不定。如偈說：

「禪為守智藏，	功德之福田；
禪為清淨水，	能洗諸欲塵；
禪為金剛鎧，	能遮煩惱箭；
雖未得無餘，	涅槃分已得。
得金剛三昧，	摧碎結使山；
得六神通力，	能度無量人。
囂塵蔽天日，	大雨能淹之；
覺觀風散心，	禪定能滅之。」

復次，禪定難得，行者一心專求不廢，乃當得之；諸天及神仙猶尚不能得，何況凡夫懈怠心者！

如佛在尼拘盧樹下坐禪，魔王三女說偈問言：

「獨坐林樹間，	六根常寂默，
有若失重寶，	無援愁苦毒。
容顏世無比，	而常閉目坐；
我等心有疑，	何求而在此？」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得涅槃味，	不樂處染愛；
內外賊已除，	汝父亦滅退。
我得甘露味，	安樂坐林間；
恩愛之眾生，	為之起慈心。」

是時三女心生慚愧而自說言：「此人離欲，不可動也。」  
即滅去不現。

問曰：

行何方便，得禪波羅蜜？

答曰：

却五事(五塵)，除五法(五蓋)，行五行。

云何却五事？當呵責五欲。哀哉眾生！常為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諍，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譬如愚人貪著好果，上樹食之，不肯時下；人伐其樹，樹傾乃墮，身首毀壞，痛惱而死。又此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為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五欲法者與畜生共，有智者識之，能自遠離。

如說：有一優婆塞，與眾估客遠出治生。是時寒雪，夜行失伴，在一石窟中住。時山神變為一女來欲試之，說此偈言：

「白雪覆山地，        鳥獸皆隱藏；  
我獨無所恃，        惟願見愍傷！」

優婆塞兩手掩耳而答偈言：

「無羞弊惡人，        說此不淨言，  
水漂火燒去，        不欲聞汝聲！  
有婦心不欲，        何況造邪姪？  
諸欲樂甚淺，        大苦患甚深。  
諸欲得無厭，        失之為大苦；  
未得願欲得，        得之為所惱。」

諸欲樂甚少，    憂苦毒甚多，  
為之失身命，    如蛾赴燈火！」

山神聞此偈已，即擎此人送至伴中。

是為智者呵欲不可著。五欲者，名為妙色、聲、香、味、觸；欲求禪定，皆應棄之。

云何棄色？

觀色之患，若人著色，諸結使火盡皆熾然，燒害人身。如火燒金銀，煮沸熱蜜，雖有色味，燒身爛口，急應捨之。若人染著妙色、美味，亦復如是。

復次，好惡在人，色無定也。何以知之？如遙見所愛之人，即生喜愛心；若遙見怨家惡人，即生怒害心；若見中人，則無怒無喜。若欲棄此喜怒，當除邪念及色，一時俱捨；譬如洋金燒身，若欲除之，不得但欲棄火而留金，要當金、火俱棄。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憂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

云何呵聲？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

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譬如大風吹諸林樹，聞此細妙歌聲，柔軟清淨，生邪念想，是故不覺心狂；今世失諸功德，後世當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念念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生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

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

云何呵香？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

如一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床下，兩手捉繩床腳；其師至時，與繩床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飯食之，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要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徑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及僧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時，師將諸眾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故。

復次，有一比丘在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其心悅樂，過而心愛。池神語之言：「汝何以故捨彼林下禪淨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使臥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花，掘挽根莖，狼籍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取汝花，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言偷我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疊鮮淨而有黑物點污，眾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點墨，人所不見，誰問之者！」

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香欲。

云何呵味？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眾苦，洋銅灌口，噉燒鐵丸；若不觀食法，嗜心堅著，墮不淨虫中。」

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阿羅漢道，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



諸人言：「此是虫，何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虫本是我沙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虫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

復次，如一國，王名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菓。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眾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哭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全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着味如是，有失身之苦。

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著味欲。

云何呵觸？

此觸是生諸結使之大因，繫縛心之根本。何以故？餘四情則各當其分，此則遍滿身識；生處廣故，多生染著，此著難離。何以知之？如人著色，觀身不淨三十六種則生厭心；若於觸中生著，雖知不淨，貪其細軟，觀不淨無所益，是故難離。

復次，以其難捨，故為之常作重罪。若墮地獄，地獄有二部：一名寒冰，二名焰火。此二獄中，皆以身觸受罪，苦毒萬端。此觸名為大黑闇處，危難之險道也。

復次，如《羅睺羅母本生經》中說：釋迦文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毘耶，二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羅睺羅母也。

勛毘耶是寶女，故不孕子。耶輸陀羅以菩薩出家夜，自覺妊身。菩薩出家六年苦行，耶輸陀羅亦六年懷妊不產。諸釋詰之：「菩薩出家，何由有此？」耶輸陀羅言：「我無他罪，我所懷子，實是太子體胤。」諸釋言：「何以久而不產？」答言：「非我所知！」諸釋集議聞王欲如法治罪。勛毘耶白王：「願寬恕之！我常與耶輸陀羅共住，我為其證，知其無罪。待其子生，知似父不，治之無晚！」王即寬置。

佛六年苦行既滿，初成佛時，其夜生羅睺羅。王見其似父，愛樂忘憂。語群臣言：「我兒雖去，今得其子，與兒在無異！」耶輸陀羅雖免罪黜，惡聲滿國。耶輸陀羅欲除惡名，佛成道已，還迦毘羅婆度諸釋子。時，淨飯王及耶輸陀羅，常請佛入宮食。是時耶輸陀羅，持一鉢百味歡喜丸，與羅睺羅，令持上佛。是時佛以神力變五百阿羅漢，皆如佛身，無有別異。羅睺羅以七歲身，持歡喜丸徑至佛前，奉進世尊。是時佛攝神力，諸比丘身復如故，皆空鉢而坐，唯佛鉢中盛滿歡喜丸。耶輸陀羅即白王言：「以此證驗，我無罪也！」耶輸陀羅即問佛言：「我有何因緣，懷妊六年？」

佛言：「汝子羅睺羅，過去久遠世時，曾作國王。時有一五通仙人來入王國，語王言：『王法治賊，請治我罪！』王言：『汝有何罪？』答言：『我入王國，犯不與取，輒飲王水，用王楊枝！』王言：『我以相與，何罪之有？我初登王位，皆以水及楊枝施於一切！』仙人言：『王雖已施，我心疑悔，罪不除也！願今見治，無令後罪。』王言：『若必欲爾，小停，待我入還！』王入宮中，六日不出。此仙人在王園中，六日飢渴。仙人思惟：『此王正以此治我。』王過六日而出，辭謝仙人：『我便相忘，莫見咎也！』以是因緣

故，受五百世三惡道罪，五百世常六年在母胎中。」以是證故，耶輸陀羅無有罪也。

是時，世尊食已出去，耶輸陀羅心生悔恨：「如此好人，世所希有，我得遭遇，而今永失！」世尊坐時，諦視不眴；世尊出時，尋後觀之，遠沒乃止。心大懊恨，每一思至，蹙地氣絕；傍人以水灑之，乃得蘇息。常獨思惟：「天下誰能善為呪術，能轉其心令復本意，歡樂如初？」即以七寶名珠，著金槃上，以持募人。有一梵志應之，言：「我能呪之，令其意轉；當作百味歡喜丸，以藥草和之，以呪語禁之，其心便轉，必來無疑！」耶輸陀羅受其教法，遣人請佛：「願與聖眾，俱屈威神！」佛入王宮，耶輸陀羅即遣百味歡喜丸，著佛鉢中。佛既食之，耶輸陀羅冀想如願，歡娛如初。佛食無異，心目澄靜。耶輸陀羅言：「今不動者，藥力未行故耳；藥勢發時，必如我願！」佛飯食訖，而呪願已，從座起去。耶輸陀羅冀藥力晡時日入當發，必還宮中。佛食如常，身心無異。諸比丘明日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具聞此事，增益恭敬。佛力無量，神心難測，不可思議！耶輸陀羅藥歡喜丸，其力甚大，而世尊食之，身心無異。諸比丘食已出城，以是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此耶輸陀羅，非但今世以歡喜丸惑我，乃往過去世時，亦以歡喜丸惑我！」

爾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

過去久遠世時，婆羅捺國山中有仙人。以仲春之月，於澡槃中小便，見鹿麋麋合會，姪心即動，精流槃中。麋鹿飲之，即時有娠。滿月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己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勲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

即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躡地，破其錘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錘持盛水，呪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

婆羅捺國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曾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躡地傷足，瞋呪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當與分國半治。」

是婆羅捺國有姪女，名曰扇陀，端正無雙，來應王募，問諸人言：「此是人？非人？」眾人言：「是人耳！仙人所生。」姪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取金槃盛好寶物，語國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姪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眾藥和之，以眾彩畫之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草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庵而住。

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好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皆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床蓐，與好淨酒以為淨水，與歡喜丸以為果蓏。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以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果、好水。」仙人問諸女：「汝何以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盛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軟，觸之心動；便復與諸美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姪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喜飲食。七

日已後酒果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姪女知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臥，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項汝去！」

女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厭此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去心。」王自思惟：「若我強違其志，違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

佛告諸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姪女者，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

如是種種因緣，是名呵細滑欲。

如是呵五欲。

除五蓋者。

復次，貪欲之人，去道甚遠。所以者何？欲為種種惱亂住處，若心著貪欲，無由近道。如除欲蓋偈所說：

「入道慚愧人，	持鉢福眾生；
云何縱塵欲？	沈沒於五情！
著鎧持刀杖，	見敵而退走；
如是怯弱人，	舉世所輕笑。

比丘為乞士，除髮著袈裟；  
五情馬所制，取笑亦如是。  
又如豪貴人，盛服以嚴身；  
而行乞衣食，取笑於眾人。  
比丘除飾好，毀形以攝心；  
而更求欲樂，取笑亦如是！  
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如愚自食吐！  
如是貪欲人，不知觀本願，  
亦不識好醜，狂醉於渴愛。  
慚愧尊重法，一切皆已棄，  
賢智所不親，愚騃所愛近。  
諸欲求時苦，得之多怖畏，  
失時懷熱惱，一切無樂時。  
諸欲患如是，以何當捨之？  
得諸禪定樂，則不為所欺。  
欲樂著無厭，以何能滅除？  
若得不淨觀，此心自然無。  
著欲不自覺，以何悟其心？  
當觀老病死，爾乃出四淵。  
諸欲難放捨，何以能遠之？  
若能樂善法，此欲自然息。  
諸欲難可解，何以能釋之？  
觀身得實相，則不為所縛。  
如是諸觀法，能滅諸欲火；  
譬如大澍雨，野火無在者！」

如是等種種因緣，滅除欲蓋。

瞋恚蓋者，失諸善法之本，墮諸惡道之因，諸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種種惡口之府藏。如佛教瞋弟子偈言：

「汝當知思惟，	受身及處胎，
穢惡之幽苦，	既生之艱難！
既思得此意，	而復不滅瞋，
則當知此輩，	則是無心人！
若無罪報果，	亦無諸呵責，
猶當應慈忍，	何況苦果劇！
當觀老病死，	一切無免者；
當起慈悲心，	云何惡加物？
眾生相怨賊，	斫刺受苦毒；
云何修善人，	而復加惱害？
常當行慈悲，	定心修諸善；
不當懷惡意，	侵害於一切！
若勤修道法，	惱害則不行，
善惡勢不並，	如水火相背。
瞋恚來覆心，	不知別好醜，
亦不識利害，	不知畏惡道。
不計他苦惱，	不覺身心疲，
先自受苦因，	然後及他人。
若欲滅瞋恚，	當思惟慈心，
獨處自清閑，	息事滅因緣。
當畏老病死，	九種瞋惱除，
如是思惟慈，	則得滅瞋毒！」

如是等種種因緣，除瞋恚蓋。

睡眠蓋者，能破今世三事：欲樂、利樂、福德。能破今世、後世、究竟樂，與死無異，唯有氣息。如一菩薩以偈呵眠睡弟子言：

「汝起勿抱臭身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體，	諸苦痛集安可眠！
一切世間死火燒，	汝當求出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安可而睡眠！
眠為大闇無所見，	日日侵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識，	如是大失安可眠！」

如是等種種因緣，呵睡眠蓋。

掉、悔蓋者，掉之為法，破出家心。如人攝心，猶不能住，何況掉散？掉散之人，如無鉤醉象，決鼻駱駝，不可禁制。如偈說：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既無法利失世樂！」

悔法者，如犯大罪人，常懷畏怖，悔箭入心，堅不可拔。如偈說：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已悔則放捨，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不作若已作，
以是悔著心，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如是等種種因緣，呵掉、悔蓋。

疑蓋者，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得。譬如人入寶山，若無手者，無所能取。如說疑義偈言：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趣；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弊惡！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真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生疑心，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如是等種種因緣故，應捨疑蓋。

棄是五蓋，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飢餓之地得至豐國，如從獄得出，如於惡賊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如是，除却五蓋，其心安隱，清淨快樂。譬如日月，以五事覆暄：煙、雲、塵、霧、羅睺阿修羅手障，則不能明照；人心亦如是，為五蓋所覆，自不能利，亦不能益人。

若能呵五欲，除五蓋，行五法：欲、精進、念、巧慧、一心。行此五法，得五支，成就初禪。

「欲」名欲於欲界中出，欲得初禪。

「精進」名離家持戒，初夜後夜，專精不懈，節食，攝心，不令馳散。

「念」名念初禪樂，知欲界不淨，狂惑可賤，初禪為尊重可貴。

「巧慧」名觀察籌量欲界樂、初禪樂輕重得失。

「一心」名常繫心緣中，不令分散。

復次，專求初禪，放捨欲樂；譬如患怨，常欲滅除，則不為怨之所害也。如佛為著欲婆羅門說：「我本觀欲：欲為怖畏、憂苦因緣，欲為少樂，其苦甚多。」欲為魔網，纏綿難出；欲為燒熱，乾竭諸樂，譬如樹林四邊火起；欲為如臨火坑，甚可怖畏；如逼毒蛇；如怨賊拔刀；如惡羅刹；如惡毒入口；如吞銷銅；如三流狂象；如臨大深坑；如師子斷道；如摩竭魚開口。諸欲亦如是，甚可怖畏！若著諸欲，令人惱苦。著欲之人，亦如獄囚，如鹿在圍，如鳥入網，如魚吞鉤，如豺搏狗，如鳥在鷄群，如蛇值野猪，如鼠在貓中，如群盲人臨坑，如蠅著熱油，如癰人在陣，如瞋人遭火，如入沸鹹河，如舐蜜塗刀，如四衢嚮肉，如薄覆刀林，如華覆不淨，如蜜塗毒甕，如毒蛇篋，如夢虛誑，如假借當歸，如幻誑小兒，如焰無實，如沒大水，如船入摩竭魚口，如雹害穀，如礮礮臨人。諸欲亦如是，虛誑無實，無牢無強，樂少苦多。欲為魔軍，破諸善功德，常為劫害眾生故出。

如是等種種諸喻，呵五欲，除五蓋，行五法，得至初禪。

問曰：

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入、四無量心、諸定三昧，如是等種種定，不名波羅蜜，何以但言禪波羅蜜？

答曰：

此諸定功德，都是思惟修。禪，秦言思惟修。言禪波羅蜜，一切皆攝。

復次，禪最大如王，說禪則攝一切，說餘定則不攝。何以故？是四禪中智、定等而樂；未到地、中間地，智多而定

少；無色界定多而智少，是處非樂。譬如車，一輪強，一輪弱，則不安隱；智、定不等，亦如是。

復次，是四禪處有四等心、五神通、背捨、勝處、一切處、無諍三昧、願智、頂禪、自在定、練禪、十四變化心、般舟般、諸菩薩三昧：首楞嚴等——略說則百二十，諸佛三昧：不動等——略說則百八，及佛得道、捨壽。如是等種種功德、妙定，皆在禪中。以是故，禪名波羅蜜，餘定不名波羅蜜。

問曰：

汝先言呵五欲，除五蓋，行五法，得初禪。修何事、依何道，能得初禪？

答曰：

依不淨觀、安那般那念等諸定門。

如《禪經》禪義偈中說：

「離欲及惡法，	有覺并有觀，
離生得喜樂，	是人入初禪。
已得離婬火，	則獲清涼定；
如人大熱悶，	入冷池則樂。
如貧得寶藏，	大喜覺動心；
分別則為觀，	入初禪亦然。
知二法亂心，	雖善而應離，
如大水澄靜，	波蕩亦無見。
譬如人大極，	安隱睡臥時，
若有喚呼聲，	其心大惱亂。
攝心入禪時，	以覺觀為惱；
是故除覺觀，	得入一識處。
內心清淨故，	定生得喜樂，

得入此二禪，        喜勇心大悅！  
攝心第一定，        寂然無所念，  
患喜欲棄之，        亦如捨覺觀。  
由受故有喜，        失喜則生憂，  
離喜，樂身受，        捨念及方便。  
聖人得能捨，        餘人捨為難。  
若能知樂患，        見不動大安，  
憂喜先已除，        苦樂今亦斷。  
捨念清淨心，        入第四禪中。  
第三禪中樂，        無常動故苦，  
欲界中斷憂，        初二禪除喜，  
是故佛世尊，        第四禪中說，  
先已斷憂喜，        今則除苦樂。」

復次，持戒清淨，閑居獨處，守攝諸根，初夜後夜，專精思惟，棄捨外樂，以禪自娛。離諸欲不善法，依未到地，得初禪。

初禪，如《阿毘曇》說：「禪有四種：一、味相應，二、淨，三、無漏，四、初禪所攝報得五眾。」是中行者入淨、無漏。

二禪、三禪、四禪亦如是。

如佛所說：「若有比丘離諸欲及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諸欲」者，所愛著色等五欲，思惟分別；呵欲，如先說。「惡不善法」者，貪欲等五蓋。離此內外二事故，得初禪。初禪相：有覺、有觀、喜、樂、一心。

「有覺、有觀」者，得初禪中未曾所得善法功德故，心大驚悟。常為欲火所燒，得初禪時如入清涼池；又如貧人卒得寶

藏。行者思惟，分別欲界過罪，知初禪利益功德甚多，心大歡喜，是名「有覺、有觀」。

問曰：

有覺、有觀，為一法？是二法耶？

答曰：

二法。麤心初念，是名為覺；細心分別，是名為觀。譬如撞鐘，初聲大時名為覺，後聲微細名為觀。

問曰：

如《阿毘曇》說「欲界乃至初禪，一心中覺、觀相應」，今云何言「麤心初念名為覺，細心分別名為觀」？

答曰：

二法雖在一心，二相不俱；覺時，觀不明了；觀時，覺不明了。譬如日出，眾星不現；一切心心數法，隨時受名，亦復如是。如佛說：「若斷一法，我證汝得阿那含。一法者，所謂慳貪。」實應說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云何言「但斷一法」？以是人慳貪偏多，諸餘結使皆從而生；是故慳盡，餘結亦斷。覺、觀隨時受名，亦復如是。

行者知是覺觀雖是善法，而憍亂定心。心欲離故，呵是覺觀，作是念：「覺觀憍動禪心，譬如清水，波盪則無所見；又如疲極之人，得息欲睡，傍人喚呼，種種惱亂。攝心內定，覺觀憍動，亦復如是。」如是等種種因緣呵覺觀。「覺觀滅，內清淨，繫心一處，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入二禪。」既得二禪，得二禪中未曾所得無比喜樂。「覺觀滅」者，知覺觀過罪故滅。「內清淨」者，入深禪定，信捨初禪覺觀所得利重，所失甚少，所獲大多，繫心一緣，故名內清淨。

行者觀喜之過，亦如覺觀；隨所喜處，多喜多憂。所以者何？如貧人得寶，歡喜無量；一旦失之，其憂亦深，喜即

轉而成憂，是故當捨。「離此喜故，行捨、念、智，受身樂。是樂聖人能得能捨，一心在樂，入第三禪。」「捨」者，捨喜心，不復悔。「念、智」者，既得三禪中樂，不令於樂生患。「受身樂」者，是三禪樂，遍身皆受。「聖人能得能捨」者，此樂世間第一，能生心著，凡夫少能捨者。以是故，佛說行慈果報，遍淨地中第一。

行者觀樂之失，亦如觀喜，知心不動處，最為第一。若有動處，是則有苦；行者以第三禪樂動故，求不動處。「以斷苦樂，先滅憂喜故，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第四禪。」是四禪中無苦無樂，但有不動智慧。以是故，說第四禪「捨念清淨」。第三禪樂動故說苦，是故第四禪中說「斷苦樂」。

如佛說：「過一切色相，不念別相，滅有對相，得入無邊虛空處。」行者作是念：「若無色，則無飢、渴、寒、熱之苦。是身色龐重弊惡，虛誑非實，先世因緣和合，報得此身，種種苦惱之所住處，云何當得免此身患？當觀此身中虛空。」常觀身空，如籠、如甌，常念不捨，則得度色，不復見身。如內身空，外色亦爾，是時能觀無量無邊空；得此觀已，無苦無樂，其心轉增。如鳥閉著瓶中，瓶破得出，是名空處定。

是空無量無邊，以識緣之，緣多則散，能破於定。行者觀虛空緣受、想、行、識，如病、如癰、如瘡、如刺，無常、苦、空、無我，欺誑和合則有，非是實也。如是念已，捨虛空緣，但緣識。云何而緣？現前識，緣過去、未來無量無邊識。是識無量無邊，如虛空無量無邊，是名識處定。

是識無量無邊，以識緣之，識多則散，能破於定。行者觀是緣識受、想、行、識，如病、如癰、如瘡、如刺，無常、苦、空、無我，欺誑和合而有，非實有也。如是觀已，則破

識相。是呵識處，讚無所有處，破諸識相，繫心在無所有中，是名無所有處定。

無所有處緣受、想、行、識，如病、如癰、如瘡、如刺，無常、苦、空、無我，欺誑和合而有，非實有也。如是思惟，無想處如癰，有想處如病、如癰、如瘡、如刺；第一妙處，是非有想非無想處。

問曰：

非有想非無想處，有受、想、行、識，云何言非有想非無想？

答曰：

是中有想微細難覺故，謂為「非有想」；有想故「非無想」。凡夫心謂得諸法實相，是為涅槃；佛法中雖知有想，因其本名，名為「非有想非無想處」。

問曰：

云何是無想？

答曰：

無想有三種：一、無想定，二、滅受定，三、無想天。凡夫人欲滅心，入無想定；佛弟子欲滅心，入滅受定。

是諸禪定有二種：若有漏，若無漏。有漏，即是凡夫所行，如上說；無漏，是十六聖行。若有漏道，依上地邊離下地欲；若無漏道，離自地欲及上地。以是故，凡夫於有頂處不得離欲，更無上地邊故。

若佛弟子欲離欲界欲，欲界煩惱思惟斷九種：上、中、下——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斷此九種故，佛弟子若依有漏道欲得初禪，是時於未到地九無礙道、八解脫道中，現在修有漏道，未來修有漏、無

漏道。第九解脫道中，於未到地現在修有漏道，未來修未到地有漏、無漏道，及初禪邊地有漏。若無漏道欲得初禪，亦如是。

若依有漏道離初禪欲，於第二禪邊地九無礙道、八解脫道中，現在修二禪邊地有漏，未來修二禪邊地有漏道，亦修無漏初禪及眷屬。第九解脫道中，於第二禪邊地，現在修二禪邊地有漏道，未來修二禪邊地，初禪無漏及眷屬，二禪淨、無漏。

若無漏道離初禪欲，九無礙道、八解脫道中，現在修自地無漏道，未來修初禪及眷屬有漏、無漏道。第九解脫道中，現在修自地無漏道，未來修初禪及眷屬有漏、無漏道，及修二禪淨、無漏。

乃至無所有處離欲時，亦如是。

非有想非無想處離欲時，九無礙道、八解脫道中，但修一切無漏道。第九解脫道中，修三界善根及無漏道；除無心定。

修有二種：一、得修，二、行修。得修，名本所不得而今得；未來世修自事，亦修餘事。行修，名曾得，於現前修；未來亦爾，不修餘。

如是等種種諸禪定中修。

復次，禪定相，略說有二十三種：八味、八淨、七無漏。

復有六因：相應因、共因、相似因、遍因、報因、名因。一一無漏，七無漏因是相似因；自地中增相應因、共有因。初味定初味定因，乃至後味定後味定因。

淨亦如是。

四緣：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

因緣者，如上說。



初禪無漏定，次第生六種定：一、初禪淨，二、無漏；二禪、三禪亦如是。

二禪無漏定，次第生八種定：自地淨、無漏；初禪淨、無漏；三禪、四禪亦如是。

三禪無漏定，次第生十種：自地二，下地四，上地四。第四禪、空處亦如是。

識處無漏定，次第生九種：自地二，下地四，上地三。

無所有處無漏定，次第生七種：自地二，下地四，上地一。

非有想非無想處淨次第生六心：自地二，下地四。諸淨地亦如是，又皆益自地味。

初禪味，次第二種：味、淨。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味，亦如是。

淨、無漏禪，一切處緣。味禪緣自地中味，亦緣淨；愛無無漏緣故，不緣無漏。

淨、無漏根本無色定，不緣下地有漏。

名因、增上緣，通一切。

四無量心、三背捨、八勝處、八一切處，皆緣欲界。

五神通緣欲、色界；餘各隨所緣。滅受想定無所緣。

一切四禪中有練法，以無漏練有漏故，得四禪心自在。能以無漏第四禪練有漏第四禪，然後第三、第二、第一禪，皆以自地無漏練自地有漏。

問曰：

何以名「練禪」？

答曰：

諸聖人樂無漏定，不樂有漏；離欲時，淨有漏不樂而自得；今欲除其滓穢故，以無漏練之。譬如煉金去其穢，無漏練有漏亦復如是，從無漏禪起入淨禪，如是數數，是名為「煉」。

復次，諸禪中有頂禪，何以故名「頂」？有二種阿羅漢：壞法、不壞法。不壞法阿羅漢，於一切深禪定得自在，能起頂禪。得是頂禪，能轉壽為富，轉富為壽。

復有願智、四辯、無諍三昧。願智者，願欲知三世事，隨所願則知。此願智二處攝：欲界、第四禪。四辯者，法辯、辭辯，二處攝：欲界、初禪；餘二辯，九地攝：欲界、四禪、四無色定。無諍三昧者，令他心不起諍，五處攝：欲界及四禪。

問曰：

得諸禪更有餘法耶？

答曰：

味定生亦得，退亦得。淨禪生時得，離欲時得。無漏離欲時得，退時得。

九地無漏定：四禪、三無色定、未到地、禪中間，能斷結使。

未到地、禪中間，捨根相應。

若人成就禪，下地變化心亦成就。

如初禪成就，有二種變化心：一者、初禪，二者、欲界。二禪：三種。三禪：四種。四禪：五種。

若二禪、三禪、四禪中欲聞、見、觸時，皆用梵世識，識滅時則止。

四無量意、五神通、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入，九次第定、九相、十想、三三昧、三解脫門、三無漏根、三十七品，如是等諸功德，皆禪波羅蜜中生，是中應廣說。

問曰：

應說禪波羅蜜，何以但說禪？

答曰：

禪是波羅蜜之本。得是禪已，憐愍眾生，內心中有種種禪定妙樂而不知求，乃在外法不淨苦中求樂。如是觀已，生大悲心，立弘誓願：「我當令眾生皆得禪定內樂，離不淨樂；依此禪樂已，次令得佛道樂。」是時禪定得名波羅蜜。

復次，於此禪中不受味，不求報，不隨報生，為調心故入禪；以智慧方便，還生欲界，度脫一切眾生，是時禪名為波羅蜜。

復次，菩薩入深禪定，一切天人不能知其心所依、所緣，見、聞、覺、知法中心不動。如《毘摩羅詰經》中，為舍利弗說宴坐法：「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三界，於三界中不得身、心，是為宴坐。」

復次，若人聞禪定樂勝於人天樂，便捨欲樂求禪定，是為自求樂利，不足奇也。菩薩則不然，但為眾生，欲令慈悲心淨，不捨眾生。菩薩禪，禪中皆發大悲心。禪有極妙內樂，而眾生捨之而求外樂。譬如大富盲人，多有伏藏，不知不見而行乞求。智者愍其自有妙物，不能知見而從他乞。眾生亦如是，心中自有種種禪定樂而不知發，反求外樂。

復次，菩薩知諸法實相故，入禪中心安隱，不著味；諸餘外道，雖入禪定，心不安隱，不知諸法實故，著禪味。

問曰：

阿羅漢、辟支佛俱不著味，何以不得禪波羅蜜？

答曰：

阿羅漢、辟支佛雖不著味，無大悲心故，不名禪波羅蜜，又復不能盡行諸禪。菩薩盡行諸禪，麤細、大小、深淺、內

緣、外緣，一切盡行。以是故，菩薩心中名禪波羅蜜，餘人但名禪。

復次，外道、聲聞、菩薩皆得禪定。而外道禪中有三種患：或味著，或邪見，或憍慢；聲聞禪中慈悲薄，於諸法中，不以利智貫達諸法實相，獨善其身，斷諸佛種；菩薩禪中無此事，欲集一切諸佛法故，於諸禪中不忘眾生，乃至昆虫常加慈念。如釋迦文尼佛，本為螺髻仙人，名尚闍利。常行第四禪，出入息斷，在一樹下坐，兀然不動。鳥見如此，謂之為木，即於髻中生卵。是菩薩從禪覺，知頭上有鳥卵，即自思惟：「若我起動，鳥母必不復來；鳥母不來，鳥卵必壞。」即還入禪，至鳥子飛去，爾乃起。

復次，除菩薩，餘人欲界心不得次第入禪。菩薩行禪波羅蜜，於欲界心次第入禪。何以故？菩薩世世修諸功德，結使心薄，心柔軟故。

復次，餘人得總相智慧能離欲，如無常觀、苦觀、不淨觀；菩薩於一切法中，能別相分別離欲。

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甄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

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不能自安。天須菩薩問大迦葉：「汝最耆年，行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又復以智慧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若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劫盡時毘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以是故，知菩薩於一切法中，別相觀得離諸欲。諸餘人等但得禪之名字，不得波羅蜜。

復次，餘人知菩薩入出禪心，不能知住禪心所緣所到、知諸法深淺。阿羅漢、辟支佛尚不能知，何況餘人？譬如象王渡水，入時出時，足跡可見；在水中時，不可得知。若得初禪，同得初禪人能知，而不能知菩薩入初禪。有人得二禪，觀知得初禪心，了了知，不能知菩薩入初禪心；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

復次，超越三昧中，從初禪起入第三禪，第三禪中起入虛空處，虛空處起入無所有處。二乘唯能超一，不能超二；菩薩自在超，從初禪起，或入三禪如常法，或時入第四禪，或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或非有想非無想處，或入滅受想定；滅受想定起，或入無所有處，或識處、空處，四禪乃至初禪；或時超一，或時超二，乃至超九。聲聞不能超二，何以故？智慧、功德、禪定力薄故。譬如二種師子：一、黃師子，二、白髮師子。黃師子雖亦能超，不如白髮師子王。如是等種種因緣，分別禪波羅蜜。

復次，爾時菩薩常入禪定，攝心不動，不生覺觀，亦能為十方一切眾生，以無量音聲說法而度脫之，是名禪波羅蜜。

問曰：

如《經》中說：「先有覺觀思惟，然後能說法。」入禪定中，無語、覺觀，不應得說法；汝今云何言「常在禪定中，不生覺觀而為眾生說法」？

答曰：

生死人法，入禪定，先以語、覺觀，然後說法。

法身菩薩離生死身，知一切諸法常住，如禪定相，不見有亂；法身菩薩變化無量身為眾生說法，而菩薩心無所分別。如阿修羅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人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如是，

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德、禪定、智慧因緣故，是法身菩薩，種種法音隨應而出。慳貪心多，聞說布施之聲；破戒、瞋恚、懈怠、亂心、愚癡之人，各各聞說持戒、忍辱、禪定、智慧之聲。聞是法已，各各思惟，漸以三乘而得度脫。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若亂、若定，皆是不二相。餘人除亂求定。何以故？以亂法中起瞋想，於定法中生著想。

如鬱陀羅伽仙人得五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林樹間，更求五通，一心專至；垂當得時，有鳥在樹上急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鬪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狸，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是為禪定中著心因緣。

外道如此，佛弟子中亦有。一比丘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四道。得初禪時，謂是須陀洹；第二禪時，謂是斯陀含；第三禪時，謂是阿那含；第四禪時，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盡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為欺我。」惡邪生故，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泥犁中陰相，命終即生阿鼻地獄。諸比丘問佛：「某甲比丘阿蘭若，命終生何處？」佛言：「是生阿鼻泥犁中！」諸比丘皆大驚怪：「此人坐禪、持戒，所由爾耶？」佛言：「此人增上慢，得四禪時，謂得四道故。臨命終時，見四禪中陰相，便生邪見，謂無涅槃；我是阿羅漢，今還復生，佛為虛誑。是時即見阿鼻泥犁中陰相，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中。」是時，佛說偈言：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是比丘受是惡道苦。

是故知取亂相，能生瞋等煩惱；取定相，能生著。菩薩不取亂相，亦不取禪定相，亂、定相一故，是名禪波羅蜜。如初禪相，離欲除蓋，攝心一處。是菩薩利根智慧觀故，於五蓋無所捨，於禪定相無所取，諸法相空故。云何於五蓋無所捨？

貪欲蓋非內非外，亦不兩中間。何以故？若內法有，不應待外生。若外法有，於我亦無患。若兩中間有，兩間則無處。

亦不從先世來，何以故？一切法無來故。如童子無有欲，若先世有者，小亦應有。以是故，知先世不來，亦不至後世；不從諸方來，亦不常自有；不一分中，非遍身中；亦不從五塵來，亦不從五情出。無所從生，無所從滅。

是貪欲，若先生，若後生，若一時生，是事不然。何以故？若先有生，後有貪欲，是中不應貪欲生，未有貪欲故。若後有生，先有貪欲，則生無所生。若一時生，則無生者、無生處，生者、生處無分別故。

復次，是貪欲、貪欲者，不一不異。何以故？離貪欲，貪欲者不可得；離貪欲者，貪欲不可得，是但從和合因緣生。和合因緣生法，即是自性空。如是貪欲、貪欲者異不可得。若一，貪欲、貪欲者，則無分別。

如是等種種因緣，貪欲生不可得。若法無生，是法亦無滅；不生、不滅故，則無定、無亂。

如是觀貪欲蓋，則與禪為一；餘蓋亦如是。

若得諸法實相，觀五蓋則無所有，是時便知五蓋實相即是禪實相，禪實相即是五蓋。菩薩如是能知五欲及五蓋，禪定及支一相，無所依入禪定，是為禪波羅蜜。

復次，若菩薩行禪波羅蜜時，五波羅蜜和合助成，是名禪波羅蜜。

復次，菩薩以禪波羅蜜力得神通，一念之頃，不起於定，能供養十方諸佛華香、珍寶種種供養。

復次，菩薩以禪波羅蜜力，變身無數，遍入五道，以三乘法教化眾生。

復次，菩薩入禪波羅蜜中，除諸惡不善法入初禪，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定。其心調柔，一一禪中行大慈大悲；以慈悲因緣，拔無量劫中罪；得諸法實相智故，為十方諸佛及大菩薩所念。

復次，菩薩入禪波羅蜜中，以天眼觀十方五道中眾生：見生色界中者，受禪定樂味，還墮禽獸中受種種苦。復見欲界諸天，七寶池中華香自娛，後墮鹹沸屎地獄中。見人中多聞、世智辯聰，不得道故，還墮猪羊畜獸中，無所別知。如是等種種失大樂、得大苦，失大利、得大衰，失尊貴、得卑賤。於此眾生生悲心，漸漸增廣，得成大悲；不惜身命，為眾生故，懃行精進，以求佛道。

復次，不亂、不味故，名禪波羅蜜。如佛告舍利弗：「菩薩般若波羅蜜中住，具足禪波羅蜜，不亂、不味故。」

問曰：

云何名亂？

答曰：

亂有二種：一者、微，二者、麤。微者，有三種：一、愛多，二、慢多，三、見多。云何愛多？得禪定樂，其心樂



著愛味。云何慢多？得禪定時，自謂難事已得，而以自高。云何見多？以我見等入禪定，分別取相，是實餘妄語。是三，名為微細亂。從是因緣，於禪定退，起三毒，是為麤亂。味者，初得禪定，一心愛著，是為味。

問曰：

一切煩惱皆能染著，何以故但名愛為味？

答曰：

愛與禪相似。何以故？禪則攝心堅住，愛亦專著難捨。又初求禪時，心專欲得，愛之為性，欲樂專求，欲與禪定不相違故。既得禪定，深著不捨，則壞禪定。譬如施人物，必望現報，則無福德；於禪受味，愛著於禪，亦復如是。是故但以愛名味，不以餘結為味。

大智度論卷第十七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般若波羅蜜第二十九

## (卷第十八)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經】

「於一切法不著故，應具足般若波羅蜜。」

【論】

問曰：

云何名般若波羅蜜？

答曰：

諸菩薩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諸法實相慧，是般若波羅蜜。

問曰：

若爾者，不應名為波羅蜜。何以故？未到智慧邊故。

答曰：

佛所得智慧是實波羅蜜，因是波羅蜜故，菩薩所行亦名波羅蜜，因中說果故。是般若波羅蜜，在佛心中變名為一切種智。菩薩行智慧，求度彼岸，故名波羅蜜；佛已度彼岸，故名一切種智。

問曰：

佛一切諸煩惱及習已斷，智慧眼淨，應如實得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即是般若波羅蜜。菩薩未盡諸漏，慧眼未淨，云何能得諸法實相？

答曰：

此義後品中當廣說，今但略說。如人入海，有始入者，有盡其源底者，深淺雖異，俱名為入。佛、菩薩亦如是，佛則窮盡其底；菩薩未斷諸煩惱習，勢力少故，不能深入。如後品中說譬喻：如人於闇室然燈，照諸器物，皆悉分了；更有大燈，益復明審。則知後燈所破之闇，與前燈合住；前燈雖與闇共住，而亦能照物。若前燈無闇，則後燈無所增益。諸佛菩薩智慧亦如是；菩薩智慧雖與煩惱習合，而能得諸法實相，亦如前燈亦能照物；佛智慧盡諸煩惱習，亦得諸法實相，如後燈倍復明了。

問曰：

云何是諸法實相？

答曰：

眾人各各說諸法實相，自以為實。此中實相者，不可破壞，常住不異，無能作者。如後品中佛語須菩提：「若菩薩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我非無我，非有非無等，亦不作是觀，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是義，捨一切觀，滅一切言語，離諸心行，從本已來不生不滅，如涅槃相；一切諸法相亦如是，是名諸法實相。如〈讚般若波羅蜜偈〉說：

「般若波羅蜜，	實法不顛倒，
念想觀已除，	言語法亦滅。
無量眾罪除，	清淨心常一，
如是尊妙人，	則能見般若。
如虛空無染，	無戲無文字；
若能如是觀，	是即為見佛。
若如法觀佛，	般若及涅槃，
是三則一相，	其實無有異。

諸佛及菩薩，	能利益一切；
般若為之母，	能出生養育。
佛為眾生父，	般若能生佛，
是則為一切，	眾生之祖母。
般若是一法，	佛說種種名，
隨諸眾生力，	為之立異字。
若人得般若，	議論心皆滅；
譬如日出時，	朝露一時失。
般若之威德，	能動二種人：
無智者恐怖，	有智者歡喜。
若人得般若，	則為般若主；
般若中不著，	何況於餘法！
般若無所來，	亦復無所去，
智者一切處，	求之不能得。
若不見般若，	是則為被縛；
若人見般若，	是亦名被縛。
若人見般若，	是則得解脫；
若不見般若，	是亦得解脫。
是事為希有，	甚深有大名；
譬如幻化物，	見而不可見。
諸佛及菩薩，	聲聞辟支佛，
解脫涅槃道，	皆從般若得。
言說為世俗，	憐愍一切故，
假名說諸法，	雖說而不說。
般若波羅蜜，	譬如大火焰，
四邊不可取，	無取亦不取。
一切取已捨，	是名不可取；

不可取而取，        是即名為取。  
般若無壞相，        過一切言語，  
適無所依止，        誰能讚其德？  
般若雖叵讚，        我今能得讚，  
雖未脫死地，        則為已得出！」

### 大智度論釋般若相義第三十

問曰：

何以獨稱般若波羅蜜為「摩訶」，而不稱五波羅蜜？

答曰：

「摩訶」，秦言大；「般若」言慧；「波羅蜜」言到彼岸；以其能到智慧大海彼岸，到諸一切智慧邊，窮盡其極故，名到彼岸。

一切世間中十方、三世，諸佛第一大，次有菩薩、辟支佛、聲聞；是四大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是故名為大。

復次，能與眾生大果報，無量無盡，常不變異，所謂涅槃；餘五波羅蜜不能爾。布施等離般若波羅蜜，但能與世間果報，是故不得名大。

問曰：

何者是智慧？

答曰：

般若波羅蜜攝一切智慧。所以者何？菩薩求佛道，應當學一切法，得一切智慧，所謂聲聞、辟支佛、佛智慧。

是智慧有三種：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非學非無學智者，如乾慧地、不淨、安那般那、欲界繫四念處、煖法、頂法、忍法、世間第一法等。

學智者，苦法智忍慧，乃至向阿羅漢第九無礙道中金剛三昧慧。

無學智者，阿羅漢第九解脫智；從是已後，一切無學智，如盡智、無生智等，是為無學智。

求辟支佛道智慧亦如是。

問曰：

若辟支佛道亦如是者，云何分別聲聞、辟支佛？

答曰：

道雖一種，而用智有異。若諸佛不出、佛法已滅，是人先世因緣故，獨出智慧，不從他聞，自以智慧得道。

如一國王，出在園中遊戲。清朝見林樹華菓蔚茂，甚可愛樂。王食已而臥，王諸夫人嫖女皆共取華，毀折林樹。王覺已，見林毀壞，而自覺悟：一切世間無常變壞皆亦如是。思惟是已，無漏道心生，斷諸結使，得辟支佛道，具六神通，即飛到閑靜林間。如是等因緣，先世福德、願行、果報，今世見少因緣，成辟支佛道，如是為異。

復次，辟支佛有二種：一名獨覺，二名因緣覺。

因緣覺如上說。

獨覺者，是人今世成道，自覺不從他聞，是名獨覺辟支迦佛。

獨覺辟支迦佛有二種：一、本是學人，在人中生；是時無佛，佛法滅。是須陀洹已滿七生，不應第八生，自得成道。是不名佛，不名阿羅漢，名為小辟支迦佛，與阿羅漢無異；或有不加舍利弗等大阿羅漢者。

大辟支佛，亦於一百劫中作功德，增長智慧，得三十二相分：或有三十一相，或三十、二十九相，乃至一相。於九

種阿羅漢中，智慧利勝，於諸深法中總相、別相能入；久修習定，常樂獨處。如是相，名為大辟支迦佛，以是為異。

求佛道者，從初發心作願：「願我作佛度脫眾生，得一切佛法，行六波羅蜜，破魔軍眾及諸煩惱，得一切智，成佛道，乃至入無餘涅槃。」隨本願行，從是中間所有智慧，總相、別相一切盡知，是名佛道智慧。

是三種智慧盡能知，盡到其邊，以是故言「到智慧邊」。

問曰：

若如所說一切智慧盡應入，若世間、若出世間，何以但言「三乘智慧盡到其邊」，不說餘智？

答曰：

三乘是實智慧，餘者皆是虛妄，菩薩雖知而不專行。如除摩梨山，一切無出栴檀木；若餘處或有好語，皆從佛法中得。自非佛法，初聞似好，久則不妙。譬如牛乳、驢乳，其色雖同；牛乳攪則成酥，驢乳攪則成尿。

佛法語及外道語，不殺、不盜、慈愍眾生、攝心、離欲、觀空雖同；然外道語初雖似妙，窮盡所歸，則為虛誑。

一切外道皆著我見；若實有我，應墮二種：若壞相，若不壞相。若壞相，應如牛皮；若不壞相，應如虛空。此二處無殺罪，無不殺福。若如虛空，雨露不能潤，風熱不能乾，是則墮常相。若常者，苦不能惱，樂不能悅；若不受苦、樂，不應避禍就福。若如牛皮，則為風雨所壞，若壞則墮無常，若無常則無罪、福。外道語若實如是，何有不殺為福、殺生為罪？

問曰：

外道戒福，所失如是，其禪定、智慧復云何？

答曰：

外道以我心逐禪故，多愛、見、慢故，不捨一切法故，無有實智慧。

問曰：

汝言外道觀空，觀空則捨一切法，云何言「不捨一切法故，無有實智慧」？

答曰：

外道雖觀空而取空相，雖知諸法空而不自知我空，愛著觀空智慧故。

問曰：

外道有無想定，心心數法都滅；都滅故，無有取相愛著智慧咎！

答曰：

無想定力，強令心滅，非實智慧力。又於此中生涅槃想，不知是和作法，以是故墮顛倒中！是中心雖暫滅，得因緣還生。譬如人無夢睡時，心想不行，悟則還有。

問曰：

無想定其失如是，更有非有想非無想定，是中無一切妄想，亦不如強作無想定滅想，是以智慧力故無想！

答曰：

是中有想，細微故不覺。若無想，佛弟子復何緣更求實智慧？佛法中，是非有想非無想中識，依四眾住；是四眾屬因緣故無常，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空，空故無我，空無我故可捨。

汝等愛著智慧故，不得涅槃。譬如尺蠖，屈安後足，然後進前足；所緣盡，無復進處而還。外道依止初禪，捨下地欲，乃至依非有想非無想處，捨無所有處；上無所復依，故



不能捨非有想非無想處。以更無依處，恐懼失我，畏墮無所得中故。

復次，外道經中有聽殺、盜、姪、妄語、飲酒。言為天祠，呪殺無罪；為行道故，若遭急難，欲自全身而殺小人無罪。

又有急難，為行道故，除金，餘者得盜取以自全濟，後當除此殃罪。

除師婦、國王夫人、善知識妻、童女，餘者逼迫急難，得邪姪。

為師及父母，為身、為牛、為媒故，聽妄語。

寒鄉，聽飲石蜜酒；天祠中，或聽嘗一滸、二滸酒。

佛法中則不然。於一切眾生慈心等視，乃至蟻子亦不奪命，何況殺人！

一針一縷不取，何況多物！

無主姪女不以指觸，何況人之婦女！

戲笑不得妄語，何況故作妄語！

一切酒，一切時常不得飲，何況寒鄉、天祠！

汝等外道與佛法懸殊，有若天地！

汝等外道法，是生諸煩惱處；佛法則是滅諸煩惱處，是為大異。

諸佛法無量，有若大海，隨眾生意故，種種說法：或說有，或說無；或說常，或說無常；或說苦，或說樂；或說我，或說無我；或說懃行三業、攝諸善法，或說一切諸法無作相。如是等種種異說，無智聞之，謂為乖錯；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背。

何等是三門？一者、毘勒門，二者、阿毘曇門，三者、空門。

問曰：

云何名毘勒？云何名阿毘曇？云何名空門？

答曰：

毘勒有三百二十萬言，佛在世時，大迦梅延之所造；佛滅度後人壽轉減，憶識力少，不能廣誦，諸得道人撰為三十八萬四千言。

若人入毘勒門，論議則無窮；其中有隨相門、對治門等種種諸門。

隨相門者，如佛說偈：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是中心數法盡應說，今但說「自淨其意」，則知諸心數法已說。何以故？同相、同緣故。

如佛說四念處，是中不離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何以故？四念處中：四種精進，則是四正勤；四種定，是為四如意足；五種善法，是為五根、五力。佛雖不說餘門，但說四念處，當知已說餘門。

如佛於四諦中，或說一諦，或二、或三。如馬星比丘為舍利弗說偈：

「諸法從緣生，        是法緣及盡；  
        我師大聖王，        是義如是說。」

此偈但說三諦，當知道諦已在中，不相離故；譬如一人犯事，舉家受罪。

如是等，名為隨相門。

對治門者，如佛但說四顛倒：常顛倒、樂顛倒、我顛倒、淨顛倒。是中雖不說四念處，當知已有四念處義。譬如說藥，已知其病，說病則知其藥。若說四念處，則知已說四倒；四

倒則是邪相。若說四倒，則已說諸結。所以者何？說其根本，則知枝條皆得。如佛說一切世間有三毒；說三毒，當知已說三分、八正道。若說三毒，當知已說一切諸煩惱毒。十五種愛是貪欲毒，十五種瞋是瞋恚毒，十五種無明是愚癡毒，諸邪見、憍慢、疑屬無明。如是一切結使，皆入三毒。以何滅之？三分、八正道。若說三分、八正道，當知已說一切三十七品。如是等種種相，名為對治門。

如是等諸法，名為毘勒門。

云何名阿毘曇門？或佛自說諸法義，或佛自說諸法名，諸弟子種種集述解其義。如佛說：「若有比丘於諸有為法，不能正憶念，欲得世間第一法，無有是處。若不得世間第一法，欲入正位中，無有是處。若不入正位，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無有是處。有比丘於諸有為法正憶念，得世間第一法，斯有是處。若得世間第一法，入正位；入正位，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必有是處。」如佛直說世間第一法，不說相義、何界繫、何因、何緣、何果報。從世間第一法，種種聲聞所行法，乃至無餘涅槃，一一分別相義，如是等是名阿毘曇門。

空門者，生空、法空。

如《頻婆娑羅王迎經》中，佛告大王：「色生時但空生，色滅時但空滅。諸行生時但空生，滅時但空滅。是中無吾我、無人、無神，無人從今世至後世，除因緣和合名字等眾生，凡夫愚人逐名求實。」如是等經中，佛說生空。

法空者，如佛說《大空經》中，十二因緣，無明乃至老死：若有人言「是老死」，若言「誰老死」，皆是邪見。生、有、取、愛、受、觸、六入、名色、識、行、無明，亦如是。若有人言「身即是神」，若言「身異於神」，是二雖異，同

為邪見。佛言：「身即是神，如是邪見，非我弟子；身異於神，亦是邪見，非我弟子。」

是經中佛說法空。

若說「誰老死」，當知是虛妄，是名生空；若說「是老死」，當知是虛妄，是名法空。乃至無明亦如是。

復次，佛說《梵網經》中，六十二見：若有人言「神常，世間亦常」，是為邪見；若言「神無常，世間無常」，是亦邪見；「神及世間常亦無常」、「神及世間非常亦非非常」，皆是邪見。

以是故，知諸法皆空，是為實。

問曰：

若言「神常」，應是邪見。何以故？神性無故。

若言「世間常」，亦應是邪見。何以故？世間實皆無常，顛倒故言「有常」。

若言「神無常」，亦應是邪見。何以故？神性無故，不應言「無常」。

若言「世間無常」，不應是邪見。何以故？一切有為法性，實皆無常。

答曰：

若一切法實皆無常，佛云何說「世間無常是名邪見」？是故可知非實是無常。

問曰：

佛處處說觀有為法無常、苦、空、無我，令人得道，云何言「無常墮邪見」？

答曰：

佛處處說無常，處處說不滅。如摩訶男釋王來至佛所，白佛言：「是迦毘羅人眾殷多，我或值奔車、逸馬、狂象、

鬪人時，便失念佛心；是時自念：『我今若死當生何處？』」佛告摩訶男：「汝勿怖勿畏！汝是時不生惡趣，必至善處。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斫者，必當東倒；善人亦如是，若身壞死時，善心意識長夜以信、戒、聞、施、慧熏心故，必得利益，上生天上。」

若一切法念念生滅無常，佛云何言「諸功德熏心故必得上生」？以是故，知非無常性。

問曰：

若無常不實，佛何以說無常？

答曰：

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破常顛倒故，說無常；以人不知不信後世故，說「心去後世，上生天上，罪福業因緣，百千萬劫不失。」是對治悉檀，非第一義悉檀。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佛亦處處說諸法空，諸法空中亦無無常。以是故說「世間無常是邪見」。是故名為法空。

復次，毘耶離梵志，名論力，諸梨昌等大雇其寶物，令與佛論。取其雇已，即以其夜思撰五百難，明旦與諸梨昌至佛所，問佛言：「一究竟道？為眾多究竟道？」

佛言：「一究竟道，無眾多也。」

梵志言：「佛說一道，諸外道師各各有究竟道，是為眾多非一！」

佛言：「是雖各有眾多，皆非實道。何以故？一切皆以邪見著故，不名究竟道。」佛問梵志：「鹿頭梵志得道不？」答言：「一切得道中，是為第一。」是時，長老鹿頭梵志比丘在佛後扇佛。佛問梵志：「汝識是比丘不？」梵志識之，慚愧低頭。是時，佛說《義品》偈：

「各各謂究竟，        而各自愛著，

各自是非彼，        是皆非究竟！  
是人入論眾，        辯明義理時，  
各各相是非，        勝負懷憂喜。  
勝者墮憍坑，        負者墮憂獄；  
是故有智者，        不隨此二法。  
論力汝當知，        我諸弟子法，  
無虛亦無實，        汝欲何所求？  
汝欲壞我論，        終已無此處，  
一切智難勝，        適足自毀壞！」

如是等處處聲聞經中，說諸法空。

摩訶衍空門者，一切諸法性常自空，不以智慧方便觀故空。如佛為須菩提說：「色，色自空，受、想、行、識，識自空；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三十七品、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薩婆若，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自空。」

問曰：

若一切諸法性常自空、真空、無所有者，云何不墮邪見？邪見名無罪無福，無今世後世，與此無異！

答曰：

無罪無福人，不言無今世，但言無後世；如草木之類，自生自滅。或人生、或人殺，止於現在，更無後世生；而不知觀身內外所有自相皆空，以是為異。

復次，邪見人多行眾惡，斷諸善事；觀空人善法尚不欲作，何況作惡！

問曰：

邪見有二種：有破因破果，有破果不破因。如汝所說，破果不破因。破果破因者，言無因無緣，無罪無福，則是破

因；無今世、後世、罪福報，是則破果。觀空人言皆空，則罪福、因果皆無，與此有何等異？

答曰：

邪見人於諸法斷滅令空；摩訶衍人知諸法真空，不破不壞。

問曰：

是邪見三種：

一者、破罪福報，不破罪福；破因緣果報，不破因緣；破後世，不破今世。

二者、破罪福報，亦破罪福；破因緣果報，亦破因緣；破後世，亦破今世，不破一切法。

三者、破一切法，皆令無所有。

觀空人亦言真空無所有，與第三邪見有何等異？

答曰：

邪見破諸法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真空，不破不壞。

復次，邪見人言諸法皆空無所有，取諸法空相戲論；觀空人知諸法空，不取相、不戲論。

復次，邪見人雖口說一切空，然於愛處生愛，瞋處生瞋，慢處生慢，癡處生癡，自誑其身；如佛弟子實知空，心不動，一切結使生處不復生。譬如虛空，烟火不能染，大雨不能濕；如是觀空，種種煩惱不復著其心。

復次，邪見人言無所有，不從愛因緣出；真空名從愛因緣生，是為異。四無量心諸清淨法，以所緣不實故，猶尚不與真空智慧等，何況此邪見？

復次，是見名為邪見，真空見名為正見。行邪見人，今世為弊惡人，後世當入地獄；行真空智慧人，今世致譽，後

世得作佛。譬如水、火之異，亦如甘露、毒藥，天食須陀以比臭糞！

復次，真空中有空空三昧；邪見空雖有空，而無空空三昧。

復次，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邪見中無此事，但欲以憶想分別，邪心取空。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言：「癡人！此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為邪見，斷諸善根。

如是等義，名為空門。

若人入此三門，則知佛法義不相違背。能知是事，即是般若波羅蜜力，於一切法無所罣礙。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毘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毘勒門則墮有無中。

復次，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雖知諸法一相，亦能知一切法種種相；雖知諸法種種相，亦能知一切法一相。菩薩如是智慧，名為般若波羅蜜。

問曰：

菩薩摩訶薩云何知一切法種種相？云何知一切法一相？

答曰：

菩薩觀諸法相，所謂有相。因是有，諸法中有心生，如是等一切有。

問曰：



無法中云何有心生？

答曰：

若言無，是事即是有法。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一相，所謂無相。如牛中無羊相，羊中無牛相；如是等諸法中，各各無他相。如先言因有故有心生，是法異於有，異故應無。若有法是牛，羊亦應是牛。何以故？有法不異故。若異則無，如是等一切皆無。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一，因是一法，諸法中一心生。諸法各各有一相，合眾一故名為二、名為三；一為實，二、三為虛。

復次，菩薩觀諸法有所因故有，如人身無常。何以故？生滅相故。一切法皆如是，有所因故有。

復次，一切諸法無所因故有，如人身無常，生滅故；因生滅故知無常。此因復應有因，如是則無窮，若無窮則無因；若是因更無因，是無常因亦非因，如是等一切無因。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有相，無有法無相者，如：地，堅、重相；水，冷、濕相；火，熱、照相；風，輕、動相；虛空，容受相；分別覺知，是為識相。有此有彼，是為方相；有久有近，是為時相。濁惡心惱眾生，是為罪相；淨善心愍眾生，是為福相。著諸法，是為縛相；不著諸法，是為解脫相。現前知一切法無礙，是為佛相。如是等一切各有相。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皆無相，是諸相從因緣和合生，無自性故無。如地，色、香、味、觸四法和合故名地，不但色故名地，亦不但香、但味、但觸故名為地。何以故？若但色是地，餘三則不應是地，地則無香、味、觸；香、味、觸亦如是。

復次，是四法云何為一法？一法云何為四法？以是故，不得以四為地，亦不得離四為地。

問曰：

我不以四為地，但因四法故地法生，此地在此四法中住！

答曰：

若從四法生地，地與四法異。如父母生子，子則異父母。若爾者，今眼見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地若異此四法者，應更有異根、異識知；若更無異根、異識知，則無有地。

問曰：

若上說地相有失，應如阿毘曇說地相。地名四大造色，但地種是堅相，地是可見色！

答曰：

若地但是色，先已說失。

又地為堅相，但眼見色，如水中月，鏡中像，草木影，則無堅相，堅則身根觸知故。

復次，若眼見色是地，堅相是地種；眼見色亦是水、火，濕、熱相是水、火種。若爾者，風、風種亦應分別，而不分別！如說：「何等是風？風種；何等風種？風。」若是一物，不應作二種答；若是不異者，地及地種不應異。

問曰：

是四大各各不相離，地中有四種，水、火、風各有四種。但地中地多故，以地為名；水、火、風亦爾。

答曰：

不然！何以故？若火中有四大，應都是熱，無不熱火故。若三大在火中，不熱，則不名為火；若熱，則捨自性，皆名為火。

若謂細故不可知，則與無無異。若有麤可得，則知有細；若無麤，亦無細。

如是種種因緣，地相不可得；若地相不可得，一切法相亦不可得。是故一切法皆一相。

問曰：

不應言無相。何以故？於諸法無相即是相。若無無相，則不可破一切法相。何以故？無無相故。若有是無相，則不應言「一切法無相」！

答曰：

以無相破諸法相。若有無相相，則墮諸法相中；若不入諸法相中，則不應難！無相皆破諸法相，亦自滅相；譬如前火木，然諸薪已，亦復自然。是故聖人行無相無相三昧，破無相故。

復次，菩薩觀一切法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無示、無說，一相所謂無相。如是等諸法一相。

云何觀種種相？

一切法攝入二法中，所謂名、色，色、無色，可見、不可見，有對、無對，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二。百二法門，如〈千難品〉中說。

復次，有二法：忍辱、柔和。

又二法：親敬、供養。

二施：財施、法施。

二力：慧分別力、修道力。

二具足：戒具足、正見具足。

二相：質直相、柔軟相。

二法：定、智。

二法：明、解脫。

二法：世間法、第一義法。

二法：念、巧慧。

二諦：世諦、第一義諦。

二解脫：待時解脫、不壞心解脫。

二種涅槃：有餘涅槃、無餘涅槃。

二究竟：事究竟、願究竟。

二見：知見、斷見。

二具足：義具足、語具足。

二法：少欲、知足。

二法：易養、易滿。

二法：法、隨法行。

二智：盡智、無生智。

如是等分別無量二法門。

復次，知三道：見道、修道、無學道。

三性：斷性、離性、滅性。

三修：戒修、定修、慧修。

三菩提：佛菩提、辟支迦佛菩提、聲聞菩提（更不復學，智滿足之名也）。

三乘：佛乘、辟支迦佛乘、聲聞乘。

三歸依：佛、法、僧。

三住：梵住、天住、聖住。

三增上：自增上、他增上、法增上。

諸佛三不護：身業不護、口業不護、意業不護。

三福處：布施、持戒、善心。

三器械：聞器械、離欲器械、慧器械。

三輪：變化輪、示他心輪、教化輪。

三解脫門：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作解脫門。

如是等無量三法門。

復知四法：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四聖諦、四聖種、四沙門果、四知、四信、四道、四攝法、四依、四通達善根、四道、四天人輪、四堅法、四無所畏、四無量心——如是等無量四法門。

復知五無學眾、五出性、五解脫處、五根、五力、五大施、五智、五阿那含、五淨居天處、五治道、五智三昧、五聖分支三昧、五如法語道——如是等無量五法門。

復知六捨法、六愛敬法、六神通、六種阿羅漢、六地見諦道、六隨順念、六三昧、六定、六波羅蜜——如是等無量六法門。

復知七覺意、七財、七依止、七想定、七妙法、七知、七善人去處、七淨、七財福、七非財福、七助定法——如是等無量七法門。

復知八聖道分、八背捨、八勝處、八大人念、八種精進、八丈夫、八阿羅漢力——如是等無量八法門。

復知九次第定，九名色等滅(從名色至生死為九)，九無漏智(得盡智故除等智也)，九無漏地(六禪、三無色)，九地思惟道——如是等無量九法門。

復知十無學法、十想、十智、十一切入、十善大地、佛十力——如是等無量十法門。

復知十一助聖道法，復知十二因緣法，復知十三出法、十四變化心、十五心見諦道、十六安那般那行、十七聖行、十八不共法、十九離地，思惟道中一百六十二道能破煩惱賊，一百七十八沙門果——八十九有為果、八十九無為果。如是等種種無量異相法，生、滅、增、減，得、失、垢、淨，悉能知之。

菩薩摩訶薩知是諸法已，能令諸法入自性空，而於諸法無所著，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中；入菩薩位中已，以大悲憐愍故，以方便力分別諸法種種名字，度眾生令得三乘。譬如工巧之人，以藥力故，能令銀變為金，金變為銀。

問曰：

若諸法性真空，云何分別諸法種種名字？何以不但說真空性？

答曰：

菩薩摩訶薩不說空是可得可著；若可得可著，不應說諸法種種異相。不可得空者，無所罣礙；若有罣礙，是為可得，非不可得空。若菩薩摩訶薩知不可得空，還能分別諸法，憐愍度脫眾生，是為般若波羅蜜力。

取要言之，諸法實相是般若波羅蜜。

問曰：

一切世俗經書，及九十六種出家經中，皆說有諸法實相；又聲聞法三藏中，亦有諸法實相，何以不名為般若波羅蜜？而此經中諸法實相，獨名般若波羅蜜？

答曰：

世俗經書中，為安國全家、身命壽樂故非實。

外道出家墮邪見法中，心愛著故，是亦非實。

聲聞法中雖有四諦，以無常、苦、空、無我觀諸法實相，以智慧不具足不利，不能為一切眾生、不為得佛法故，雖有實智慧，不名般若波羅蜜。如說：「佛入出諸三昧，舍利弗等乃至不聞其名，何況能知！」何以故？諸阿羅漢、辟支佛初發心時，無大願，無大慈大悲，不求一切諸功德，不供養一切三世十方佛，不審諦求知諸法實相；但欲求脫老、病、死苦故。

諸菩薩從初發心，弘大誓願，有大慈悲，求一切諸功德，供養一切三世十方諸佛，有大利智，求諸法實相。除種種諸觀，所謂淨觀、不淨觀，常觀、無常觀，樂觀、苦觀，空觀、實觀，我觀、無我觀。捨如是等妄見心力諸觀，但觀外緣中實相，非淨、非不淨，非常、非非常，非樂、非苦，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如是等諸觀，不著不得；世俗法故，非第一義。周遍清淨，不破不壞，諸聖人行處，是名般若波羅蜜。

問曰：

已知般若體相是無相無得法，行者云何能得是法？

答曰：

佛以方便說法，行者如所說行則得。譬如絕崖嶮道，假梯能上；又如深水，因船得渡。初發心菩薩，若從佛聞、若從弟子聞、若於經中聞，一切法畢竟空，無有決定性可取可著，第一實法，滅諸戲論。涅槃相是最安隱，我欲度脫一切眾生，云何獨取涅槃？我今福德、智慧、神通力未具足故，不能引導眾生，當具足是諸因緣，行布施等五波羅蜜：財施因緣故得大富，法施因緣故得大智慧；能以此二施，引導貧窮眾生，令入三乘道。以持戒因緣故，生人天尊貴，自脫三惡道，亦令眾生免三惡道。以忍辱因緣故，障瞋恚毒，得身色端政，威德第一，見者歡喜，敬信心伏，況復說法！以精進因緣故，能破今世後世福德、道法懈怠，得金剛身、不動心；以是身、心，破凡夫憍慢，令得涅槃。以禪定因緣故，破散亂心，離五欲罪樂，能為眾生說離欲法。禪是般若波羅蜜依止處，依是禪，般若波羅蜜自然而生。如經中說：「比丘一心專定，能觀諸法實相。」

復次，知欲界中多以慳、貪罪業，閉諸善門；行檀波羅蜜時，破是二事，開諸善門。欲令常開故，行十善道尸羅波羅蜜。未得禪定、智慧，未離欲故，破尸羅波羅蜜，以是故行忍辱。知上三事能開福門。

又知是福德果報無常，天人中受樂，還復墮苦；厭是無常福德故，求實相般若波羅蜜。是云何當得？必以一心，乃當可得。如貫龍王寶珠，一心觀察，能不觸龍，則得價直閻浮提。一心禪定，除却五欲、五蓋，欲得心樂，大用精進，是故次忍辱說精進波羅蜜。如經中說：「行者端身直坐，繫念在前，專精求定；正使肌骨枯朽，終不懈退。」是故精進修禪。若有財而施，不足為難；畏墮惡道，恐失好名，持戒、忍辱亦不為難。以是故，上三度中不說精進。今為般若波羅蜜實相，從心求定，是事難故，應須精進。如是行，能得般若波羅蜜。

問曰：

要行五波羅蜜，然後得般若波羅蜜？亦有行一、二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耶？

答曰：

諸波羅蜜有二種：一者、一波羅蜜中相應隨行，具諸波羅蜜；二者、隨時別行波羅蜜。

多者受名。譬如四大共合，雖不相離，以多者為名。

相應隨行者，一波羅蜜中具五波羅蜜，是不離五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

隨時得名者，或因一、因二得般若波羅蜜。

若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布施，是時求布施相，不一不異，非常非無常，非有非無等，如破布施中說。因布施實相，解一切法亦如是——是名因布施得般若波羅蜜。



或有持戒，不惱眾生，心無有悔；若取相生著，則起諍競。是人雖先不瞋眾生，於法有憎愛心故而瞋眾生。是故若欲不惱眾生，當行諸法平等；若分別是罪是無罪，則非行尸羅波羅蜜。何以故？憎罪、愛不罪，心則自高，還墮惱眾生道中。是故菩薩觀罪者、不罪者，心無憎愛。如是觀者，是為但行尸羅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

菩薩作是念：「若不得法忍，則不能常忍。一切眾生未有逼迫能忍，苦來切已則不能忍。譬如囚畏杖楚而就死苦。以是因緣故，當生法忍：無有打者、罵者，亦無受者，但從先世顛倒果報因緣故名為受。」是時不分別是忍事、忍法者，深入畢竟空故，是名法忍。得是法忍，常不復瞋惱眾生。法忍相應慧，是般若波羅蜜。

精進常在一切善法中，能成就一切善法。若智慧籌量分別諸法，通達法性，是時精進助成智慧。又知精進實相，離身心，如實不動，如是精進能生般若波羅蜜。餘精進如幻、如夢，虛誑非實，是故不說。

若深心攝念，能如實見諸法實相。諸法實相者，不可以見聞念知能得。何以故？六情、六塵，皆是虛誑因緣果報；是中所知所見，皆亦虛誑。是虛誑知，都不可信；所可信者，唯有諸佛於阿僧祇劫所得實相智慧。以是智慧，依禪定一心觀諸法實相，是名禪定中生般若波羅蜜。

或有離五波羅蜜，但聞、讀誦、思惟、籌量通達諸法實相，是方便智中生般若波羅蜜。

或從二，或三、四波羅蜜生般若波羅蜜。如聞說一諦而成道果，或聞二、三、四諦而得道果。有人於苦諦多惑故，為說苦諦而得道；餘三諦亦如是。或有都惑四諦故，為說四諦而得道。如佛語比丘：「汝若能斷貪欲，我保汝得阿那含

道。」若斷貪欲，當知恚、癡亦斷。六波羅蜜中亦如是，為破多慳貪故，說布施法，當知餘惡亦破。為破雜惡故，具為說六。是故或一一行、或合行，普為一切人故說六波羅蜜，非為一人。

復次，若菩薩不行一切法、不得一切法故，得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諸行皆虛妄不實，或近有過，或遠有過：如不善法近有過罪；善法久後變異時，著者能生憂苦，是遠有過罪。譬如美食、惡食，俱有雜毒。食惡食即時不悅，食美食即時甘悅，久後俱奪命故，二不應食！善、惡諸行亦復如是。

問曰：

若爾者，佛何以說三行：梵行、天行、聖行？

答曰：

行無行故，名為聖行。何以故？一切聖行中，不離三解脫門故。

梵行、天行中，因取眾生相故生，雖行時無過，後皆有失。又即今求實，皆是虛妄；若賢聖以無著心行此二行，則無咎。若能如是行無行法皆無所得，顛倒虛妄煩惱畢竟不生。如虛空清淨故，得諸法實相。以無所得為得，如無所得般若中說：「色等法非以空故空，從本已來常自空。色等法不以智慧不及故無所得，從本已來常自無所得。」是故不應問「行幾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諸佛憐愍眾生，隨俗故說行，非第一義。

問曰：

若無所得、無所行，行者何以求之？

答曰：

無所得有二種：一者、世間欲有所求，不如意，是無所得。二者、諸法實相中，受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如凡夫人，分別世間法故有所得；諸善功德亦如是，隨世間心故說有所得，諸佛心中則無所得。是略說般若波羅蜜義，後當廣說。

## 大智度論卷第十八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三十七品義第三十一 (卷第十九)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 【經】

「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不生故，應具足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

## 【論】

問曰：

三十七品是聲聞、辟支佛道，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道，何以故於菩薩道中說聲聞法？

答曰：

菩薩摩訶薩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如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所謂乾慧地乃至佛地。」是九地應學而不取證，佛地亦學亦證。

復次，何處說三十七品但是聲聞、辟支佛法，非菩薩道？是《般若波羅蜜．摩訶衍品》中，佛說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是摩訶衍；三藏中亦不說三十七品獨是小乘法。

佛以大慈故，說三十七品涅槃道，隨眾生願，隨眾生因緣，各得其道。欲求聲聞人，得聲聞道；種辟支佛善根人，得辟支佛道；求佛道者，得佛道。隨其本願、諸根利鈍，有大悲、無大悲。譬如龍王降雨，普雨天下，雨無差別。大樹、大草，根大故多受；小樹、小草，根小故少受。

問曰：

三十七品，雖無處說獨是聲聞辟支佛道、非菩薩道，以義推之可知：菩薩久住生死，往來五道，不疾取涅槃；是三十七品但說涅槃法，不說波羅蜜，亦不說大悲，以是故知非菩薩道。

答曰：

菩薩雖久住生死中，亦應知實道、非實道，是世間、是涅槃。知是已，立大願，眾生可愍，我當拔出著無為處；以是實法，行諸波羅蜜，能到佛道。菩薩雖學、雖知是法，未具足六波羅蜜故不取證。如佛說：「譬如仰射空中，箭箭相柱，不令落地；菩薩摩訶薩亦如是，以般若波羅蜜箭，射三解脫門空中，復以方便箭射般若箭，令不墮涅槃地。」

復次，若如汝所說菩薩久住生死中，應受種種身心苦惱，若不得實智，云何能忍是事？以是故，菩薩摩訶薩求是道品實智時，以般若波羅蜜力故，能轉世間為道果涅槃。何以故？三界世間皆從和合生，和合生者無有自性，無自性故是則為空，空故不可取，不可取相是涅槃。以是故，說菩薩摩訶薩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不生故應具足四念處。

復次，聲聞、辟支佛法中，不說世間即是涅槃。何以故？智慧不深入諸法故。菩薩法中，說世間即是涅槃，智慧深入諸法故。如佛告須菩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空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空。」

《中論》中亦說：

「涅槃不異世間，	世間不異涅槃。
涅槃際世間際，	一際無有異故。」

菩薩摩訶薩得是實相故，不厭世間，不樂涅槃；三十七品是實智之地。

問曰：

四念處則能具足得道，何以說三十七？若汝以略說故四念處，廣說故三十七，此則不然！何以故？若廣，應無量！

答曰：

四念處雖具足能得道，亦應說四正勤等諸法。何以故？眾生心種種不同，結使亦種種，所樂所解法亦種種。佛法雖一實一相，為眾生故，於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聚作是分別說；若不爾，初轉法輪說四諦則足，不須餘法。

以有眾生厭苦著樂，為是眾生故說四諦：身心等諸法皆是苦，無有樂；是苦因緣，由愛等諸煩惱；是苦所盡處，名涅槃；方便至涅槃，是為道。

有眾生多念，亂心顛倒故，著此身、受、心、法中作邪行，為是人故說四念處。

如是等諸道法，各各為眾生說。譬如藥師不得以一藥治眾病，眾病不同，藥亦不一；佛亦如是，隨眾生心病種種，以眾藥治之。

或說一法度眾生。如佛告一比丘：「非汝物莫取！」比丘言：「知己！世尊！」佛言：「云何知？」比丘言：「諸法非我物，不應取。」

或以二法度眾生：定及慧。或以三法：戒、定、慧。或以四法：四念處。

是故四念處雖可得道，餘法行異、分別多少異、觀亦異，以是故應說四正勤等諸餘法。

復次，諸菩薩摩訶薩信力大故，為度一切眾生故，是中佛為一時說三十七品；若說異法道門，十想等皆攝在三十七

品中。是三十七品，眾藥和合，足療一切眾生病，是故不用多說。如佛雖有無量力，但說十力，於度眾生事足。

是三十七品，十法為根本。何等十？信、戒、思惟、精進、念、定、慧、除、喜、捨。信者，信根、信力。戒者，正語、正業、正命。精進者，四正勤、精進根、精進力、精進覺、正精進。念者，念根、念力、念覺、正念。定者，四如意足、定根、定力、定覺、正定。慧者，四念處、慧根、慧力、擇法覺、正見。

是諸法，念隨順智慧緣中止住，是時名念處。破邪法，正道中行，故名正勤。攝心安隱於緣中，故名如意足。軟智心得，故名根。利智心得，故名力。修道用，故名覺。見道用，故名道。

問曰：

應先說道。何以故？行道然後得諸善法；譬如人先行道，然後得所至處。今何以顛倒，先說四念處，後說八正道？

答曰：

不顛倒也。三十七品，是初欲入道時名字。如行者到師所，聽道法時，先用念持是法，是時名念處。持已，從法中求果，故精進行，是時名正勤。多精進故心散亂，攝心調柔故，名如意足。

心調柔已，生五根。諸法實相，甚深難解，信根故能信，是名信根；不惜身命，一心求道，是名精進根；常念佛道，不念餘事，是名念根；常攝心在道，是名定根；觀四諦實相，是名慧根。

是五根增長，能遮煩惱，如大樹力能遮水。是五根增長時，能轉入深法，是名為力。

得力已，分別道法有三分：擇法覺、精進覺、喜覺，此三法，行道時若心沒，能令起。除覺、定覺、捨覺，此三法，若行道時心動散，能攝令定。念覺在二處，能集善法，能遮惡法；如守門人，有利者令入，無益者除却。若心沒時，念三法起；若心散時，念三法攝。無覺實覺，此七事能到，故名為分。

得是法安隱具足已，欲入涅槃無為城故行是諸法，是時名為道。

問曰：

何等是四念處？

答曰：

身念處，受、心、法念處，是為四念處。

觀四法四種：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四法雖各有四種，身應多觀不淨，受多觀苦，心多觀無常，法多觀無我。何以故？凡夫人未入道時，是四法中，邪行起四顛倒：諸不淨法中淨顛倒，苦中樂顛倒，無常中常顛倒，無我中我顛倒。破是四顛倒故，說是四念處；破淨倒故說身念處，破樂倒故說受念處，破常倒故說心念處，破我倒故說法念處。以是故說四，不少不多。

問曰：

云何得是四念處？

答曰：

行者依淨戒住，一心行精進，觀身五種不淨相。何等五？一者、生處不淨，二者、種子不淨，三者、自性不淨，四者、自相不淨，五者、究竟不淨。

云何名生處不淨？



頭、足、腹、脊、脇、肋諸不淨物和合，名為女身。內有生藏、熟藏、屎尿不淨，外有煩惱業因緣風，吹識種令入二藏中間。若八月、若九月，如在屎尿坑中。如說：

「是身為臭穢，        不從花間生，  
        亦不從瞻蔔，        又不出寶山。」

是名生處不淨。

種子不淨者，父母以妄想邪憶念風吹姪欲火故，血髓膏流，熱變為精。宿業行因緣，識種子在赤白精中住，是名身種子。如說：

「是身種不淨，        非餘妙寶物，  
        不由淨白生，        但從尿道出！」

是名種子不淨。

自性不淨者，從足至頂，四邊薄皮，其中所有不淨充滿；飾以衣服，澡浴花香，食以上饌，眾味餽膳，經宿之間，皆為不淨。假令衣以天衣，食以天食，以身性故亦為不淨，何況人衣食？如說：

「地水火風質，        能變除不淨，  
        傾海洗此身，        不能令香潔！」

是名自性不淨。

自相不淨者，是身九孔常流不淨，眼流眵、淚，耳出結聾，鼻中涕流，口出涎吐，廁道、水道常出屎、尿，及諸毛孔汗流不淨。如說：

「種種不淨物，        充滿於身內；  
        常流出不止，        如漏囊盛物。」

是名自相不淨。

究竟不淨者，是身若投火則為灰，若虫食則為屎，在地則腐壞為土，在水則臃脹爛壞，或為水虫所食。一切死屍中，人身最不淨。不淨法，九相中當廣說。如說：

「審諦觀此身，        終必歸死處。  
        難御無反復，        背恩如小人。」

是名究竟不淨。

復次，是身生時、死時，所近身物、所安身處，皆為不淨。如香美淨水，隨百川流，既入大海，變成鹹苦；身所食噉種種美味，好色、好香、細滑上饌，入腹海中，變成不淨。是身如是從生至終，常有不淨，甚可患厭！

行者思惟：是身雖復不淨，若少有常者猶差，而復無常。

雖復不淨、無常，有少樂者猶差，而復大苦。是身是眾苦生處。如水從地生，風從空出，火因木有；是身如是，內外諸苦皆從身出——內苦名老、病、死等，外苦名刀杖、寒熱、飢渴等——有此身故有是苦。

問曰：

身非但是苦性，亦從身有樂；若令無身，隨意五欲，誰當受者？

答曰：

四聖諦苦，聖人知實是苦，愚夫謂之為樂；聖實可依，愚惑宜棄。是身實苦，以止大苦故，以小苦為樂。譬如應死之人，得刑罰代命，甚大歡喜；罰實為苦，以代死故，謂之為樂。

復次，新苦為樂，故苦為苦。如初坐時樂，久則生苦；初行、立、臥亦樂，久亦為苦。屈伸、俯仰，視眴、喘息，苦常隨身；從初受胎，出生至死，無有樂時。

若汝以受婬欲為樂，婬病重故，求外女色，得之愈多，患至愈重；如患疥病，向火揩炙，當時小樂，大痛轉深。如是小樂，亦是病因緣故有，非是實樂，無病觀之，為生慈愍；離欲之人觀婬欲者，亦復如是，愍此狂惑為欲火所燒，多受多苦。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身苦相、苦因。行者知身但是不淨、無常、苦物，不得已而養育之；譬如父母生子，子復弊暴，以從己生故，要當養育成就。

身實無我。何以故？不自在故。譬如病風之人，不能俯仰行來；病咽塞者，不能語言。以是故，知身不自在。如人有物，隨意取用；身不得爾，不自在故，審知無我。

行者思惟是身，如是不淨、無常、苦、空、無我，有如是等無量過惡。如是等種種觀身，是名身念處。

得是身念處觀已，復思惟眾生以何因緣故貪著此身？樂受故。所以者何？從內六情、外六塵和合故，生六種識。六種識中生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是樂受，一切眾生所欲；苦受，一切眾生所不欲；不苦不樂受，不取、不棄。如說：

「若作惡人及出家，      諸天世人及蠕動，  
一切十方五道中，      無不好樂而惡苦。  
狂惑顛倒無智故，      不知涅槃常樂處！」

行者觀是樂受，以實知之，無有樂也，但有眾苦。何以故？樂名實樂，無有顛倒。一切世間樂受，皆從顛倒生，無有實者。

復次，是樂受雖欲求樂，能得大苦。

如說：

「若人入海遭惡風，      海浪崛起如黑山；  
若入大陣鬪戰中，      經大險道惡山間。

豪貴長者降屈身，    親近小人為色欲。  
如是種種大苦事，    皆為著樂貪心故！」

以是故，知樂受能生種種苦。

復次，雖佛說三種受，有樂受，樂少故名為苦；如一斗蜜，投之大河，則失氣味。

問曰：

若世間樂，顛倒因緣故苦，諸聖人禪定生無漏樂，應是實樂。何以故？此樂不從愚癡顛倒有故，此云何是苦？

答曰：

非是苦也！雖佛說無常即是苦，為有漏法故說苦。何以故？凡夫人於有漏法中心著，以有漏法無常失壞故生苦。無漏法心不著故，雖無常，不能生憂悲苦惱等故，不名為苦，亦諸使不使故。

復次，若無漏樂是苦者，佛不別說道諦，苦諦攝故。

問曰：

有二種樂：有漏樂，無漏樂。有漏樂下賤弊惡，無漏樂上妙。何以故於下賤樂中生著，上妙樂中而不生著？上妙樂中生著應多，如金銀寶物，貪著應重，豈同草木？

答曰：

無漏樂上妙而智慧多，智慧多故能離此著。有漏樂中愛等結使多，愛為著本；實智慧能離，以是故不著。

復次，無漏智慧常觀一切無常；觀無常故，不生愛等諸結使。譬如羊近於虎，雖得好草美水而不能肥；如是諸聖人雖受無漏樂，無常、空觀故，不生染著脂。

復次，無漏樂不離三三昧、十六聖行，常無眾生相；若有眾生相，則生著心。以是故，無漏樂雖復上妙而不生著。

如是種種因緣，觀世間樂受是苦，觀苦受如箭，不苦不樂受觀無常壞敗相；如是則樂受中不生欲著，苦受中不生恚，不苦不樂受中不生愚癡。是名受念處。

行者思惟：以樂故貪身，誰受是樂？思惟已，知從心受，眾生心狂顛倒故而受此樂。

當觀是心無常生滅相，一念不住，無可受樂；人以顛倒故，謂得受樂。何以故？初欲受樂時心生異，樂生時心異，各各不相及，云何言心受樂？過去心已滅故不受樂，未來心不生故不受樂，現在心一念住，疾故不覺受樂。

問曰：

過去、未來不應受樂，現在心一念住時應受樂，云何言「不受」？

答曰：

我已說：去疾故，不覺受樂。

復次，諸法無常相故無住時，若心一念住，第二念時亦應住，是為常住，無有滅相。如佛說：「一切有為法三相。」住中亦有滅相，若無滅者，不應是有為相。

復次，若法後有滅，當知初已有滅。譬如人著新衣，初著日若不故，第二日亦不應故，如是乃至十歲應常新，不應故而實已故。當知與新俱有，微故不覺；故事已成，方乃覺知。以是故知諸法無有住時，云何心住時得受樂？若無住而受樂，是事不然！

以是故，知無有實受樂者；但世俗法以諸心相續故，謂為一相受樂。

問曰：

云何當知一切有為法無常？

答曰：

我先已說，今當更答。是有為法一切屬因緣故無常，先無今有故、今有後無故無常。

復次，無常相常隨逐有為法故，有為法無有增損故，一切有為法相侵剋故無常。

復次，有為法有二種老常隨逐故：一者將老，二者壞老。有二種死常隨逐故：一者自死，二者他殺。以是故，知一切有為法皆無常。

於有為法中，心無常最易得。如佛說：「凡夫人或時知身無常，而不能知心無常。若凡夫言身有常猶差，以心為常是大惑！何以故？身住或十歲、二十歲；是心日月時頃，須臾過去，生、滅各異，念念不停，欲生異生，欲滅異滅。」如幻事，實相不可得。

如是無量因緣故，知心無常，是名心念處。

行者思惟：「是心屬誰？誰使是心？」觀已，不見有主；一切法因緣和合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無我。若無我，誰當使是心？

問曰：

應有我。何以故？心能使身，亦應有我能使心。譬如國主使將，將使兵；如是應有我使心，有心使身，為受五欲樂故。

復次，各各有我心故，知實有我。若但有身，心顛倒故計我者，何以故不他身中起我？以是相故，知各各有我。

答曰：

若心使身，有我使心，應更有使我者！若更有使我者，是則無窮；又更有使我者，則有兩神。若更無我，但我能使心，亦應但心能使身。

若汝以心屬神，除心則神無所知。若無所知，云何能使心？若神有知相，復何用心為？

以是故知但心是識相故，自能使身，不待神也；如火性能燒物，不假於人。

問曰：

火雖有燒力，非人不用；心雖有識相，非神不使。

答曰：

諸法有相故有，是神無相故無。汝雖欲以氣息出入、苦樂等為神相，是事不然！何以故？出入息等是身相，受苦樂等是心相，云何以身、心為神相？

復次，或時火自能燒，不待於人。但以名故，名為人燒。汝論墮負處。何以故？神則是人，不應以人喻人。

又復汝言：「各各有我心故，知實有我，若但有身，心顛倒故計我者，何以不他身中起我？」

汝於有我、無我未了，而問何以不他身中起我？自身、他身皆從我有，我亦不可得。若色相、若無色相，若常、無常，有邊、無邊，有去者、不去者，有知者、不知者，有作者、無作者，有自在者、不自在者，如是等我相，皆不可得，如上〈我聞品〉中說。

如是等種種因緣，觀諸法和合因緣生，無有實法有我，是名法念處。

是四念處有三種：性念處、共念處、緣念處。

云何為性念處？觀身智慧，是身念處；觀諸受智慧，是名受念處；觀諸心智慧，是名心念處；觀諸法智慧，是名法念處。是為性念處。

云何名共念處？觀身為首因緣生道，若有漏，若無漏，是身念處；觀受、觀心、觀法為首因緣生道，若有漏，若無漏，是名受、心、法念處。是為共念處。

云何為緣念處？一切色法，所謂十入及法入少分，是名身念處；六種受：眼觸生受，耳、鼻、舌、身、意觸生受，是名受念處；六種識：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是名心念處；想眾、行眾及三無為，是名法念處。是名緣念處。

是性念處，智慧性故無色；不可見；無對。或有漏，或無漏；有漏有報，無漏無報。皆有為，因緣生。三世攝。名攝；外入攝。以慧知。有漏是斷知，無漏非斷知。有漏是可斷，無漏非可斷。是修法；是無垢；是果亦有果；一切非受法；非四大造；有上法。有漏念處是有，無漏念處是非有。皆是相應因。

四念處攝六種善中一種行眾善分，行眾善分攝四念處；不善、無記、漏中不相攝。

或有四念處非有漏，或有漏非四念處；或有四念處亦有漏，或非四念處亦非有漏。有四念處非有漏者，是無漏性四念處。有漏非四念處者，除有漏性四念處，餘殘有漏分。四念處亦有漏法者，有漏性四念處。非四念處非有漏法者，除無漏性四念處，餘殘無漏法。

無漏四句，亦如是。

共念處，是共念處中身業、口業是為色，餘殘非色。一切不可見；皆無對。或有漏，或無漏。皆有為。有漏念處有報，無漏念處無報。因緣生。三世攝。身、口業，色攝；餘殘，名攝。心意識，內入攝；餘殘，外入攝。以慧知。有漏是斷知，無漏非斷知；有漏可斷，無漏非可斷。皆修法；皆無垢。是果亦有果。一切非受法。身、口業是四大造，餘殘



非四大造。皆有上法。有漏念處是有，無漏念處是非有。身、口業及心不相應諸行是非相應因，餘殘是相應因。

五善分攝四念處，四念處亦攝五善分，餘殘不相攝；不善、無記、漏法不攝。

或有四念處非有漏，或有漏非四念處；或有四念處亦有漏，或非四念處亦非有漏。有四念處非有漏者，無漏四念處。有漏非四念處者，除有漏四念處，餘殘有漏法。有四念處亦有漏者，有漏四念處。非四念處非有漏者，虛空、數緣盡、非數緣盡。

或有四念處非無漏，或有無漏非四念處；或有四念處亦無漏，或非四念處非無漏。有四念處非無漏者，有漏四念處。有無漏非四念處者，三無為法。有四念處亦無漏者，無漏四念處。非四念處非無漏者，除有漏四念處，餘殘有漏法。

是緣念處，緣念處中，一念處是色，三念處非色。三不可見，一當分別——身念處：有可見、有不可見；可見者，一入；不可見者，九入及一入少分。三無對，一當分別——身念處：有對，十入；無對，一入少分。

身念處：有漏，十入及一入少分；無漏，一入少分。

受念處：有漏意相應，是有漏；無漏意相應，是無漏。

心念處亦如是。

法念處：有漏想眾、行眾，是有漏；無漏想眾、行眾及無為法，是無漏。

三是有為，一當分別——法念處：想眾、行眾，是有為；三無為法是無為。

不善身念處及善有漏身念處，是有報；無記身念處及無漏，是無報。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亦如是。

三從因緣生，一當分別——法念處：有為，從因緣生；無為不從因緣生。

三三世攝，一當分別——法念處：有為，是三世攝；無為非三世攝。

一念處攝色，三攝名。

一念處，內入攝；受念處、法念處，外入攝；一當分別——身念處：或內入攝，或外入攝；五內入是內入攝，五外入及一入少分是外入攝。

以慧知。有漏者是斷見，無漏者非斷見。有漏者可斷，無漏者非可斷。

修當分別——身念處：善，應修；不善及無記，不應修。受、心念處亦如是。法念處：有為善法，應修；不善及無記及數緣盡，不應修。

垢當分別——身念處：隱沒，是垢；不隱沒，非垢。受、心、法念處亦如是。

三念處是果亦有果，一當分別——法念處：或果非有果，或果亦有果，或非果非有果。數緣盡，是果非有果；有為法念處，是果亦有果；虛空、非數緣盡，是非果非有果。

三不受，一當分別——身念處：墮身數是受，不墮身數非受。

三非四大造，一當分別——身念處：九入及二入少分，四大造；一入少分，非四大造。

三念處有上，一當分別——法念處：有為及虛空、非數緣盡，是有上，涅槃是無上。

四念處若有漏是有，若無漏是非有。

二念處相應因，一念處不相應因，一當分別。受念處、心念處，相應因；身念處，不相應因；法念處：想眾及相應行眾是相應因，餘殘是不相應因。

四念處分攝六善法，六善法亦攝四念處分。不善分、無記分，亦如是隨種相攝。

三漏攝一念處分，一念處分亦攝三漏。有漏攝四念處分，四念處分亦攝有漏。無漏攝四念處分，四念處分亦攝無漏。

如是等義，〈千難〉中廣說。

問曰：

何等為內身？何等為外身？如內身、外身皆已攝盡，何以復說內外身觀？

答曰：

內名自身，外名他身。

自身有二種：一者、身內不淨，二者、身外皮、毛、爪、髮等。

復次，行者觀死屍臃、脹、爛、壞，取是相，自觀身亦如是相，如是事，我未離此法。死屍是外身，行者身是內身。如行者或時見端政女人心著，即時觀其身不淨，是為外；自知我身亦爾，是為內。

復次，眼等五情為內身，色等五塵為外身；四大為內身，四大造色為外身；覺苦樂處為內身，不覺苦樂處為外身；自身及眼等諸根，是為內身；妻子、財寶、田宅、所用之物，是為外身。所以者何？一切色法，盡是身念處故。

行者求是內身，有淨、常、樂、我？審悉求之，都不可得，如先說觀法。內觀不得，外或當有耶？何以故？外物是一切眾生著處。外身觀時，亦不可得。

復作是念：「我內觀不得，外或有耶？」外觀亦復不得！  
自念：「我或誤錯，今當總觀內外。」觀內、觀外，是為別相；一時俱觀，是為總相。

總觀、別觀，了不可得，所觀已竟。

問曰：

身念處可得內外，諸受是外入攝，云何分別有內受、外受？

答曰：

佛說有二種受：身受、心受。身受是外，心受是內。復有五識相應受是外，意識相應受是內。十二入因緣故諸受生。內六入分生受是為內，外六入分生受是為外。麤受是為外，細受是為內。

二種苦：內苦、外苦。內苦有二種：身苦、心苦。身苦者，身痛、頭痛等四百四種病，是為身苦。心苦者，憂、愁、瞋、怖、嫉妬、疑，如是等是為心苦。二苦和合，是為內苦。外苦有二種：一者、王者、勝己，惡賊、師子、虎狼、虵蛇等逼害；二者、風雨、寒熱、雷電、礮礮等。是二種苦，名為外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亦如是。

復次，緣內法，是為內受；緣外法，是為外受。

復次，一百八受，是為內受；餘殘是外受。

問曰：

心是內入攝，云何言觀外心？

答曰：

心雖內入攝，緣外法故名為外心，緣內法故是為內心。意識是內心，五識是外心。攝心入禪是內心，散亂心是外心。內五蓋、內七覺相應心，是為內心；外五蓋、外七覺相應心，是為外心。如是等種種分別內、外，是為內、外心。

問曰：

法念處是外入攝，云何言觀內法？

答曰：

除受，餘心數法能緣內法心數法是內法；緣外法心數法及無為、心不相應行，是為外法。

復次，意識所緣法，是名為法，如佛所說：「依緣生意識。」是中除受，餘心數法是為內法；餘心不相應行及無為法，是為外法。

四正勤有二種：一者、性正勤，二者、共正勤。

性正勤者，為道故四種精進，遮二種不善法，集二種善法。

四念處觀時，若有懈怠心、五蓋等諸煩惱覆心，離五種信等善根時，不善法若已生為斷故、未生不令生故勤精進。信等善根未生為生故、已生為增長故勤精進。精進法於四念處多故，得名正勤。

問曰：

何以故於七種法中，此四名「正勤」，後八名「正道」，餘者不名「正」？

答曰：

四種精進，心勇發動，畏錯誤故言「正勤」；行道趣法故，畏墮邪法故言「正道」。

性者，四種精進性。共者，四種精進性為首因緣生道。若有漏、若無漏，若有色、若無色，如上說。

行四正勤時心小散故，以定攝心，故名如意足。譬如美食，少鹽則無味，得鹽則味足如意。又如人有二足，復得好馬好車，如意所至。行者如是得四念處實智慧、四正勤中正

精進，精進故智慧增多，定力小弱，得四種定攝心故，智、定力等，所願皆得故，名如意足。

問曰：

四念處、四正勤中已有定，何以故不名如意足？

答曰：

彼雖有定，智慧、精進力多，定力弱故，行者不得如意願。

四種定者，欲為主得定、精進為主得定，定因緣生道，若有漏、若無漏。心為主得定、思惟為主得定，定因緣生道，若有漏、若無漏。

共善五眾，名為共如意。欲主等四種定，名為性如意。

四正勤、四如意足，如性念處、共念處中，廣分別說。

五根者，信道及助道善法，是名信根；行者行是道、助道法時，勤求不息，是名精進根；念道及助道法，更無他念，是名念根；一心念不散，是名定根；為道及助道法，觀無常等十六行，是名慧根。

是五根增長，不為煩惱所壞，是名為力，如五根中說。

是五根、五力，行眾中攝；常共相應，隨心行，心數法，共心生，共心住，共心滅。若有是法，心墮正定；若無是法，心墮邪定。

七覺，如先說義。

問曰：

先雖說義，非以阿毘曇法說。

答曰：

今當更說，如四念處義。是七覺分，無色，不可見，無對，無漏，有為，因緣生，三世攝，名攝，外入攝。慧知，非斷見，不可斷，修法，無垢法，是果亦有果，非受法，非

四大造，有上法，非有，相應因。二善分攝七覺分，七覺分攝二善分；不善、無記、漏、有漏法不相攝。無漏二分攝七覺分，七覺分攝無漏二分。如是等種種，如〈千難〉中廣說。

八聖道分，如先說。

正見是智慧，如四念處、慧根、慧力、擇法覺中說。

正思惟，觀四諦時無漏心相應，思惟動發，覺知籌量。

正方便，如四正勤、精進根、精進力、精進覺中說。

正念，如念根、念力、念覺中說。

正定，如如意足、定根、定力、定覺中說。

正語、正業、正命，今當說：

除四種邪命攝口業，以無漏智慧除、捨、離餘口邪業，是名正語。

正業亦如是。

五種邪命，以無漏智慧除、捨、離，是為正命。

問曰：

何等是五種邪命？

答曰：

一者、若行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

邪因緣活命故，是為邪命。

是八正道有三分：三種為戒分，三種為定分，二種為慧分。

慧分、定分分別，如先說。戒分，今當說：戒分是色性，不可見，無對，無漏，有為，無報，因緣生，三世攝，色攝非名攝，外入攝。慧知，非斷見，不可斷，修法，無垢法，

是果亦有果，非受法，四大造，有上法，非有法，相應因。一善分攝三正，三正攝一善分；不善、無記、漏、有漏不相攝。無漏一法攝三正，三正亦攝無漏一法。如是等種種分別，如《阿毘曇》廣說。

是三十七品，初禪地具有。未到地中三十六，除喜覺。第二禪中亦三十六，除正行。禪中間、第三、第四禪三十五，除喜覺，除正行。三無色定中三十二，除喜覺、正行、正語、正業、正命；有頂中二十二，除七覺分、八聖道分。欲界中二十二，亦如是。

是為聲聞法中分別義。

問曰：

摩訶衍所說三十七品義云何？

答曰：

菩薩摩訶薩行四念處，觀是內身無常、苦、如病、如癰，焰聚敗壞。不淨充滿，九孔流出，是為行廁。如是觀身惡露，無一淨處。骨幹肉塗，筋纏皮裹。先世受有漏業因緣，今世沐浴、華香、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等所成。如車有兩輪，牛力牽故，能有所至；二世因緣以成身車，識牛所牽，周旋往反。是身四大和合造，如水沫聚，虛無堅固。是身無常，久必破壞。是身相，身中不可得，亦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身不自覺，無知無作，如牆壁瓦石。是身中無定身相，無有作是身者，亦無使作者。是身先際、後際、中際皆不可得。八萬戶虫、無量諸病及諸飢渴、寒熱、刑殘等，常惱此身。

菩薩摩訶薩觀身如是，知非我身，亦非他有；不得自在有作及所不作。是身，身相空，從虛妄因緣生；是身假有，屬本業因緣。菩薩自念：我不應惜身命。何以故？是身相不合不散，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依猗。循身觀是身無我、



無我所故空，空故無男女等諸相，無相故不作願。如是觀者，得入無作智門。知身無作、無作者，但從諸法因緣和合生。是諸因緣作是身者，亦從虛妄顛倒故有，是因緣中亦無因緣相，是因緣生亦無生相。如是思惟，知是身從本以來無有生相，知是身無相無可取。無生故無相，無相故無生，但誑凡夫故名為身。菩薩如是觀身實相時，離諸染欲著，心常繫念在身。循身觀如是，名為菩薩身念處。

觀外身、觀內外身亦如是。

菩薩云何觀諸受？

觀內受，是受有三種：若苦、若樂、若不苦不樂。是諸受無所從來，滅無所至，但從虛誑顛倒妄想生，是報果，屬先世業因緣。是菩薩如是求諸受，不在過去，不在未來，不在現在；知是諸受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破壞法。觀是三世諸受空、無相、無作，入解脫門。亦觀諸受生滅，亦知諸受不合不散、不生不滅，如是入不生門。知諸受不生故無相，無相故不生。如是知己，繫心緣中。若有苦、樂、不苦不樂來，心不受不著，不作依止。如是等因緣觀諸受，是名受念處。

觀外受、觀內外受亦如是。

菩薩云何觀心念處？

菩薩觀內心，是內心有三相：生、住、滅；作是念：是心無所從來，滅亦無所至，但從內外因緣和合生。是心無有定實相，亦無實生、住、滅，亦不在過去、未來、現在世中。是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心亦無性無相；亦無生者，無使生者。外有種種雜六塵因緣，內有顛倒心相生滅相續故，強名為心。如是心中實心相不可得。是心性不生不滅，常是淨相，客煩惱相著故，名為不淨心。心不自知，何以故？

是心，心相空故。是心本末無有實法，是心與諸法無合無散，亦無前際、後際、中際，無色、無形、無對，但顛倒虛誑生。是心空，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實。是名隨順心觀。知心相無生，入無生法中。何以故？是心無生，無性無相，智者能知。智者雖觀是心生滅相，亦不得實生滅法，不分別垢淨而得心清淨。以是心清淨故，不為客煩惱所染。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觀內外心亦如是。

菩薩云何觀法念處？

觀一切法，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不過去、未來、現在世中，但從因緣和合妄見生，無有實定，無有是法、是誰法。諸法中法相不可得，亦無法若合若散。一切法無所有如虛空，一切法虛誑如幻。諸法性淨，不相污染。諸法無所受，諸受無所有故；諸法無所知，心心數法虛誑故。如是觀時，不見有法若一相、若異相，觀一切法空無我。

是時作是念：一切諸法因緣生故，無有自性，是為實空，實空故無有相，無有相故無作。無作故不見法若生若滅，住是智慧中，入無生法忍門。爾時雖觀諸法生滅，亦入無相門。何以故？一切法離諸相，智者之所解。如是觀時，繫心緣中，隨順諸法相，不念身、受、心、法，知是四法無處所。是為內法念處。

外法念處、內外法念處亦如是。

四正勤，四如意足，亦如是應分別，觀空無處所。

云何為菩薩所行五根？

菩薩摩訶薩觀五根、修五根。

信根者，信一切法從因緣生，顛倒妄見心生，如旋火輪，如夢、如幻。信諸法不淨，無常、苦、無我，如病、如癰、如刺，災變敗壞。信諸法無所有，如空拳誑小兒。信諸法不

在過去，不在未來，不在現在，無所從來，滅無所至。信諸法空、無相、無作，不生不滅，無信相；無相而信持戒、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得是信根故，不復退轉。以信根為首，善住持戒；住持戒已，信心不動不轉。一心信依業果報，離諸邪見，更不信餘語，但受佛法，信眾僧。住實道中，直心柔軟能忍，通達無礙，不動不壞，得力自在，是名信根。

精進根者，晝夜常行精進，除却五蓋，攝護五根。諸深經法，欲得、欲知、欲行、欲誦、欲讀，乃至欲聞。若諸不善惡法起令疾滅，未生者令不生；未生諸善法令生，已生令增廣。亦不惡不善法，亦不愛善法，得等精進，直進不轉。得正精進定心故，名為精進根。

念根者，菩薩常一心念，欲具足布施、持戒、禪定、智慧、解脫；欲淨身口意業，諸法生滅住異智中，常一心念。一心念苦、集、盡、道；一心念分別根、力、覺、道、禪定、解脫，生滅入出；一心念諸法不生不滅，無作無說，為得無生智慧、具足諸佛法故；一心念不令聲聞、辟支佛心得入。常念不忘如是諸法甚深清淨，觀行得故，得如是自在念，是名念根。

定根者，菩薩善取定相，能生種種禪定。了了知定門，善知入定，善知住定，善知出定。於定不著不味，不作依止。善知所緣，善知壞緣，自在遊戲諸禪定，亦知無緣定。不隨他語，不專隨禪定行，自在出入無礙，是名為定根。

慧根者，菩薩為盡苦，聖智慧成就。是智慧為離諸法，為涅槃。以智慧觀一切三界無常，為三衰、三毒火所燒。觀已，於三界中，智慧亦不著一切三界，轉為空、無相、無作解脫門。一心為求佛法，如救頭然。是菩薩智慧無能壞者，

於三界無所依，於隨意五欲中心常離之。慧根力故，積聚無量功德，於諸法實相利入無疑無難。於世間無憂，於涅槃無喜，得自在智慧故，名為慧根。

菩薩得是五根，善知眾生諸根相：知染欲眾生根，知離欲眾生根；知瞋恚眾生根，亦知離瞋恚眾生根；知愚癡眾生根，亦知離愚癡眾生根；知欲墮惡道眾生根，知欲生人中眾生根，知欲生天上眾生根；知鈍眾生根，知利眾生根；知上、中、下眾生根；知罪眾生根，知無罪眾生根；知逆、順眾生根；知常生欲界、色界、無色界眾生根；知厚善根、薄善根眾生根；知正定、邪定、不定眾生根；知輕躁眾生根，知持重眾生根；知慳貪眾生根，知能捨眾生根；知恭敬眾生根，知不恭敬眾生根；知淨戒、不淨戒眾生根；知瞋恚、忍辱眾生根；知精進、懈怠眾生根；知亂心、攝心，愚癡、智慧眾生根；知無畏、有畏眾生根；知增上慢、不增上慢眾生根；知正道、邪道眾生根；知守根、不守根眾生根；知求聲聞眾生根，知求辟支佛眾生根，知求佛道眾生根。於知眾生根中得自在方便力故，名為知根。

菩薩行是五根增長，能破煩惱，度眾生，得無生法忍，是名五力。

復次，天魔、外道不能沮壞，是名為力。

七覺分者，菩薩於一切法，不憶不念，是名念覺分。一切法中，求索善法、不善法、無記法不可得，是名擇法覺分。不入三界，破壞諸界相，是名精進覺分。於一切作法不生著樂，憂喜相壞故，是名喜覺分。於一切法中除心，緣不可得故，是名除覺分。知一切法常定相，不亂不定，是名定覺分。於一切法不著不依止，亦不見是捨心，是名捨覺分。菩薩觀七覺分空如是。

問曰：

此七覺分何以略說？

答曰：

七覺分中念、慧、精進、定，上已廣說。三覺今當說。菩薩行喜覺分，觀是喜非實。何以故？是喜從因緣生，作法、有法、無常法，可著法。若生著，是無常相，變壞則生憂，凡夫人以顛倒故心著。若知諸法實空，是時心悔，我則受虛誑。如人闇中飢渴所逼，食不淨物，晝日觀知，乃覺其非。若如是觀，於實智慧中生喜，是為真喜。

得是真喜，先除身癢，次除心癢，然後除一切法相，得快樂遍身心中，是為除覺分。

既得喜、除，捨諸觀行，所謂無常觀、苦觀、空無我觀、生滅觀、不生不滅觀，有觀無觀，非有非無觀；如是等戲論盡捨。何以故？無相、無緣、無作，無戲論；常寂滅是實法相。若不行捨，便有諸諍。若以「有」為實，則以「無」為虛；若以「無」為實，則以「有」為虛；若以「非有非無」為實，則以「有無」為虛。於實愛著，於虛悲憎，生憂喜處，云何不捨？得如是喜、除、捨，七覺分則具足滿。

八聖道分者，正見、正方便、正念、正定，上已說；正思惟今當說。

菩薩於諸法空無所得，住如是正見中，觀正思惟相。知一切思惟，皆是邪思惟，乃至思惟涅槃、思惟佛皆亦如是。何以故？斷一切思惟分別，是名正思惟。諸思惟分別皆從不實虛誑顛倒故有，分別思惟相皆無。菩薩住如是正思惟中，不見是正是邪，過諸思惟分別，是為正思惟。一切思惟分別皆悉平等，悉平等故心不著。如是等名為菩薩正思惟相。

正語者，菩薩知一切語皆從虛妄不實顛倒取相分別生，是時菩薩作是念：語中無語相，一切口業滅，知諸語實相，是為正語。是諸語皆無所從來，滅亦無所去。是菩薩行正語法。諸有所語，皆住實相中說；以是故諸經說：「菩薩住正語中，能作清淨口業。」知一切語言真相，雖有所說，不墮邪語。

正業者，菩薩知一切業邪相，虛妄無實，皆無作相。何以故？無有一業可得定相。

問曰：

若一切業皆空，云何佛說「布施等是善業，殺害等是不善業，餘事動作是無記業」？

答曰：

諸業中尚無有一，何況有三！何以故？如行時已過則無去業，未至亦無去業，現在去時亦無去業；以是故無去業。

問曰：

已過處則應無，未至處亦應無，今去處應是有去！

答曰：

今去處亦無去。何以故？除去業，今去處不可得；若除去業，今去處可得者，是中應有去，而不然。除今去處則無去業，除去業則無今去處；是相與共緣故，不得但言今去處有去。

復次，若今去處有去業，離去業應當有今去處，離今去處應當有去業。

問曰：

若爾者，有何咎？

答曰：

一時有二去業故。若有二去業，則有二去者。何以故？除去者則無去。若除去者，今去處不可得；無今去處故，亦無去者。

復次，不去者亦不去，故無去業。若除去者、不去者，更無第三去者。

問曰：

不去者不去應爾，去者何以故言不去？

答曰：

除去業，去者不可得；除去者，去業不可得。

如是等一切業空，是名正業。諸菩薩入一切諸業平等，不以邪業為惡，不以正業為善；無所作，不作正業，不作邪業，是名實智慧，即是正業。

復次，諸法等中無正無邪，如實知諸業；如實知己，不造不休。如是智人常有正業，無邪業，是名為菩薩正業。

正命者，一切資生活命之具，悉正不邪。住不戲論智中，不取正命，不捨邪命，亦不住正法中，亦不住邪法中。常住清淨智中，入平等正命，不見命，不見非命。行如是實智慧，以是故名正命。

若菩薩摩訶薩能觀是三十七品，得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中，漸漸得成一切種智。

大智度論卷第十九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三三昧義第三十二

## (卷第二十)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 【經】

「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八勝處、九次第定、十一切處。」

### 【論】

問曰：

何以故次三十七品後，說八種法？

答曰：

三十七品是趣涅槃道，行是道已，得到涅槃城。涅槃城有三門，所謂空、無相、無作。已說道，次應說到處門；四禪等是助開門法。

復次，三十七品是上妙法，欲界心散亂，行者依何地、何方便得？當依色界、無色界諸禪定。於四無量心、八背捨、八勝處、九次第定、十一切處中，試心知得柔軟自在隨意不？譬如御者試馬，曲折隨意，然後入陣。十一切處亦如是，觀取少許青色，視一切物皆能使青；一切黃、一切赤、一切白皆如是。復次，於八勝處緣中自在。初、二背捨，觀身不淨；第三背捨，觀身還使淨。四無量心：慈觀眾生皆樂，悲觀眾生皆苦，喜觀眾生皆喜；捨是三心，但觀眾生無有憎愛。



復次，有二種觀：一者、得解觀，二者、實觀。實觀者，是三十七品。以實觀難得故，次第說得解觀。得解觀中心柔軟，易得實觀，用實觀得入三涅槃門。

問曰：

何等空涅槃門？

答曰：

觀諸法無我、我所空，諸法從因緣和合生，無有作者，無有受者，是名空門。

復次，空門，如〈忍智品〉中說。

知是無我、我所已，眾生云何於諸法中心著？行者思惟作是念：「諸法從因緣生，無有實法，但有相，而諸眾生取是相，著我、我所。我今當觀是相有實可得不？」審諦觀之，都不可得；若男相、女相、一異相等，是相實皆不可得。何以故？諸法無我、我所故空，空故無男、無女、一異等法，我、我所中名字，是一、是異；以是故，男、女、一、異法實不可得。

復次，四大及造色圍虛空故名為身；是中內外入因緣和合生識種。身得是種和合，作種種事：言語、坐起、去來。於空六種和合中，強名為男，強名為女。若六種是男，應有六男，不可以一作六、六作一。亦於地種中無男女相，乃至識種亦無男女相。若各各中無，和合中亦無；如六狗各各不能生師子，和合亦不能生，無性故。

問曰：

何以故無男女？雖神無有別，即身分別有男女之異。是身不得離身分，身分亦不得離身；如見身分足，知有有分法，名為身。足等身分異身，身即是男女相。

答曰：

神已先破，身相亦壞，今當重說。

若有是有分名身，為各各分中具足有？為身分分在諸分中？若諸分中具足有身者，頭中應有腳。何以故？頭中具足有身故。若身分分在諸分中，是身與分無有異，有分者隨諸分故。

問曰：

若足等身分與有分異，是有咎；今足等身分與有分身法不異，故無咎！

答曰：

若足等身分與有分不異，頭即是足。何以故？二事是身不異故。又身分多，有分一，不應多作一、一作多。

復次，因無故果無，非果無故因無。身分與有分不異，應果無故因無。何以故？因果一故。

若一、若異中，求身不可得；身無故，何處有男女？若有男女，為即是身？為異身？身則無可得。若在餘法，餘法非色故，無男女之別。但二世因緣和合，以顛倒心故，謂為男女。如說：

「俯仰屈申立去來，	視瞻言語中無實，
風依識故有所作，	是識滅相念念無。
彼此男女有我心，	無智慧故妄見有，
骨鎖相連皮肉覆，	機關動作如木人。
內雖無實外似人，	譬如洋金投水中，
亦如野火焚竹林，	因緣合故有聲出。」

如是等諸相，如先所說，此中應廣說，是名無相門。

無作者，既知無相，都無所作，是名無作門。

問曰：

是三種，以智慧觀空、觀無相、觀無作；是智慧，何以故名三昧？

答曰：

是三種智慧，若不住定中，則是狂慧，多墮邪疑，無所能作；若住定中，則能破諸煩惱，得諸法實相。

復次，是道異一切世間，與世間相違。諸聖人在定中得實相說，非是狂心語。

復次，諸禪定中無此三法，不名為三昧。何以故？還退失墮生死故。如佛說：

「能持淨戒名比丘，	能觀空名行定人，
一心常懃精進者，	是名真實行道入！
於諸樂中第一者，	斷諸渴愛滅狂法，
捨五眾身及道法，	是為常樂得涅槃。」

以是故，三解脫門佛說名為三昧。

問曰：

今何以故名解脫門？

答曰：

行是法時得解脫，到無餘涅槃，以是故名解脫門。無餘涅槃是真解脫，於身、心苦得脫；有餘涅槃為作門。此三法雖非涅槃，涅槃因故，名為涅槃。世間有因中說果、果中說因。

是空、無相、無作，是定性，是定相應心心數法，隨行身業、口業，此中起心不相應諸行和合，皆名為三昧。譬如王來，必有大臣、營從；三昧如王，智慧如大臣，餘法如營從。餘法名雖不說，必應有。何以故？定力不獨生，不能獨有所作故。是諸法共生、共住、共滅、共成事，互相利益。

是空三昧二行：一者、觀五受眾一相、異相無故「空」，二者、觀我、我所法不可得故「無我」。

無相三昧四行：觀涅槃種種苦盡故名為「盡」，三毒等諸煩惱火滅故名為「滅」，一切法中第一故名為「妙」，離世間故名為「出」。

無作三昧二行：觀五受眾因緣生故「無常」，身心惱故「苦」。觀五受眾因四行：煩惱、有漏業和合能生苦果，故名為「集」；以六因生苦果，故名為「因」；四緣生苦果，故名為「緣」；不多不少等因緣生果，故名為「生」。觀五不受眾四行：是八聖道分，能到涅槃故「道」；不顛倒故「正」；一切聖人去處故「迹」；愛見煩惱不遮故必「到」。

是三解脫門，在九地中：四禪、未到地、禪中間、三無色，無漏性故。

或有說者：三解脫門一向無漏；三三昧或有漏或無漏。以是故，三昧、解脫有二名。

如是說者：在十一地，六地、三無色、欲界及有頂地。若有漏者，繫在十一地；無漏者，不繫。

喜根、樂根、捨根相應。初學在欲界中，成就在色、無色界中。如是等成就、不成就，修、不修，如《阿毘曇》中廣說。

復次，有二種空義，觀一切法空，所謂眾生空、法空。

眾生空，如上說。法空者，諸法自相空。如佛告須菩提：「色，色相空，受、想、行、識，識相空。」

問曰：

眾生空，法不空，是可信；法自相空，是不可信。何以故？若法自相空，則無生無滅；無生無滅故，無罪無福；無罪無福故，何用學道？

答曰：

有法空故有罪福，若無法空，不應有罪福。何以故？若諸法實有自性，則無可壞。性相不從因緣生，若從因緣生，便是作法；若法性是作法，則可破。若言法性可作可破，是事不然！性名不作法，不待因緣有。諸法自性有，自性有則無生者，性先有故。若無生則無滅，生滅無故無罪福；無罪福故，何用學道？若眾生有真性者，則無能害、無能利，自性定故。如是等人，則不知恩義，破業果報。法空中亦無法空相，汝得法空，心著故，而生是難。是法空，諸佛以憐愍心，為斷愛結、除邪見故說。

復次，諸法實相能滅諸苦，是諸聖人真實行處。若是法空有性者，說一切法空時，云何亦自空？若無法空性，汝何所難？

以是二空，能觀諸法空，心得離諸法，知世間虛誑如幻。

如是觀空，若取是諸法空相，從是因緣生憍慢等諸結使，言「我能知諸法實相」，是時應學無相門，以滅取空相故。

若於無相中生戲論，欲分別有所作，著是無相；是時復自思惟：「我為謬錯，諸法空無相中云何得相、取相作戲論？是時應隨空、無相行，身口意不應有所作，應觀無作相，滅三毒，不應起身口意業，不應求三界中生身。」如是思惟時，還入無作解脫門。

是三解脫門，摩訶衍中是一法，以行因緣故，說有三種：觀諸法空是名「空」；於空中不可取相，是時空轉名「無相」；無相中不應有所作為三界生，是時無相轉名「無作」。

譬如城有三門，一人身不得一時從三門入，若入則從一門。諸法實相是涅槃城，城有三門：空、無相、無作。若人入空門，不得是空，亦不取相，是人直入，事辦故，不須二

門。若入是空門，取相得是空，於是人不名為門，通塗更塞。若除空相，是時從無相門入。若於無相相心著、生戲論，是時除取無相相，入無作門。

阿毘曇義中：是空解脫門，緣苦諦攝五眾。無相解脫門，緣一法，所謂數緣盡。無作解脫門，緣三諦攝五眾。

摩訶衍義中：是三解脫門，緣諸法實相。以是三解脫門，觀世間即是涅槃。何以故？涅槃空、無相、無作，世間亦如是。

問曰：

如經說涅槃一門，今何以說三？

答曰：

先已說，法雖一而義有三。

復次，應度者有三種：愛多者，見多者，愛見等者。

見多者，為說空解脫門。見一切諸法從因緣生，無有自性，無有自性故空，空故諸見滅。

愛多者，為說無作解脫門。見一切法無常、苦，從因緣生；見已，心厭離愛，即得入道。

愛、見等者，為說無相解脫門。聞是男女等相無故斷愛，一異等相無故斷見。

佛或一時說二門，或一時說三門。菩薩應遍學，知一切道，故說三門。

更欲說餘事故，三解脫門義略說。

四禪有二種：一者、淨禪，二者、無漏禪。云何名淨禪？有漏善五眾是。云何名無漏？無漏五眾。是四禪中所攝。

身、口業是色法，餘殘非色法。一切不可見，無對。

或有漏，或無漏：有漏者，善有漏五眾；無漏者，無漏五眾。皆是有為。有漏者，色界繫；無漏者，不繫。

禪攝身業、口業及心不相應諸行，是非心，非心數法，非心相應。禪攝受眾、想眾及相應行眾，是心數法，亦心相應。禪攝心、意、識，但心。

四禪或有隨心行非受相應，或受相應非隨心行，或隨心行亦受相應，或非隨心行非受相應。隨心行非受相應者，四禪攝身業、口業，隨心行心不相應諸行，及受。受相應非隨心行者，四禪攝心意識。隨心行亦受相應者，四禪攝想眾及相應行眾。非隨心行亦非受相應者，除四禪中攝隨心行心不相應諸行，餘殘心不相應諸行。

想、行相應，亦如是。

是四禪中，三禪非隨覺行亦非觀相應。

初禪，或有隨覺行非觀相應，或觀相應非隨覺行，或有隨覺行亦觀相應，或有非隨覺行非觀相應。隨覺行非觀相應者，初禪攝身業、口業，及隨覺行心不相應諸行，及觀。觀相應非隨覺行者，謂覺。隨覺行亦觀相應者，覺觀相應諸心心數法。非隨覺行亦非觀相應者，除隨覺行心不相應諸行，餘殘心不相應諸行。

四禪皆有因緣，亦與因緣。

四禪中：

初禪，或次第、非與次第緣，或次第、亦與次第緣，或非次第、亦非與次第緣。次第、非與次第緣者，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法。次第、亦與次第緣者，過去、現在心心數法。非次第、亦不與次第緣者，除未來世欲生心心數法，餘殘未來世中心心數法，身業、口業及心不相應諸行。

第二、第三禪亦如是。

第四禪，次第、不與次第緣者，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法，及無想定若生、若欲生。次第、亦與次第緣者，過去、現在

心心數法。非次第、亦非與次第緣者，除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法，餘殘未來世心心數法；除心次第心不相應諸行，餘殘心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

四禪中攝身業、口業及心不相應諸行，與緣、非緣；餘殘，亦緣、亦與緣。

是四禪亦增上緣，亦與增上緣。

如是等，《阿毘曇》分中廣分別。

菩薩得禪方便，及禪相、禪支，禪波羅蜜中已廣說。

問曰：

是般若波羅蜜論議中但說諸法相空，菩薩云何於空法中能起禪定？

答曰：

菩薩知諸五欲及五蓋從因緣生，無自性，空無所有，捨之甚易。眾生顛倒因緣故，著此少弊樂，而離禪中深妙樂。菩薩為是眾生故，起大悲心，修行禪定。

繫心緣中，離五欲，除五蓋，入大喜初禪；滅覺觀，攝心深入，內清淨，得微妙喜，入第二禪；以深喜散定故，離一切喜，得遍滿樂，入第三禪；離一切苦樂，除一切憂喜及出入息，以清淨微妙捨而自莊嚴，入第四禪。

是菩薩雖知諸法空無相，以眾生不知故，以禪相教化眾生。若實有諸法空，是不名為空，亦不應捨五欲而得禪，無捨無得故。今諸法空相亦不可得，不應作是難言：若諸法空，云何能得禪？

復次，是菩薩不以取相愛著故行禪；如人服藥，欲以除病，不以美也。為戒清淨、智慧成就故行禪。菩薩於一一禪中，行大慈觀空，於禪無所依止。以五欲龜誑顛倒故，以細微妙虛妄法治；譬如有毒，能治諸毒。



### 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四無量義第三十三

四無量心者，慈、悲、喜、捨。

「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隱樂事以饒益之；「悲」名愍念眾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喜」名欲令眾生從樂得歡喜；「捨」名捨三種心，但念眾生不憎不愛。

修慈心，為除眾生中瞋覺故；修悲心，為除眾生中惱覺故；修喜心，為除不悅樂故；修捨心，為除眾生中愛憎故。

問曰：

四禪中已有四無量心乃至十一切處，今何以故別說？

答曰：

雖四禪中皆有是法，若不別說名字則不知其功德；譬如囊中寶物，不開出則人不知。

若欲得大福德者，為說「四無量心」；患厭色如在牢獄，為說「四無色定」；於緣中不能得自在、隨意觀所緣，為說「八勝處」；若有遮道，不得通達，為說「八背捨」；心不調柔，不能從禪起次第入禪，為說「九次第定」；不能得一切緣遍照、隨意得解，為說「十一切處」。

若念十方眾生令得樂時，心數法中生法，名為慈；是慈相應受、想、行、識眾，是法起身業、口業及心不相應諸行，是法和合，皆名為慈。名為慈故，是法生，以慈為主，是故慈得名。譬如一切心心數法雖皆是後世業因緣，而但思得名，於作業中，思最有力故。

悲、喜、捨亦如是。

是慈在色界。或有漏，或無漏。或可斷，或不可斷。亦在根本禪中，亦禪中間。三根相應，除苦根、憂根。如是等，《阿毘曇》分別說。

取眾生相故有漏；取相已，入諸法實相故無漏。

以是故，《無盡意菩薩問》中說慈有三種：一者、眾生緣，二者、法緣，三者、無緣。

問曰：

是四無量心云何行？

答曰：

如佛處處經中說：「有比丘以慈相應心，無恚無恨，無怨無惱，廣大無量，善修慈心得解遍滿東方世界眾生、慈心得解遍滿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世界眾生。以悲、喜、捨相應心，亦如是。」

慈相應心者，慈名心數法，能除心中憤濁，所謂瞋恨慳貪等煩惱。譬如淨水珠著濁水中，水即清。

無恚恨者，於眾生中，若有因緣、若無因緣而瞋，若欲惡口罵詈、殺害、劫奪，是名瞋；待時節、得處所、有勢力當加害，是名恨。以慈除此二事故，名無瞋恨。

無怨無惱，恨即是怨，初嫌為恨，恨久成怨；身口業加害，是名惱。

復次，初生瞋結名為瞋；瞋增長籌量，持著心中未決了，是名恨，亦名怨；若心已定，無所畏忌，是名惱。

以慈心力除、捨、離此三事，是名無瞋無恨、無怨無惱。此無瞋無恨、無怨無惱，佛以是讚歎慈心。一切眾生皆畏於苦，貪著於樂；瞋為苦因緣，慈是樂因緣。眾生聞是慈三昧能除苦、能與樂故，一心懃精進行是三昧。以是故，無瞋無恨、無怨無惱。

「廣」、「大」、「無量」者，一大心分別有三名：

「廣」名一方，「大」名高遠，「無量」名下方及九方。

復次，下名「廣」，中名「大」，上名「無量」。

復次，緣四方眾生心是名「廣」，緣四維眾生心是名「大」，緣上下方眾生心是名「無量」。

復次，破瞋恨心是名「廣」，破怨心是名「大」，破惱心是名「無量」。

復次，一切煩惱心，小人所行，生小事故名為小；復小於此，故名瞋恨、怨、惱。破是小中之小，是名「廣」、「大」、「無量」。所以者何？大因緣常能破小事故。

「廣心」者，畏罪畏墮地獄故，除心中惡法；「大心」者，信樂福德果報故，除惡心；「無量心」者，為欲得涅槃故，除惡心。

復次，行者持戒清淨故，是「心廣」；禪定具足故，是「心大」；智慧成就故，是「心無量」。

以是慈心，念得道聖人，是名「無量心」，用無量法分別聖人故；念諸天及人尊貴處，故名為「大心」；念諸餘下賤眾生及三惡道，是名「廣心」。

於所愛眾生中，以慈念廣於念己故，名為「廣心」；以慈念中人，是名「大心」；以慈念怨憎，其功德多故，名「無量心」。

復次，為狹緣心，故名為「廣」；為小緣心，故名為「大」；為有量心，故名為「無量」。

如是等分別義。

「善修」者，是慈心牢固。初得慈心，不名為修。非但愛念眾生中、非但好眾生中、非但益己眾生中、非但一方眾生中名為「善修」；久行得深愛樂，愛、憎及中三種眾生，正等無異。十方五道眾生中，以一慈心視之，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姪、知識，常求好事，欲令得利益安隱。如是心遍滿十方眾生中。

如是慈心，名「眾生緣」。多在凡夫人行處，或有學人未漏盡者行。

「法緣」者，諸漏盡阿羅漢、辟支佛、諸佛。是諸聖人破吾我相、滅一異相故，但觀從因緣相續生諸欲。以慈念眾生時，從和合因緣相續生，但空五眾即是眾生，念是五眾。以慈念眾生不知是法空，而常一心欲得樂；聖人愍之，令隨意得樂，為世俗法故，名為「法緣」。

「無緣」者，是慈但諸佛有。何以故？諸佛心不住有為無為性中，不依止過去世、未來現在世；知諸緣不實、顛倒虛誑故，心無所緣。佛以眾生不知是諸法實相，往來五道，心著諸法，分別取捨；以是諸法實相智慧，令眾生得之，是名「無緣」。

譬如給賜貧人，或與財物，或與金銀寶物，或與如意真珠；眾生緣、法緣、無緣，亦復如是。是為略說慈心義。

悲心義亦如是：以憐愍心，遍觀十方眾生苦，作是念：「眾生可愍，莫令受是種種苦。」無瞋、無恨、無怨、無惱心，乃至十方亦如是。

問曰：

有三種眾生：有受樂，如諸天及人少分；有受苦，如三惡道及人中少分；有受不苦不樂，五道中少分。云何行慈者觀一切眾生皆受樂？行悲者觀一切眾生皆受苦？

答曰：

行者欲學是慈無量心時，先作願：「願諸眾生受種種樂。」取受樂人相，攝心入禪，是相漸漸增廣，即見眾生皆受樂。譬如鑽火，先以軟草、乾牛屎，火勢轉大，能燒大濕木。慈三昧亦如是，初生慈願時，唯及諸親族、知識；慈心轉廣，怨親同等，皆見得樂，是慈禪定增長成就故。

悲、喜、捨心亦如是。

問曰：

悲心中取受苦人相，喜心中取受喜人相，捨心中取何等相？

答曰：

取受不苦不樂人相，行者以是心漸漸增廣，盡見一切受不苦不樂。

問曰：

是三種心中應有福德，是捨心於眾生不苦不樂有何等饒益？

答曰：

行者作是念：「一切眾生離樂時得苦，苦時即是苦，得不苦不樂則安隱。」以是饒益。行者行慈、喜心，或時貪著心生；行悲心，或時憂愁心生——以是貪憂故心亂。入是捨心，除此貪憂，貪憂除故名為捨心。

問曰：

悲心、捨心，可知有別；慈心令眾生樂，喜心令眾生喜，樂與喜有何等異？

答曰：

身樂名樂，心樂名喜。五識相應樂名樂，意識相應樂名喜。五塵中生樂名樂，法塵中生樂名喜。先求樂，願令眾生得，從樂因令眾生得喜。如人憐愍貧人，先施寶物，是名樂；後教令賣買得受五欲樂，是名喜。

復次，欲界樂願令眾生得，是名樂；色界樂願令眾生得，是名喜。

復次，欲界中五識相應樂、初禪中三識相應樂、三禪中一切樂，是名樂；欲界及初禪意識相應樂、二禪中一切樂，

是名喜。麁樂名樂，細樂名喜。因時名樂，果時名喜。初得樂時是名樂；歡心內發，樂相外現，歌舞踊躍，是名喜。譬如初服藥時，是名樂；藥發遍身時，是名喜。

問曰：

若爾者，何以不和合二心作一無量，而分別為二法？

答曰：

行者初心未攝，未能深愛眾生故，但與樂；攝心深愛眾生，故與喜。以是故，先樂而後喜。

問曰：

若爾者，何以不慈、喜次第？

答曰：

行慈心時，愛眾生如兒子，願與樂。出慈三昧故，見眾生受種種苦，發深愛心憐愍眾生，令得深樂。譬如父母雖常愛子，若得病急，是時愛心轉重；菩薩亦如是，入悲心觀眾生苦，憐愍心生，便與深樂，以是故悲心在中。

問曰：

若如是深愛眾生，復何以行捨心？

答曰：

行者如是觀，常不捨眾生，但念捨是三種心。何以故？妨廢餘法故。亦以是慈心欲令眾生樂，而不能令得樂；悲心欲令眾生離苦，亦不能令得離苦；行喜心時，亦不能令眾生得大喜。此但憶想，未有實事；欲令眾生得實事，當發心作佛，行六波羅蜜，具足佛法，令眾生得是實樂。以是故，捨是三心，入是捨心。

復次，如慈、悲、喜心愛深故捨眾生難，入是捨心故易得出離。

問曰：

菩薩行六波羅蜜，乃至成佛，亦不能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何以故但言「是三心憶想心生，無有實事」？

答曰：

是菩薩作佛時，雖不能令一切眾生得樂，但菩薩發大誓願；從是大願，得大福德果報；得大報故，能大饒益。凡夫、聲聞行是四無量，為自調自利故，亦但空念眾生。諸菩薩行是慈心，欲令眾生離苦得樂；從此慈心因緣，亦自作福德，亦教他作福德，受果報時，或作轉輪聖王，多所饒益；菩薩或時出家行禪，引導眾生，教令行禪，得生清淨界，受無量心樂。若作佛時，共無量阿僧祇眾生，入無餘涅槃；比於空心願益，是為大利！乃至舍利餘法，多所饒益。

復次，若一佛盡度一切眾生，餘佛則無所復度，是則無未來佛，為斷佛種，有如是等過。以是故，一佛不度一切眾生。

復次，是眾生性，從癡而有，非實定法；三世十方諸佛求眾生實不可得，云何盡度一切？

問曰：

若空，不可得盡度者；少亦俱空，何以度少？

答曰：

我言「三世十方佛求一切眾生不可得故無所度」，汝難言「何以不盡度」，是為墮負處！汝於負處不能自拔，而難言「無眾生中，多少一種，何以度少」，是為重墮負處！

復次，諸法實相第一義中，則無眾生，亦無度；但以世俗法故，說言有度。汝於世俗中求第一義，是事不可得；譬如瓦石中求珍寶不可得。

復次，諸佛從初發心，乃至法盡，於其中間所有功德，皆是作法，有限有量，有初有後，故所度眾生亦應有量，不

應以隨因緣果報有量法盡度無量眾生。如大力士，弓勢雖大，箭遠必墮。亦如劫盡大火燒三千世界，明照無量，雖久必滅。菩薩成佛亦如是，從初發意，執精進弓，用智慧箭，深入佛法，大作佛事，亦必當滅。菩薩得一切種智時，身出光明，照無量世界，一一光明變化作無量身，度十方無量眾生；涅槃後，八萬四千法聚舍利，化度眾生；如劫盡火照，久亦復滅。

問曰：

汝自言「光明變化作無量身，度十方無量眾生」，今何以言「有量因緣故，所度亦應有量」？

答曰：

「無量」有二種：

一者、實無量，諸聖人所不能量；譬如虛空、涅槃、眾生性，是不可量。

二者、有法可量，但力劣者不能量；譬如須彌山、大海水，斤兩、滄數多少，諸佛菩薩能知，諸天世人所不能知。佛度眾生亦如是，諸佛能知，但非汝等所及，故言「無量」。

復次，諸法因緣和合生故，無有自性，自性無故常空，常空中眾生不可得。如佛說：

「我坐道場時，	智慧不可得，
空拳誑小兒，	以度於一切。
諸法之實相，	則是眾生相；
若取眾生相，	則遠離實道。
常念常空相，	是人非行道，
不生滅法中，	而作分別相。
若分別憶想，	則是魔羅網；
不動不依止，	是則為法印。」



問曰：

若樂有二分：慈心、喜心；悲心觀苦，何以不作二分？

答曰：

樂是一切眾生所愛重故作二分，是苦不愛不念故不作二分。又受樂時心軟，受苦時心堅。

如阿育王弟達陀輸，七日作閻浮提王，得上妙自恣五欲。過七日已，阿育王問言：「閻浮提主，受樂歡暢不？」答言：「我不見、不聞、不覺。何以故？旃陀羅日日振鈴高聲唱：『七日中已爾許日過，過七日已，汝當死！』我聞是聲，雖作閻浮提王，上妙五欲，憂苦深故，不聞、不見。」

以是故知苦力多、樂力弱。若人遍身受樂，得一處針刺，眾樂皆失，但覺刺苦。樂力弱故，二分乃強；苦力多故，一處足明。

問曰：

行是四無量心，得何等果報？

答曰：

佛說入是慈三昧，現在得五功德：入火不燒，中毒不死，兵刃不傷，終不橫死，善神擁護。以利益無量眾生故，得是無量福德。以是有漏無量心緣眾生故，生清淨處，所謂色界。

問曰：

何以故佛說慈報生梵天上？

答曰：

以梵天眾生所尊貴，皆聞皆識故。佛在天竺國，天竺國常多婆羅門，婆羅門法，所有福德盡願生梵天。若眾生聞行慈生梵天，皆多信向行慈法，以是故說行慈生梵天。

復次，斷婬欲天皆名為梵，說梵皆攝色界。以是故，斷婬欲法名為梵行，離欲亦名梵。若說梵，則攝四禪、四無色定。

復次，覺觀難滅故，不說上地名。譬如五戒中口律儀，但說一種不妄語，則攝三事。

問曰：

慈有五功德，悲、喜、捨何以不說有功德？

答曰：

如上譬喻，說一則攝三事；此亦如是，若說慈，則已說悲、喜、捨。

復次，慈是真無量，慈為如王，餘三隨從如人民。所以者何？先以慈心欲令眾生得樂；見有不得樂者，故生悲心；欲令眾生離苦、心得法樂，故生喜心；於三事中，無憎無愛，無貪無憂，故生捨心。

復次，慈以樂與眾生故，《增一阿含》中說有五功德。悲心於摩訶衍經處處說其功德，如《明網菩薩經》中說：「菩薩處眾生中，行三十二種悲，漸漸增廣，轉成大悲。」大悲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是般若波羅蜜之母，諸佛之祖母。菩薩以大悲心故，得般若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故得作佛。如是等種種讚大悲。喜、捨心，餘處亦有讚。

慈、悲二事偏大故，佛讚其功德；慈以功德難有故，悲以能成大業故。

問曰：

佛說：「四無量功德，慈心好修、善修，福極遍淨天；悲心好修、善修，福極虛空處；喜心好修、善修，福極識處；捨心好修、善修，福極無所有處。」云何言「慈果報應生梵天上」？

答曰：

諸佛法不可思議，隨眾生應度者如是說。

復次，從慈定起，迴向第三禪易；從悲定起，向虛空處；從喜定起，入識處；從捨定起，入無所有處易故。

復次，慈心願令眾生得樂，此果報自應受樂，三界中遍淨最為樂故，言福極遍淨。

悲心觀眾生老、病、殘害苦，行者憐愍心生，云何令得離苦？若為除內苦，外苦復來；若為除外苦，內苦復來。行者思惟：有身必有苦；唯有無身，乃得無苦。虛空能破色，是故福極虛空處。

喜心欲與眾生心識樂，心識樂者，心得離身，如鳥出籠；虛空處心，雖得出身，猶繫心虛空；識處無量，於一切法中皆有心識，識得自在無邊，以是故喜福極在識處。

捨心者，捨眾生中苦樂，苦樂捨故，得真捨法，所謂無所有處；以是故，捨心福極無所有處。

如是四無量，但聖人所得，非凡夫。

復次，佛知未來世諸弟子鈍根故，分別著諸法，錯說四無量相：「是四無量心，眾生緣故，但是有漏；但緣欲界故，無色界中無。何以故？無色界不緣欲界故。」為斷如是人妄見故，說四無量心無色界中。佛以四無量心，普緣十方眾生故，亦應緣無色界中。如《無盡意菩薩問》中說：「慈有三種：眾生緣、法緣、無緣。」論者言：「眾生緣是有漏，無緣是無漏，法緣或有漏、或無漏。」

如是種種，略說四無量心。

四無色定者，虛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

是四無色有三種：一者有垢，二者生得，三者行得。

有垢者，無色中攝三十一結及此結使中起心相應行。

生得者，行是四無色定，業報因緣故，生無色界，得不隱沒無記四眾。

行得者，觀是色麤惡、重苦、老病、殺害等，種種苦惱因緣；如重病、如癰瘡、如毒刺，皆是虛誑妄語，應當除却。如是思惟已，過一切色相，滅一切有對相，不念一切異相，入無邊虛空處定。

問曰：

云何能滅是三種相？

答曰：

是三種相皆從因緣和合生故無自性；自性無故，是三種虛誑無實，易可得滅。

復次，是色分別分分破散，後皆無，以是故，若後無、今亦無。眾生顛倒故，於和合色中取一相、異相，心著色相；我今不應隨愚人學，當求實事，實事中無是一相、異相。

復次，行者作是念：「我若除却離諸法，得利為深。我先捨財物、妻子出家，得清淨持戒，心安隱，不怖不畏。離諸欲、諸惡不善法，離生喜樂得初禪。離覺觀、內清淨故，得第二禪中大喜樂。離喜在第三禪地，於諸樂中最第一。捨是樂，得念捨清淨第四禪。今捨是四禪，應更得妙定。」以是故，過是色相，滅有對相，不念異相。

佛說三種色：「有色可見有對，有色不可見有對，有色不可見無對。」過色相者，是可見有對色；滅有對相者，是不可見有對色；不念異相者，是不可見無對色。

復次，眼見色壞故，名過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壞故，過有對相；於二種餘色及無教色種種分別故，名異相。

如是觀離色界中染，得無邊虛空處。得三無色因緣方便，如〈禪波羅蜜品〉中說。

是四無色，一常有漏，三當分別。虛空處，或有漏，或無漏。有漏者，虛空處攝有漏四眾；無漏者，虛空處攝無漏四眾。識處、無所有處亦如是。一切皆有為。

善有漏虛空處是有報，無記及無漏虛空處是無報；識處、無所有處，亦如是。善非有想非無想處是有報，無記非有想非無想處是無報。

善四無色定是可修，無記四無色定非可修。

隱沒者是有垢，不隱沒者是無垢。

一，有；三中，有漏者是有，無漏者是非有。

四無色定攝心心數法，是相應因；心不相應諸行，是非相應因。

有善法非四無色中，有四無色中非善法，有亦善法亦四無色中，有非善法亦非四無色中。有善法非四無色者，一切善色眾，及四無色不攝四眾，及智緣盡。有四無色中非善法者，無記四無色。有亦善法亦四無色者，善四無色。有非善法亦非四無色者，一切不善五眾，及無記色眾，及四無色不攝無記四眾、虛空及非智緣盡。

不善法中不相攝。

有無記法非四無色，有四無色非無記法，有亦無記法亦四無色，有非無記亦非四無色。有無記法非四無色者，無記色眾，及四無色不攝無記四眾、虛空及非智緣盡。有四無色中非無記法者，善四無色。亦無記法亦四無色者，無記四無色。亦非無記法亦非四無色者，不善五眾，善色眾，無色不攝善四眾及智緣盡。

或漏非四無色，或四無色非漏，或漏亦四無色，或非漏亦非四無色。漏非四無色者，一漏及二漏少分。四無色非漏者，漏不攝四無色。亦漏亦四無色者，二漏少分。非漏非四無色者，色眾及漏無色不攝四眾及無為法。

或有漏非四無色，或四無色非有漏，或有漏亦四無色，或非有漏非四無色。有漏非四無色者，有漏色眾，及無色不攝有漏四眾。四無色非有漏者，三無色少分。亦有漏亦四無色者，一無色及三無色少分。亦非有漏非四無色者，無漏色眾，無色不攝無漏四眾及三無為。

或無漏非四無色，或四無色非無漏，或無漏亦四無色，或非無漏亦非四無色。無漏非四無色者，無漏色眾，及無色不攝無漏四眾及三無為。四無色非無漏者，一無色及三無色少分。亦無漏亦四無色者，三無色少分。非無漏非四無色者，有漏色眾，及無色不攝有漏四眾。

虛空處，或見諦斷，或思惟斷，或不斷。見諦斷者，信行、法行人，用見諦忍斷。何者是？二十八使，及二十八使相應虛空處，及此起心不相應諸行。思惟斷者，學見道用思惟斷。何者是？思惟所斷三使，及此相應虛空處，及此起心不相應諸行，及無垢有漏虛空處。不斷者，無漏虛空處。

識處、無所有處亦如是。

非有想非無想處，或見諦斷、或思惟斷。見諦斷者，信行、法行人，用見諦忍斷。何者是？二十八使，及此相應非有想非無想處，及此起心不相應諸行。思惟斷者，學見道用思惟斷。何者是？思惟所斷三使，及此相應非有想非無想處，及此起心不相應諸行，及無垢非有想非無想處。

四無色中攝心不相應諸行，是非心，非心數法，非心相應。受眾、想眾及此相應行眾，是心數法，亦心相應。心、意、識，獨心。

四無色，或有隨心行非受相應，或受相應非隨心行，或隨心行亦受相應，或非隨心行非受相應。隨心行非受相應者，隨心行心不相應諸行及受。受相應不隨心行者，心是。隨心行亦受相應者，想眾及此相應行眾。非隨心行非受相應者，除隨心行心不相應諸行，餘殘心不相應諸行。

想相應、行相應，亦應如是說。

虛空處，或從身見因，不還與身見作因；或從身見因，亦還與身見作因；或不從身見因，亦不還與身見作因。

從身見因、不還與身見作因者，除過去、現在見苦斷諸使及此相應虛空處；亦除過去、現在見集斷諸邊結及此相應虛空處；亦除未來世中身見及相應虛空處，亦除身見生老住滅，餘殘有垢虛空處。

從身見因、亦還與身見作因者，上所除者是。

亦不從身見因、亦不還與身見作因者，無垢虛空處。

識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亦如是。

四無色定一切有因緣，亦與因緣。

虛空處，或次第不與次第緣，或次第亦與次第緣，或非次第亦不與次第緣。

次第、不與次第緣者，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法虛空處，及阿羅漢過去、現在最後滅時心心數虛空處。

次第、亦與次第緣者，除過去、現在阿羅漢最後滅時心心數虛空處，餘殘過去、現在心心數法虛空處。

非次第、亦不與次第緣者，除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虛空處，餘殘未來世中心心數虛空處，及心不相應諸行。

識處、無所有處亦如是。

非有想非無想處，或次第不與次第緣，或次第亦與次第緣，或非次第亦不與次第緣。

次第不與次第緣者，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法非有想非無想處，及阿羅漢過去、現在最後滅時心心數法非有想非無想處，及滅受想若生若欲生。

次第亦與次第緣者，除過去、現在阿羅漢最後滅時心心數非有想非無想處，餘殘過去、現在心心數非有想非無想處。

非次第亦非與次第緣者，除未來世中欲生心心數非有想非無想處，餘殘未來世中心心數非有想非無想處，除心次第心不相應諸行，餘殘心不相應諸行。

四無色中攝諸心心數法，有緣、亦與緣緣；四無色攝心不相應諸行，非緣、與緣緣。

四無色皆是增上，亦與增上緣。

如是等種種分別四無色，如《阿毘曇》分中說，此中應廣說。

問曰：

摩訶衍中四無色云何？

答曰：

與諸法實相共智慧行，是摩訶衍中四無色。

問曰：

何等是諸法實相？

答曰：

諸法諸法自性空。

問曰：

色法和合分別因緣故空，此無色中云何空？

答曰：



色是眼見、耳聞觸事能令空，何況不可見、無有對、不覺苦樂而不空？

復次，色法分別乃至微塵皆散滅歸空；是心心數法，在日月、時節、須臾頃，乃至一念中不可得。

是名四無色定義。

如是等種種，略說四無色。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